

论男人好色

肖成 编著

辽宁少儿出版社

书名：论男人好色

【版权页情况】

出版社：辽宁少儿出版社

书号：ISBN 7—3589—6610—X

版本：2005年3月第1版

署名：肖成/编著

电子版定价：5.00元

目 录

论男人好色

男人的“三从四得”

凭权富甲天下，享尽荣华富贵

凭藉交情获鼓励，意气风发办实业

商人真的是唯利是图吗？

把天赋作为经商的工具

图谋私利互相利用

商人意识对官吏的腐蚀

王甫借机索贿，阳球痛惩权宦

刘腾恃功怙宠，太后临朝夺赏

援立中宗权倾朝野，天下奇珍尽数拥有

曾经搜刮保朝政，而今争当租庸使

位居宰臣为政无德，极尽奢靡敛财有方

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官不廉小官贪

窃位出高招，敛财自有方

桑哥生财有路，皇帝为虎作伥

富庶县变成贫困乡，祝寿宴改喝发丧酒

袁大化做寿宴，众宾客送“小礼”

“借”的技巧

经商之“借”

未央宫里曾逍遥，成哀二帝淫夭折

约翰逊忙里偷闲，女秘书轮流加班

希腊总理坠入爱河，空姐咪咪招遥政坛

父王娶妻为传位，公主失友保权力

避权让位离官场，功成身退隐衡山

趁着受宠退休，优游园林养性

为求避仕回乡，故违朝廷制度

功成名就作布衣，隐退留县学神仙

越王猜忌功臣，范蠡弃政从商

饥不择食攀权势，仰天长叹赴黄泉

官迷心窍卖友埋母，罢退乡里臭名昭著

料事如神受器重，功成隐退不见官

辞官归隐为平民，平心静气做学问

李斯贪官恋财，父子双双被斩

上书辞职不成，下完棋后赴死

欲退不能沉浮官场，遭人妒恨被迫自尽

贪欲加权欲，盛极必衰亡

正文

论男人好色

大凡男人都好色。由此男人可分为三类——色鬼、色人、色仙。

色鬼就是那些见了女人就动心的男人，不论对方老年幼、貌美貌丑，用贾母的话说就是：“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女人若遇到这类男人，最好逃之夭夭。

色人就是这样的男人：他们喜新厌旧，常常幻想撞上桃花运，但是还想要面子，要声誉，受着一定的约束。有了机会，他们必定要拈花惹草，内心里却忐忑不安；没有机会，他们就只好守株待兔，内心里却愤愤不平……女人对这类男人，最好是敬而远之。

色仙是什么？坦率地讲，色仙更好色，甚至喜欢天下所有美好的女人，但是却不管她是容颜俊俏，还是其貌不扬。

女人的美好包罗万象，或端庄，或妩媚，或成熟，或天真，或尊贵，或淡雅，或快乐，或忧伤，或温柔，或桀骜，或安分，或疏放，或厚道，或灵巧，或博学，或浅薄，或服饰华美，或面容娟秀，或谈吐娓娓动听，或举止从容大方，或明眸如水，或微笑如霞……他们对女人有着天生的敏锐，一眼便能看到对方的某个动人之处。不过，他们只局限于赏心悦目，而绝不会是得寸进尺。

色仙的心一派纯净，天蓝云白，哪怕尘世脏得一塌糊涂，女人变得污七八糟，他们也我行我素，自珍自爱。

男人本性为鬼，进化为人，修炼为仙。

鬼们常搞地下活动，人们只在地上奔波，而仙们却于天空云游。那个高度，是他们苦苦修来的。他们把女人当成了花当成了草，常常用自己的博爱化成清雨，把花草滋润，然后更加鲜丽更加娇好。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静静赏析，如同观看一幅画。

色人常说的一句话：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有几分悲壮，而色鬼已经是鬼了，破罐子破摔，干脆死皮赖脸地躺在花丛下不走，谁有什么办法？而色仙高高在上，绝不会附落进花草之中，纠缠着它们终日耳鬓厮磨，醉生梦死。

不过，花草的生命姿态永远都是仰视高空的，而卧在花下的男人只能顺着花茎看到花的背影。

所以，女人不要对男人充满失望。

男人好色，男人更敬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样的道理，“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不单单是男人，女人实际上也是好色的——英俊的面貌、开阔的胸襟、潇洒的举止——对于健康女性同样具有震撼身心的魅力。

“本性为鬼，进化为人，修炼为仙”，说得精彩之极！进化规律带有客观必然性，世上还没有得到进化的“鬼”已经很少；而

修炼之苦，亦非常人所能忍受，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恐怕也为芸芸众生所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世上的两脚动物中少“色鬼”，少“色仙”，多“色人”。不信请扪心自问：我，是“色鬼”，是“色仙”，抑或是“色人”？

我们谈论的是“爱情”。“色鬼”没有“爱情”——“鬼们”需要的是“肉欲”；“色仙”没有“爱情”，“仙们”虽“爱”却是佛教教义中所称道的“泛爱”——除了不爱自己的肉体外，他（她）们爱男人也爱女人、爱人类也爱蚂蚁蚯蚓。只有占绝大多数的“色人”才有“爱情”——“人们”既有占有异性肉体的冲动，又有心灵交融的愿望。所以我们要谈论“爱情”，也就是讲“色人”的感情。

“鬼”、“人”、“仙”，三者之间的界限是十二分的模糊的。它们之间不仅有着距离很长的“过渡地段”，处于“过渡地段”的，似“鬼”又似“人”，似“人”又似“仙”；而且三者之间也是可以因时因地因主观心态而相互转换——“鬼”可以进化为“人”，“人”可以修炼为“仙”，“仙”可“下凡”为“人”，“人”可以堕落为“鬼”。人人鬼鬼、仙仙人人，仅仅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的、辩证的界限而已。

孔老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对于“仙们”，我倒也认为应该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找个“神仙”或者“仙女”做伴侣，远没有找个好女“人”或者好男“人”来得幸福实在。我们所必须思考的，一是要防止“人”变成“鬼”；二是要倡导“鬼”变成“人”。因为，跌进地狱的“鬼”依然存在着变“人”的希望，只要“鬼们”主动接受和顺应自然的、社会的“进化”规律；奔忙于世上的“人”随时存在着堕落为“鬼”的危险，只要“人们”沉湎“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悲壮”境界。做“鬼”还是做“人”，有时往往只在一念之中。

男人的“三从四得”

胡适有一次与闻一多、徐志摩等聚餐，席上，他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也笑着说：“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胡先生了，武人是段棋瑞，名伶是梅兰芳。”徐志摩在旁听了，连连称妙。

有一天，胡适讲笑话时说起，古时候的女子要三从四德，现在的男人也有“三从四得”。别人问他，男人的三从四得是什么？胡适笑着说：“三从是：一、太太出门要跟从；二、太太命令要服从；三、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是：一、太太化妆要等得；二、太太生日要记得；三、太太打骂要忍得；四、太太花钱要舍得。”他的话刚一说完，大家都忍不住哄堂大笑。

凭权富甲天下 享尽荣华富贵

1965年是菲律宾历史上，也是伊梅尔达个人历史的转折点，这朵“洛克班的玫瑰花”终于红遍了天下，迷人的乡下姑娘和她雄心勃勃的丈夫成为了菲律宾的主宰。外国记者称当上第一夫人的伊梅尔达为“铁蝴蝶”，伊梅尔达自己则把自己描绘为“一只钻出茧的蝴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马科斯的熏陶和她自己的努力下，伊梅尔达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位出身乡下的穷姑娘在乎步青云以后，让世人包括她的丈夫亲眼目睹了她是怎样一个令人生畏的一往无前的人。

伊梅尔达成为第一夫人后，便开始积极地干预政事。这在历届菲律宾总统夫人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她成了马科斯的影子，对他施加着无休无止、难以抹掉的影响。用伊梅尔达官方自传中的描述，叫做：“……总统掌舵，她呼风助速。总统构造躯体，她往躯体里输送灵魂。总统建起大厦，她进行内部装饰”。她为自己选择的范围是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这两者都是第一夫人传统公认的领域。但是，伊梅尔达的所做所为使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她会超出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伊梅尔达开始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其规模之大与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差不多。在她的操办下，1969年一座驰名东南亚的菲律宾文化中心落成了。它位于马尼拉海滨大道，在马尼拉湾夕照下显得很壮观。内部富丽堂皇，设计独具匠心，有两千个座位的音乐厅，音响效果很好。此外，它还包括能容纳400名观众的剧院，可供戏剧演出、音乐演奏、举办报告会之用。1974年9月，又用仅77天的惊人速度建成相当规模的“菲律宾民族艺术剧院”。这座剧院有8000个座位，是菲律宾最大的剧院。她还倡导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附近建立了一座富有诗情画意的菲律宾乡村公园。这座公园集中了全国的农村景色，展览菲律宾各地的典型建筑、民间家俱、服装和手工艺品，她重建了马尼拉那座有城墙环抱的老城——因特拉穆罗斯，将它开辟为旅游胜地。

伊梅尔达的一位御用传记作者克里玛·波洛坦吹捧说：“她到处种下美好的东西”。他积极推行马科斯提出的“绿色革命”运动，在卢内塔公园和一些古墓四周发起植树运动，开展卫生清洁运动。她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评比，选出最漂亮的市镇、行政区和校舍。伊梅尔达坚持认为，假如菲律宾人有一个整齐干净的环境，那么他们自身也会干干净净、精神焕发并遵守秩序。

伊梅尔达曾说：“是的，菲律宾人是住在贫民窟和破屋里。但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菲律宾人是面带笑容的。他们微笑是因为他们还算健康，还有些文化，还有人爱护他们。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真正指标是人民的微笑，而不是经济指数”。所以她特别注重给她的国民送去尽可能高档的精神食粮，组织各国电影节，选举世界小姐，以及由乔·弗雷泽和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高手参加的拳击比赛。尽管她的居民有许多还饿着肚子。她特别注重马尼拉市的美化，就象她特别注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一样，1975年11月，她出任大马尼拉市市长，管理四市十三镇上任后即刻制定了整顿马尼拉市的计划，向各界筹措资金，亲

自飞往华盛顿，同世界银行商谈大笔贷款；还兴师动众地调派军队清理街头巷尾的垃圾，疏通流经市区的河堤，进行庞大的填海工程，修整黎刹公园和美化罗哈斯大道。这一切都不免给人以哗众取宠之感。

她的社会福利计划，同样也是雄心勃勃的。这个综合项目包括：扩建“福利之家”——一个拥挤不堪的少年犯罪学校；为应邀进宫的幸运穷人分发圣诞节食品；帮助居民建造家庭花园；筹集济贫物资和一项叫做“在每一座村庄拯救一条生命”的计划。她曾向周围的人训导“文化艺术和爱美之心必定会把人们引向善良的境地。”许多人曾为她的计划和善心所感动，但实际上这项所谓文化和社会福利的美妙蓝图不过是伊梅尔达牟取暴利的挡箭牌。伊梅尔达的计划花费昂贵，单以菲律宾文化中心为例，这座位于马尼拉湾人造田上雄伟壮观的建筑展览品，最后的造价竟高达5000万比索。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尤其对一个苦苦挣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造价也比计划竣工的造价提高了40%。伊梅尔达不仅不为此感到不安，反而洋洋自得，她吹嘘说，为了让她的梦成为现实，她打开了每一个可以打开的基金渠道。下至私人捐款，上至政府贷款。如果这些来源还嫌不足，她就向海外贷款。早在1966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伊梅尔达已经得到从海外寻找基金的鼓励。约翰逊总统称马科斯是他“亚洲的右臂”，极想讨好马科斯夫人，曾许诺动用老兵战争损失基金，向菲律宾“提供帮助”。伊梅尔达发现，只要有政府作保，她看样子能从外国贷款中截获无限的好处。这些贷款在以后的20年中为她铺平了一条致富之路。在1966——1971年间，马科斯夫妇一共从美国得到十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到马尼拉以后的下落如何呢？美国政府审计总局和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曾进行秘密调查，发现这些钱大部分进入了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私人腰包。

伊梅尔达和丈夫虚报账目，瞒天过海，在马尼拉装扮成两袖清风，而在海外却富可敌国。他们在欧洲、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设立秘密账户，存放他们的黄金。他们在马尼拉还有所顾忌，不显露钱财，但在国外却肆无忌惮，花钱如同流水一样。1968年6月，伊梅尔达带长女伊米去美国采购。母女俩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出入于豪华商店。约翰逊把“退伍军人特别教育基金”中的350万美元送给伊梅尔达用于文化中心的建设，但这笔钱几乎全部成了她的零花钱。

1968年3月，伊梅尔达和马科斯在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行分别设立了秘密账户。夫妇俩向银行经理提供了自己的真名和化名，化名分别是：威廉·桑德斯和简·瑞安。各种文件表明，马科夫斯夫妇仅在瑞士便陆读设立了六个秘密账户，他们的存款总额据说多达50亿美元。他们还给了瑞士银行家们一个极为复杂的电报密码，以验证他们从马尼拉发出的所有电讯。该密码因年份和月份而异。马科斯的神奇数字“7”反复在他的账户号码中出现。此外，他们还将2亿多美元存在其他国家的银行，包括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第一花旗银行。还在列支敦士登设立了一个账

户，叫“沙砾基金”。这个“沙砾基金”只是马科斯夫妇在国外设立的18个类似基金中的一个，18个基金的总资产共达1.83亿美元。马科斯夫妇还通过他们在香港、荷属安的列斯、巴哈马群岛及英属开曼群岛的公司，将大笔钱财存入海外的账户。由于这上亿的巨额财富全都来路不明，伊梅尔达和她的丈夫做贼心虚，发现有人对他们的财产提出疑议，或者仅仅是加以注意，那便是犯了他们的大忌，必置于死地才甘心。由于参议员贝尼格诺·阿基诺攻击文化中心造价昂贵，对它的开支提出怀疑，加之他出身于贵族世家，并且是政界崛起的后起之秀，这一切都像揭了伊梅尔达夫妇的伤疤一样令他们痛恨，终于，尼格诺·阿基诺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付价。

伊梅尔达这位当年贫穷的乡下姑娘不仅在铜臭中熏染出一身的娴熟，而且在政治上也野心勃勃，当仁不让。1972年马科斯宣布军法统治后，伊梅尔达俨然成为总统政治上的副手。1975年1月，她出任全国妇女委员全主任，成为正式内阁阁员，同年11月出任大马尼拉市市长。1978年6月她当选临时国民议会议员，后又兼任环境保护和安置部长。这朵“洛克班的红玫瑰”的野心越来越大，她希望能把花香散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因此出访国外成了她的一大嗜好。她出访过美国、英国、日本、秘鲁、印度、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曾五次访苏，并参加过无数国际性会议。她是国际音乐理事会和亚洲文化委员会主席。多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为联合国环境保护贡献杰出人士评选委员会委员。她还以总统私人特使身份参加过同中国、苏联和古巴等国的建交谈判，有“建交开路先锋”之称。

为寻求石油供应，她到过伊朗、埃及、墨西哥、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中国等国活动。为解决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反政府武装问题，两次访问利比亚同卡扎菲会谈。

除上述官方身份的出访她还经常私自去国外旅游，购物和度假。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地方出现过她的芳容。

伊梅尔达一方面出尽风头，享尽富贵，无所顾忌地玩弄着金钱和权术，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的过去痛心疾首，讳忌莫深，一个人不敢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是虚伪的，伊梅尔达曾是个穷困潦倒的穷姑娘那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多少伟人都是从布衣起家的。但虚荣的伊梅尔达却不这样认为，她把自己的出身看做是自己肖像上的污点，她要用强权的力量将这污点抹掉，留给世人一张完美无瑕的形象。她曾依靠淫威和眼泪从她的堂兄诺伯特手中夺了莱特湾省的省长职务，为的是平息自己童年时代在众亲戚中总是矮人一等的怨恨。她对自己的过去极为反感，希望将它们从自己的生活中一笔勾销，她甚至希望自己不曾有过母亲。1965年总统就职仪式举行之后，伊梅尔达为光宗耀祖，曾举行过一次家祭，但她只把花圈敬献在她的父亲和丹尼尔·罗莫尔迪兹议长的墓前，当人们问起为什么没有前往她母亲的墓上献花圈时，据说她只耸了耸肩。关于她母亲的任何情况，只有少数人知道真情，但是他们被堵上了嘴，不让他们透露半点。

由于伊梅尔达对自己的过去很忌讳，那么，那些知道她历史的过去的友人也就大倒其楣。因为他们是伊梅尔达昨天的镜子，时时令她从中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所以她对他们有一种不可自制的厌恶和排斥情绪。她对以前的亲朋故友深怀戒心，深怕他们危及自己的身份。她已经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于是她不再忍受危害和委屈。如果过去来往过的人对她的身份胆敢有稍微的不敬，她就会勃然大怒。因为她认为这是她以前的穷酸所导致的，包括曾在她难看时候给过她宝贵的提携和帮助的音乐教师阿多雷松也不例外。伊梅尔达曾把阿多雷松描绘得跟她“母女一样”。但这“母女俩”后来曾断绝了来往，其原因不过是伊梅尔达邀请那位音乐教师到马拉卡南宫商谈一项文化计划。阿多雷松因为有一堂早已安排好的课，不能如约前去会面。但是，伊梅尔达指望她的老师要对她“尊敬”到为了马拉卡南宫的一帖邀请，不惜扔下任何事情。“她要我去时正好有课，所以我只是请求另约日期，竟不知道这就会使她勃然大怒”。阿多雷松回忆说。她从此再也没有被邀请去马拉卡南宫。伊梅尔达捎话给她的恩师，大使、参议员、省长和工业家每天都排着队等候谒见第二夫人。一个音乐教师连队都排不上呢。

虽然伊梅尔达煞费苦心粉饰着自己；但她的形象还是遭到致命的毁坏。1970年，一本未经批准的，与伊梅尔达的官方传记相去甚远的，名为《伊梅尔达·马科斯未透露的故事》的传记出版了，它把伊梅尔达青少年时期的真实情况客观地讲了出来，尽管它说的都是实话，但伊梅尔达却慌了手脚，她和马科斯曾竭尽全力阻止它进入书店，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书架，但那本书逃出了他们的手掌，在人们中广为流传，成为伊梅尔达肖像上一道抹不掉的裂痕。

《伊梅尔达·马科斯未透露的故事》出笼于马科斯第二任期升端的重要时期，其影响非同小可。也正由于此，马科斯夫妇对它的阻止才特别卖力，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购买版权，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作者的名誉，往她家门口安置打手，整她的档案材料，打恐吓电话，等等，等等。在这件事上马科斯夫妇的失算之处是，那本书的材料是详实的罗莫尔迪兹的家史，诋毁作者的信誉不会影响事实真相。发现所有的手段都不能阻止该书的影响，伊梅尔达又摇身一变，不顾在过去的年月里马拉卡南宫连篇累牍地大写特写地“出身贵族”这一事实，矢口否认她曾因过去的贫穷而感到羞耻。甚至煞有介事地发问：“当过穷人有什么错？”

《伊梅尔达·马科斯未透露的故事》之所以令马科斯夫妇大动肝火，寒酸的童年，卑微的出身使虚荣的伊梅尔达感到难为情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揭穿了他们“当众撒谎”的把戏。这一打击使他们苦心塑造的公众形象毁于一旦，并大大影响了伊梅尔达对马科斯的政治价值。马科斯夫妇出于政治的需要，不得不否认任何与伊梅尔达贵族形象不符的东西，并于伊梅尔达生活经历的篡改，是马科斯政治身份的一种基本要求，一如

他那些伪造的战争勋章。马科斯一直以菲律宾最伟大的总统自居，而这个称号包括他那桩虚构的贵族联姻。接受那本书，意味着放弃他过去为自己制定的形象。从这时开始，伊梅尔达即很难继续扮演“他娶的令人垂涎的贵族女子”的这一角色了。马科斯曾是个贫寒青年，做梦都想通过结婚的途径爬向上流社会，而那本书使他的梦化成了泡影。伊梅尔达在马科斯眼里贬值了，她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是不久，她即得到了向马科斯反击的机会。

在伊梅尔达南来北往，穿梭于世界各地的空隙，马科斯终于旧病复发，玩起了拈花惹草的勾当。有一位叫多维·比姆斯的美国二流色情电影演员 1986 年来到菲律宾，同本地一个名叫 USA 的艺术小组制作一部电影，片名叫，《马巴利卡》，这个名字恰好是马科斯入伍当兵的化名。不久，比姆斯小姐被引荐给饥渴的马科斯。马科斯在享尽男欢女悦之后又顾忌起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任性刻薄的妻子，就在伊梅尔达从英国和美国返回马尼拉之际，马科斯麻利地抛弃了比姆斯，并以驱逐其出境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不过马科斯这次算是遇上了对手。如果是一位菲律宾姑娘，慑于总统的淫威也许会忍气吞声，自认倒楣，但这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见过世面的情场老手既不顾忌菲律宾总统对她意味着多么大的权威，也不在乎将发生的一切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她老于世故，早有防备。在受到污辱和损失之后，她开始反戈相击，把她和化名“费雷德”的马科斯的风流韵事全部抖落出来。她放了一些录音带，并举行了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详细讲述了那段她和马拉卡南宫有直接关系的情缘。在场的凡是熟悉马科斯的人都承认录音带里那个男中音的确就是总统的声音。

伊梅尔达被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使她受伤的不仅仅是一个区区二流色情演员即代替她在床上的位置，更在于比姆斯小姐对于她和马科斯婚姻状况的诽谤，或者说是陈述。比姆斯小姐到处散布说伊梅尔达和马科斯之间没有婚姻，他们俩只是一对政治伙伴。在此之前，马尼拉城即已流传着一个谣言，说伊梅尔达到国外为一种外国新闻界称为“处女种种”的疾病求医等等的说法。现在比姆斯小姐的话和这一传闻恰好不谋而合了。不论这两则消息是否属于巧合，马尼拉城的谣言工厂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这上面做尽了文章，亦不管比姆斯小姐的揭露是否属实，有多少属实的成份，所起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即“第一夫妇”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裂痕。

在马科斯的所有桃色丑闻中，和多维的风流韵事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从马尼拉发回的美国外交函件中，有一份印有“外国人不许看”的资料。这份把马科斯称为“追女人的男人”的资料，是供当时的里根州长在 1969 年为参加伊梅尔达·的文化中心揭幕仪式访问马尼拉时参考用的。资料为他提供了关于菲律宾问题的详细背景。其中所列举的全部问题中，最棘手的是马科斯和一位美国海军官员妻子之间的秘密罗曼史。美国大使馆担心，第一夫人可能会发现这件事，从而大吵大闹，损害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菲律宾歌星卡门·索里亚诺是另一位与马科斯有浪漫史的著名人物。第一夫人于1970年在旧金山找到了这位歌星。她和其财政顾问埃内斯托·比拉图亚来到歌星的住处，要求索里亚诺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上签字，声明她没和总统上过床。当索里亚诺让她滚开时，第一夫人抡起拳头朝索里亚诺打来，索里亚诺往旁边一闪，结果，这一拳把比拉图亚打翻了。后来，为了安慰比拉图亚，伊梅尔达让他担任国家银行的行长，一直到1972年止。

伊梅尔达要让马科斯为他的寻花问柳付出昂贵的代价——从金矿的股份到无约束的政治权力。他们的一位故友叹息道：“在菲律宾，寻花问柳的丈夫必须付出他的余生，而马科斯仅仅用我们的血汗钱作为代价。”

多维·比姆斯事件为伊梅尔达提供了一个武器，她要以此强迫她的丈夫对她做出空前的让步。“伊梅尔达已经抓住了马科斯调戏女性的把柄，这下削弱了他对她的支配权”，旁观者说。这次事件以后，本来就不满伊梅尔达心意的马科斯就象卡萨诺瓦(意大利冒险家，因丑闻而被驱逐。)一样被可怜巴巴地抛在了一边。以前，伊梅尔达竭尽全力精心培养出美满婚姻的形象，总是把马科斯说成一个超级英雄，现在马科斯当众出了丑，她是无法原谅的。马科斯一下子落到伙伴的地位，权力重心倾斜到伊梅尔达这方面来。从此以后，马科斯夫妇各自为政平起平坐地统治着帝国，伊梅尔达成为名符其实的富甲天下的女人。

马科斯执掌菲律宾大权20年，20年来，他以勃勃的野心导演着整场剧目，伊梅尔达在这20个寒暑春秋的交替之中，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欲壑难填，骄横专断的女人。

作为行政长官，她领导着4个城市、13个自治区的庞大行政机关。这些地区总共有500万人口，占菲律宾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她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统”。她开始“偶尔光顾内阁会议”，热衷于在马尼拉湾占用1.2万公顷土地修建一个新机场、建一座核电站和一座热电厂、建造一座把马尼拉的垃圾变成肥料的再循环工厂的迷人计划，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是菲律宾人无力负担的，虽然伊梅尔达和马科斯的私人财产能够承担，但他们夫妇不择手段地聚敛万贯私产，绝不是用来造福黎民百姓的。因而，不愿动用自己隐匿财产的伊梅尔达去求助于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权力日渐集中在马科斯手里，使得伊梅尔达有可能把她的一群谄媚者转变为她的政治基础，以便在丈夫突然去世后能够接过总统职务。她成了一只脱茧而出的铁蝴蝶。在1975年12月起草的一份高级机密文件中，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分析了她的情况，并总结说：

马科斯夫人野心勃勃，残忍无情……她渴望财富、权力和喝彩，她那无限制的自负使她容易为奉承者俘虏。尽管所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但她异常伶俐……她的政治组织主要由新闻界人士组成……再加上一些零散的政治家和军人。他们大部分是寻求庇

护的谄媚者……她的政治事业主要由她的兄弟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经管……她的许多权力建立在她丈夫的权威和外国人与菲律宾人相信她能影响他的决定的基础……马科斯夫妇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是商业和政治上的伙伴关系，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这种工作关系到底有多么紧密。有时候，两人明显地互相竞争；有时候，除非总统认为利害攸关，他才愿意向她让步……

许多菲律宾人认为，马科斯已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提名他的妻子为他的继承者。尽管如此，她还不具备严肃地争取得到总统职位的才干……她现在正试图在本国加强她的政治地位。

马科斯夫人希望自己能胜任未来的工作……但她不能将注意力长时间地集中在一件事上，因此她可能缺乏行政措施来继续完成诸多事情……

一旦马科斯总统去世，他的妻子无疑会试图取代他。在政治混乱中，她也许会成功。但如果她想一直能够驾驭局势，她将需要军方的支持，而她并未受到高级军官应有的尊重。

……据说，已经有一批高级军官正忙于制定一个排除她的“后马科斯政府”的临时计划。

马科斯夫人可能未注意那一组织的存在；但她知道，她丈夫的许多忠诚的军方支持者并不喜欢她。她一直在通过向军官献殷勤和通过向他们的妻子做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军方追随者。

虽然某些分析家声称“她还不具备严肃地争取得到总统职位的才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担任菲律宾的女家长只是她的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但她却自始至终觊觎着这个角色，并逐渐地巩固着自己的地位。

多维解放了伊梅尔达，从此她可以在菲律宾为所欲为。她开始为自己作为菲律宾新上任的特命全权大使而忙碌。她那些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但却被她的亲信们吹得神乎其神，一位编辑曾挖苦说：“如果马科斯夫人到迪斯尼乐园去探讨和唐老鸭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人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在莫斯科，她受到政治局的款待和科西金总理的接见，她还参观了列宁墓，伊梅尔达还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一见如故，这两位夫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伊梅尔达曾向江青深表理解地说：“第一夫人都是非常孤独的。”

与社会主义家的一番调情只不过是用来吓唬美国国会议员的把戏，目的是让他们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经费。但她的自做主张引起了菲律宾参议院的异议，他们质询说：第一夫人在下次与共产党国家谈判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征得议会的同意。

随着伊梅尔达政治欲望的勃发，其生活的奢侈荒淫也逐渐升级。她在马科斯母亲的故乡萨拉特重建了马科斯的“故居”，把它搞成了一座博物馆。其实，原来的房屋不过是一幢简陋的店铺。新落成的“故居”却变成了一座精致的西班牙式庄园，装有空调设备，还摆放着陈列柜，盛放着马科斯上学前穿过的短裤和各种各样他实际上从未得过的勋章。她也为自己买下了马尼拉最富丽堂皇的住宅之一，并且重新装修，然后强迫每一个人相信这

是她童年时代住过的老家。她还在莱特岛的塔克洛班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堂，命名为“桑托·尼尼诺神殿”，但在塔克洛班，人人都称它为“伊梅尔达神殿”。这座价值 3000 万美元的粉红色钢筋混凝土宫殿，建筑在一个布置得很整齐的花园里，园中种植的大棕榈树成荫。宫殿的形状活像伊梅尔达的鞋盒，其内部陈设连沙皇时代的罗曼诺夫家族恐怕也要望尘莫及。供宾客住的套房里，陈设着精致的微型人物塑像布景，展示了这位第一夫人一生中的一些不朽时刻，例如，伊梅尔达把现代技术的奇迹恩赐给她的“褐色小臣民”，伊梅尔达和毛泽东在一起，伊梅尔达和穆阿迈尔·卡扎菲在一起。她希望人们时时怀念着这些微型塑像所显示的情景。二楼上还有一间很大的跳舞厅，供总统接待宾客之用。在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银制宝座后面，悬挂着伊梅尔达的巨幅油画像，从地面一直高达屋顶，画上的伊梅尔达从海中升起，如同 15 世纪意大利名画家波提切利所画的维纳斯一般，而且还隐约带着一丝色情味道。宝座旁边竖立着著名的潘达坎的桑托·尼尼诺雕像，这是一座两英尺高的耶稣婴儿时代的象牙雕像。耶稣身穿西班牙征服者的金色锦缎披风，足登千里靴。更奇怪的是，在这座大厅的入口一侧，还有另一座神像，纪念马科斯的神秘祖先——中国海盗林凤的全身塑像，和真人一样高。16 世纪时，林凤曾企图在菲律宾建立自己的王朝。马科斯常常隐晦地暗示他是林凤的嫡系后代。由于没有人知道马科斯有 75% 的中国血统，人们还以为他承认自己是有海盗的德行。

在欲望的驱使下，在美国的支持下，马科斯夫妇统治下的马尼拉变成了挥霍金钱、买卖军火、贩卖毒品、私售安非他明(一种喷雾剂，用于减轻鼻塞或刺激中枢神经系统)、赌博、拐卖妇女为娼的中心，同时也是儿童卖淫的国际中心。究竟是什么欲望驱使他们不断地积累财富，达到远远超出需要的程度?在已经拥有 100 亿或 200 亿美元之后，还要再多捞点钱，为的是什么，恐怕连马科斯夫妇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聚敛财富的目的却不是为了造福大众，而是满足自己无止境的对腐化生活的追求。

伊梅尔达，这位曾标榜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只不过是拥有一所在海边的房子的女人，后来已把她曾说过的话远远的抛在了脑后。她的欲望是那么的高，以至与早先有了天壤之别。她对金钱的挥霍没有丝毫的限度，她把大量的时间和钱财用在选美比赛上，把成群的美人带到她自己在莱特岛上的海滨别墅或巴丹半岛上面对科雷吉多尔岛的总统别墅去度假。她不惜一切地博取她们的欢心。有一次，为了一群美女，她从菲律宾空军中调遣两架 C—130 飞机去澳大利亚运回一箱箱干净的白沙来装点沙滩，她还在她们周围点缀了一些澳大利亚贝壳好让她们寻找。伊梅尔达渴望得到人们的承认，因此她迫切需要舞台、电影和选择比赛。每到一个地方，她总是穿着各种各样的外国服装供人们对她画像、拍照和竖像。她的周围总是跟着一大群阿谀奉承者，在他们的吹捧下，伊梅尔达越来越丧心病狂、肆无忌惮。

她成了一位收藏家，收集的对象五花八门，包括别墅、公寓、建筑大楼、钻石、女内衣、绘画以及一切她看中的东西。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兼纽约东区哈默美术馆的负责人阿曼德·哈默是她在艺术界的一位朋友。他于1976年10月来帮助她救燃眉之急，当时她正急需一批艺术品来布置马尼拉的一家新博物馆，以迎接一次国际会议。她欣然以461万美元从哈默的美术馆购买了77件美术作品。

由于她总是坚持得到回扣，因而一些美术馆在得知她要登门造访时，就提前提价25%，然后再给她15%的回扣，在她花了4000万美元从美术馆购买的作品中，有许多废品和赝品。美术馆的主人们说，她如果接受好的建议，她只需花一半的钱。

1975年——1981年，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钻石买主。她生来是只夜猫子，因此要求钻石行在清晨4点钟就为她开门。她的保镖从纸袋里取出千元面值的支票购买宝石。她的随从们在结束了清晨4点钟的抢购之后，回来和她一起享用一些诸如里脊片、新鲜蔬菜、草莓、“高的娃牌”巧克力之类的高级早点。伊梅尔达喜欢把整盒的钻石倒在地板上跟她的女友们逗乐，当她们试戴钻石时，她脸上就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她对最近从布尔加里、布塞拉蒂和哈里·温斯顿等珠宝商那里买来的货不感兴趣时，她就以550万美元的价格从哈里·温斯顿手中买了一颗被称为“幽灵的眼睛”的钻石。

在数年的时间里，伊梅尔达一直能够随意调动航空公司的飞机，有时还专门调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装运她的行李。后来，为了缓解全球游玩带来的劳累，她让人在自己的专机上安装内装式淋浴设备和金制的浴室设备。

伊梅尔达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爱举办晚会。她举行的晚会以庸俗而出名，她还总是将这些晚会予以录像，以供保存。最典型的例子是她在纽约自己的住宅举行的一次黑灯迪斯科晚会。她低声唱着“如果你爱过我”，投入了商人哈肖吉肥胖的怀抱。这一晚就如此打发过去了。伊梅尔达的儿子邦邦也常领着他的一家激情满怀地咏唱《天下一家》。在一次晚会上，伊梅尔达还和尼克松合作演奏钢琴二重奏。她举行的私人迪斯科晚会总是以华丽而俗的曲子压轴。这些曲子无非是什么“好姑娘进天堂，坏姑娘走四方”、“暴发户胜过穷光蛋”、“你邪恶、堕落、喜怒无常、调皮捣蛋坏透了顶——但我喜欢这些”和“发财不再是罪恶而是奇迹”这类的词语。

伊梅尔达曾经享誉世界。她访问纽约时，纽约市市长科克曾给她送过玫瑰花。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她接吻的情景被拍了下来。伊梅尔达被怀疑是瓦尔德海姆官邸的秘密赞助人。她经常在沃尔多夫·托尔斯饭店下榻，房租是每晚1700美元的，此外，每天她还要给服务员100美元的小费和订购1000美元的鲜花。在罗马时，她下榻的宾馆或者是埃克塞尔谢饭店，或者是大酒店。她自己房间的租金是每晚1400美元，她的随从还需租用25个房间。在那些颇有成就，能乘坐喷气式飞机全球旅行的人

中间，去马拉卡南宫看望伊梅尔达已成为一种时尚。据说，如果她喜欢你，就会送给你大量珍珠，你甚至可以得到她房间里所有的东西。被她欣赏的人中有钢琴家克莱本。伊梅尔达曾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和他聊天长达数小时的时间。她还买了三架大钢琴搬人在她纽约的住所，供克莱本演奏。1977年，克莱本、马戈特·方廷和鲁道夫·努列耶夫曾一起来到马尼拉，为“人权周”的代表们演出。

马科斯对于伊梅尔达的挥霍浪费，胡作非为不仅没有干预的权力，往往还必须为此提供方便。他曾为伊梅尔达在退伍军人银行立了一个账户，代号为“情报二号”。他还从政府基金中拨款150万美元存入她的账户，供她巡访纽约、肯尼亚、伊拉克和坎昆城。伊梅尔达还不止一次地耗费巨资举办“国际电影节”。就拿她1982年搞的那次来说吧，整个活动估计花费31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来建造那座巴台神庙式的电影中心。在这项工程的兴建初期，马科斯曾乘她外出的机会下令停工。但她回来后，他就退缩了。兴建这一工程的念头来自她神经质的幻觉。1980年6月，她突然觉得应在她的文化中心旁边兴建一个电影中心，作为戛纳电影城的亚洲版本。用于工程的大量经费被她的一群马屁精私吞，致使工程质量被忽视。在电影节开幕之前两个月，该中心的两层楼坍塌了。官方称有8名工人死于事故，但真正的死亡数字据说是30人。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死者尸体就留在里面，混凝土把他们覆盖了。后来，伊梅尔达还请巫师为该中心驱妖除鬼。

第二届国际电影节则以更惨的失败而告终，这一次，伊梅尔达用黄色电影为电影节筹集资金。政府的严格检查制度被临时放松了，13部22级的黄色影片在地方剧场上映。大批虔诚的群众前来寻求感官刺激。当马尼拉的红衣主教海梅·辛抨击黄色电影时，伊梅尔达令人不可思议地回击道：“事实上，色情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肉体里。”

1982年，伊梅尔达前去参加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时，和她的大约50名朋友取道一条从马尼拉到扎兰的商用航线。与此同时，一架菲律宾政府航空公司的727班机从定期航线上被抽调出来，至使几百名预购机票的乘客没有了着落。它空机飞往集合地点与第一夫人一行相会，开始莫斯科——伦敦——罗马——纽约之行。但是回到菲律宾时，政府控制的新闻界却只报道伊梅尔达为人楷模的简朴风格和她给她的国家带来的外交成功。在菲律宾，竟然没有人问一问第一夫人的外交随行人员的规模有多大，也没有人问一问第一夫人一次前去莫斯科参加国葬的官方旅行，为什么应该包括在伦敦、罗马和纽约等闹市的私人采购和宴会。

在美国的支持下，马科斯政权从各种资助“发展”的国际银行贷款中，聚敛了几千万美元。这笔钱不仅花费在伊梅尔达挥霍无度的宠爱项目上，还径直进入了她私人的银行户头。作为合作独裁者，伊梅尔达负责菲律宾的外交事务。在不足十年中，她竟

作了 50 多次国际公费旅游，煞有介事地同几十个国家首脑讨论急迫的世界问题。

伊梅尔达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她口头上一再表白自己是如何地同情穷人，并代表他们讲话，实际上却是以此来掩饰她对穷人孤苦无助的厌恶和轻蔑，因为穷人使她看到她自己最最害怕的东西。有一次，一位报纸出版商的妻子陪同伊梅尔达外出竞选，终于发现了问题。这位出版商的妻子后来把她的惊诧告诉了朋友：她们驱车走过一条街，街道两边是成排赤脚的、挥手的外省菲律宾人。看到他们，伊梅尔达迅速地把车窗关上了，然后说：“笑笑，冲这些傻瓜笑一笑呀。”她接着说：“她们要的就是这个。”然后，伊梅尔达冲那些涌上来的人群，从玻璃窗里露出了她那甜甜的微笑。十多年以后，在一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间，马科斯夫人把这一哲学简明扼要地告诉了《新闻刊》杂志的读者。

“是的，菲律宾人住在贫民窟和茅舍小棚里。但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菲律宾人在微笑。他们微笑，因为他们的身体还健康一点，他们还受过一点教育，他们感受到了一点爱。对我来说，这个国家的真正标准是人们的微笑，而不是经济指标”。

伊梅尔达喜欢同世界上的富翁、名人和大权在握的人为伍。对这位出身菲律宾贫困身份的一度非常腼腆的姑娘来说，这是她能够在菲律宾上流社会面前大肆炫耀的资本。马尼拉四百家富翁毕竟还没有一家打进国际上流社会那个独特的社交圈子呢。

伊梅尔达拉着她的千金艾米，跨上了世界舞台，积极主动地接近诸如摩纳哥的雷尼尔王子格雷斯王妃、阿加·纤公主、瑞典伯蒂尔王子以及一群其他欧洲贵族和美国工业家。她称这些世界的“美丽的人们”是她的“一伙”。她定期同这些人聚会，以此来否定她的过去。尽管有那本言明她真实身份的书的存在，伊梅尔达仍想让全世界知道她已成了世界上最有特权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在以后的岁月里，她花费了难以想象的精力，为达到这一目标而缅怀 1965 年竞选运动，捞回她“失去的尊敬”。

伊梅尔达并不满足以菲律宾第一夫人的身分，仅仅在“美丽的人们”的宴会上偶尔作客。她指望艾米结一门成功的婚事来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她想让艾米嫁给一位象菲亚特(意大利的一家汽车制造公司)的阿格纳利的工业大亨，或者嫁一个欧洲皇家成员，诸如查尔斯王子。不管怎么说，在她自己的时代，她已经靠这条道儿挤进了菲律宾的上流社会。眼下有伊梅尔达的杰出才能做后盾，艾米应该得到无限的金钱和权力。艾米所缺乏的唯一一样东西是外表的美。尽管伊梅尔达说她从心里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对朋友却没少抱怨，说她真不明白为什么艾米没有继承她的娇美长相，朋友们经常说起这位年轻的马科斯小姐如何在公共场合遭受同她美丽的母亲的比较之苦。然而，伊梅尔达并没有灰心丧气。为了艾米，她和许多同欧洲社会精华有联系的媒人和女主人交朋友。一位菲律宾大使的妻子说，伊梅尔达曾靠花言巧语给艾米弄到一张请帖，前去参加马奇太太(美丽著名演员之妻)举行的一次时髦的周末宴会。艾米和马奇夫妇度过了一个夏天，

并和阿格纳利的一个儿子相遇，遗憾的是并没有浪漫的事情发展下去。伊梅尔达经常告诉朋友，艾米不象她那么漂亮，她因此感到多么失望，俊俏的长相能使艾米少遇到多少困难哪。

所谓“一人得仙，鸡犬升天”，伊梅尔达仰仗第一夫人的权势，不仅为艾米的婚事创造一切难得的条件，而且对她的其他子女也尽力提供方便，使他们在权力和金钱的庇护下一荣俱荣，威风天下。马科斯非常喜欢孩子，自称曾希望生十一个孩子组织一个大家庭，“十一”这个数字大概仍然是为了纪念他对伊梅尔达那十一天的闪电式追求。但实际上伊梅尔达只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即大女儿艾米，儿子小费迪南德，爱称“邦邦”，和小女儿伊雷内。艾米被认为是三个孩子中最有政治头脑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深得马科斯夫妇的宠爱。艾米爱好艺术，尤其是戏剧，同时又喜欢政治和法律。伊梅尔达把她送往英国读书，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与宗教，有一段时间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在菲律宾大学专门攻读法律。曾任菲律宾青年社团联合会主席，菲律宾文化中心青年朋友协会和流行音乐基金会主席。多次随其父参加重大国际活动和出国访问，1982年7月6日，以青年社团联合会主席的身份，作为观察员出席过内阁会议。

“邦邦”比艾米小两岁，与他姐姐一样，也是学业政途一帆风顺，他先在英国牛津大学，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学习经济，1978年6月，当选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举重联合会主席，同年11月，出任总统特别助理。1980年1月又当选为他父亲家乡北依罗戈省副省长，该省省长则长期由他的姑妈伊丽莎白担任。小女伊雷内先就读于英国圣玛丽女修道院学校，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学习；马科斯夫妇也时常让她在官方活动中出头露面。

伊梅尔达性格刚烈。她曾说：“要永远在嘴角挂着笑容，但要永远把眼泪藏在心底”。菲律宾人民已经逐渐发现了她的劣迹，人们抨击她和马科斯不民主，搞个人专断，指责她生活奢侈，服饰华丽得过分，全身珠光宝气，追求虚荣，铺张浪费。更有人批评她是大建筑迷，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朋谋私利。对于这些，不论是批评，还是提醒，伊梅尔达全然不放在心上，她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她曾对一位美国记者谈起她对人们的指责和批评的态度：“我看了一篇谈论我的惊人的文章，它说，马科斯夫人是一个狡猾的野心勃勃的女人。起初我认为这太可怕了。后来我想，好吧，狡猾至少意味着我不笨。野心勃勃——嗯，是啊，但不是为我本人，而是为我国人民”。

凭藉交情获鼓励 意气风发办实业

1945年朝鲜光复以后，一度停业的“朝鲜酿造”会社也再度开张。这年秋天，李秉哲所在的大邱市传来消息说，韩国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博士将要到大邱视察。为了欢迎李承晚的到来，大邱市各界知名人士在庆北知事公署召开会议，决定选派20名

代表到“倭馆”去迎接李承晚，李秉哲也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欢迎仪式。

李秉哲的父亲早年曾作为独立协会的成员同李承晚一起参加过独立运动，并且在以后也经常同李承晚保持着联系。见到李秉哲后李承晚饶有兴趣地问起酿造厂的情况，还特别关心说：“李社长，为了国家，今后应该干得更好；有机会到汉城一定来找我。”李承晚是李秉哲最崇拜的人物。这次会见和谈话给李秉哲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虽然李秉哲在大邱经营的“三星商会”和“朝鲜酿造”会社已顺利发展起来，但是，如果从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多作贡献的角度来看，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改善国内物资匮乏的状况，李秉哲打算再经营一项新的事业——国际贸易业。

为了经营国际贸易业，李秉哲于1947年5月携家迁到汉城，花30多万美元在惠化洞购置了一所相当宽敞的住宅定居下来。然后，他就开始调查研究国内外市场的情况。1948年11月，李秉哲租了一栋面积100多坪的二层小楼，挂出了名为“三星物产公司”的牌子。

“三星物产公司”是以股份制的形式成立的，李秉哲出资75%，亲自担任社长。

“三星物产公司”成立起来以后，首先向香港、新加坡等地出口墨斗鱼，然后再从那里进口棉纱，开始了韩国最初的以易货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三星物产公司”事业发展很快，经营品种迅速增加到100多种，贸易对象也迅速扩大到美国等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成立一年多后就获利1.2亿元，在韩国543家贸易企业中名列第七。

1950年2月，李秉哲作为由15名成员组成的韩国第一个日本经济视察团的成员访问了日本。这次访日尽管曾受到包括总统李承晚在内的大多数具有强烈反日民族情绪的国民的坚决反对，但李秉哲认为：“应该正视现实，况且像贸易这类经济关系问题也不是凭感情上的好恶所能左右的。”他怀着“在不久的将来，同日本的贸易一定会活跃起来的”坚定信念，利用这次访日的机会详细了解了日本经济界的情况。

正当李秉哲准备开创更大的事业、更大的事业也在等待着他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又一次使他失去了他苦心经营的企业和财产，他放弃了想在汉城大干一番事业的念头，携带家眷和一部分职员乘4辆卡车逃离汉城，渡过汉江回到大邱避难。两手空空的李秉哲回到大邱，找到了他迁离大邱时留下的“朝鲜酿造”会社，会见了过去和他一起同甘共患难的“朝鲜酿造”会社社长金在照，经理李昌业和厂长金再明。几位老朋友向李秉哲汇报了“朝鲜酿造”会社的经营情况，并将在十分危险的战争环境下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朝鲜酿造”会社和兢兢业业积攒下来的3亿元钱交给了李秉哲。

李秉哲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不但保住了工厂，还为“朝鲜酿造”会社积累了3亿元的资金，这对身无分文的李秉哲和他的事

业是多么重要啊。有了这笔钱作资本，李秉哲立即携家眷到釜山买了一间 5.6 坪的办公室作为联络处，着手重振“三星”的事业。1951 年 1 月 11 日，李秉哲创办了“三星物产”株式会社，由他自己亲自担任社长，聘请赵洪济为副社长。晋州有名的大户许方正的长子许鼎九，也在“三星物产”挑起了重任。许方正是为了把许鼎九培养成企业家而把他交给已完全破产、在避难中重建会社的李秉哲的。“三星物产”株式会社重新建立起来以后，生意一直很兴隆，因为当时正处在战争环境下，所有物资都化为灰烬，无论是官需还是民用的商品都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再加上李秉哲经营有方，充分发挥了有限资金的活化能力，所以，经过一年努力，到年末一结算，原来投入 3 亿元的资本竟增加到 60 亿元，增长了 20 倍，这不能不说是一笔惊人的收入。但李秉哲并没有满足，他认为，表面上看，60 亿元的赢利是个不小的经营成绩，但这里面还包含着 530% 的通货膨胀率因素。在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 60 亿元的赢利也不过是建在沙滩下的楼阁，朝不保夕。他感到建立在战争环境下的贸易业风险很大，钱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

如何把这赚来的钱成就一项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又有利于子孙后代的事呢？李秉哲决心开办比贸易更有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性工厂，发展进口替代产业。但是，他的这个设想却受到“三星物产”领导成员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如果继续经营正处于发展势兴良好的贸易业，不久，李秉哲就会成为韩国的头号富翁。但对于决心以“事业报国”的李秉哲来说，金钱的诱惑当然动摇不了他的意志和决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李秉哲最后还是行使了最高经营者的权力，做出了对制造业进行投资的决定。

通过对制造业的调查，李秉哲发现，造纸、抗生药物和白糖的生产，在当时的韩国国内几乎是处于空白状态，而这 3 种产品既是国民生活和生产活动急需的重要物资，又是完全依赖进口的商品。但这 3 种产品中生产哪种产品都有很多困难，必须慎重地加以选择。他们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对这 3 个行业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最后选择了制糖业。1953 年 6 月，他们以 2000 万元新币为资金，成立了“第一制糖工业株式会社”。股东除了李秉哲在大邱时的旧友吕相源外，都是“三星物产”的领导成员，其中包括李秉哲、具英会、许鼎九、金生基等。“第一制糖工业株式会社”的成立，标志着韩国有限的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换，成了韩国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对李秉哲建立“第一制糖”，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讽刺挖苦，各种刺耳的议论不时传到李秉哲的耳边。但社会上的这些议论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干事业的决心。

“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把工厂建设起来，并且让工厂里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沙子，而是白糖，那就是胜利。”

陆续解决了地皮、设备、资金等问题后，经过 4 个月的施工，土建工程也同时完成了。1953 年 11 月 5 日是“第一制糖”

的创建日，也是试产成功的第一天。“第一制糖”把当天生产出来的 6300 公斤白糖拿到釜山市富平洞去出售，从此，在韩国市场上有了韩国人自己的双手制造的白糖。当时在市场上因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和通货膨胀的日趋严重，进口白糖每公斤的价格上涨到 600 元，而“第一制糖”的白糖每公斤共卖 96 元。虽然糖价如此低廉，但在投产初期，消费者不相信国产品的质量；二是售价过低反倒使人产生怀疑。后来，他们改变了销售策略，把每公斤白糖的售价从 96 元提到 200 元，再加上转入正常生产以后，产品质量逐步提高，“第一制糖”生产的白糖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承认，销量随之大增。到 1954 年 4 月，日产量虽已达 25 吨的设计能力，但仍供不应求。“第一制糖”的巨大成功也刺激了许多企业家投资制糖业的欲望。继“第一制糖”创建之后，从 1954 年 8 月到 1956 年 3 月，又有 7 家制糖厂相继挤进制糖业，使制糖的年设备生产能力猛增到 15 万吨，超过国内市场需求量的两倍，形成了供大于求、多家竞争的局面。

面对激烈竞争的挑战，李秉哲又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一面继续扩充设备，一面努力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从而使“第一制糖”保住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然而，“第一制糖”刚从危机中摆脱出来不久，又遇到了人为的困难，韩国当局突然宣布从 1957 年 7 月 1 日开始大幅度增加白糖的税收。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李秉哲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才能在竞争中取胜，而“第一制糖”生产的白糖，在质量上已达到和进口白糖媲美的程度，早已被消费者承认，无大潜力可挖。唯一的办法是裁减从业人员，但这又是李秉哲不愿为之的。他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经过反复考虑，想出了一个可以分散费用负担的办法，就是兼营其他产业，发展多种经营。他把这个想法交给会社理事会讨论，理事们一致赞成他的想法，并提出一个经营糖果业的建议。

“‘第一制糖’不能进入糖果业。因为尽管这样做可以使‘第一制糖’得到复苏，但却要挤垮许多其他经营糖果业的小企业，造成许多人失业。”企业应该为社会造福，不应该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去追求自己的利润。李秉哲没有接受会社理事会提出经营糖果业的建议，而决定经营制粉业。制粉厂完全采用国产设备，所以，建厂工作也是非常艰苦的。李秉哲带领全体员工艰苦奋斗，从 1957 年 10 月破土动工，到 1958 年 4 月，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土建和安装工程。又经过 1 个月的试运转就正式开工生产产品了。后来的“第一制糖”已发展成为能生产加工 30 多种食品、饲料等产品的综合企业。

“第一制糖”的成功，既使李秉哲饱尝了创业的喜悦，也使李秉哲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出于应在替代进口产业方面建设更多的生产日用品的工厂，为国家作更大贡献的目的，他又决定向毛纺织业挑战，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毛纺厂。但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对毛纺织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无论是从资本、技术，还是市场方面看，风险都太大，因此主张，

如果发展纤维工业就选择棉纺工业。理由是毛纺织业需要巨额的资金和高级技术，而棉纺业在技术上容易掌握，而且能在短期内生产市场需求稳定的品种，风险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李秉哲没有草率下结论。他对国内毛纺和棉纺的生产和销售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又去征求了当时的商工部部长姜声郃的意见。姜声郃是积极支持李秉哲创办毛织厂的，为了唤起李秉哲的兴趣，姜声郃说：“建立毛织厂，从国家来说也是非常紧迫的必不可少的进口替代产业，因此，希望‘三星’能起先驱作用。”李秉哲本来就倾向建立毛织厂，再加上对市场的调查和商工部部长姜声郃的分析、建议，更坚定了他建毛织厂的决心。1954年9月15日，李秉哲集股资1000万元，在大邱成立了“第一毛织工业株式会社”，并进行了会社设立登记。“第一毛织”主要工程竣工之后，又经过2个多月的检查与试运转，1956年5月2日正式开工投产。因为“第一毛织”是韩国自己建立的毛纺厂，又是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因此，受到当局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总统李承晚也于1957年10月26日来厂视察，对工厂的建设和生产情况非常满意，同时为工厂题写了“衣被苍生”4个大字。

总统亲自视察国内的产业设施的生产情况，这在韩国还是首次。但是，“第一毛织”投产以后所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首先是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低，其次进口原料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产品质量难以稳定提高。针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李秉哲采取了许多措施：为了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水平，解决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技术故障，他一方面不断向德国等国派遣研修生，学习先进技术，同时又从德国、英国等国聘请技术人员指导设备调试维修和生产加工技术，从而减少了因技术原因发生的事故；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质量管理，在工厂内部增设了试验室；为了保证进口原料的质量，加强了对国际羊毛市场情报的汇集分析工作……通过采取这些措施，“第一毛织”的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从1958年开始，企业的经营情况迅速好转，当年销售额已达到44.9亿元，获纯利1.7亿元。到1960年4月8日，“第一毛织”的资本已从创立时的1亿元猛增到30亿元，短短6年时间增加了29倍。“第一毛织”成了完全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国内最大毛纺企业，从而结束了外国毛料长期统治韩国市场的历史。

“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的成功，是牢固地确立李秉哲作为企业家地位的历史转机，也是李秉哲开始名扬海内外的时期。

李秉哲虽已成了韩国财力最雄厚的资本家，但由于当时韩国的所有银行都由当局控制，他的资本还未能进入金融界。而金融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作为民间企业，没有银行作后盾，没有银行的公共信誉，不用说再扩大新的事业，就连企业本身都难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李秉哲迫切需要进入金融界。1957年8月，韩国提出了城市银行归属股份民营化的方针，这天赐良机无疑为李秉哲提供了进入银行的机会。借此机会，李秉哲通过投标从兴业银行买进了占该银行股份83%的11.97亿元的股票，

接着又先后买进了朝兴银行 55% 的股份、光银信托部 33% 的商业股份。这样，“三星”就占有了总共 4 个城市银行股份的 50%，成了城市银行的最大股东。这时的李秉哲，又把眼光转向了直接帮助农民生产的粮食肥料工业。

实现肥料自给是韩国当局多年来的夙愿，但由于资金、技术等问题，一直没有纳入日程上来。对于人们公认的韩国第一大财阀的李秉哲来说，建设肥料厂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李秉哲开始了创办肥料厂这一更加艰难的跋涉。

根据测算，要想建设一个既能满足国内需求，又能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肥料厂，其规模至少要在年产 35 万吨以上。而要建设一个这样超世界规模的肥料厂需要 5000 万美元，这笔巨款，不用说三星自己拿不出来，就是政府当局也无能为力，只能依赖借款。

为了筹措资金，李秉哲首先到日本东京调查国际上有关借款的情况，了解到许多国家都有民间商业贷款部门，只要项目计划可行，就可以得到借款。他满怀信心地回国拜会了当时的国会议长李起鹏，并得到了李起鹏的支持。第二天李秉哲又拜访了总统李承晚。李秉哲坦率地谈了自己关于建设肥料厂的计划和基本设想：“我打算从欧洲借款，请总统批准。”李承晚当即批准了李秉哲的借款计划，并鼓励说：“这个想法非常好，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1960 年 2 月 1 日，李秉哲抱着一定要把肥料厂建设起来的决心，起程到欧洲寻求借款。李秉哲首先去德国，访问了克鲁普钢铁公司，接待他的是年仅 36 岁的副经理。李秉哲开门见山地把自己想建一个肥料厂的计划和借款的要求简要地说了一遍。性格爽朗的副经理听了以后，立即答复：只要有与贵公司往来的银行的一张支付保证书，我们就可以如数提供借款。听了副经理的答复，李秉哲的疑虑和担心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双方约定在一个月之内互换借款的具体条文和建设计划文书。紧接着李秉哲又离开德国走访了意大利的蒙泰卡蒂尼财团。当李秉哲说明借款的来意后，也得到了同克鲁普公司完全一样的回答，并要求李秉哲“尽快提出事业计划书，收支预算书和支付保证书”。两次借款交涉无一落空，李秉哲如释重负，他决定顺路浏览一下古罗马再访问法国巴黎。然而就在这时，传来了国内“4·19”事变，即李承晚下台的消息。不久，又听说“三星”的 15 个会社因涉嫌非法敛财，正在接受调查。时刻怀系国内形势和“三星”命运的李秉哲急忙取道东京返国。由于李秉哲的回国，他在欧洲达成的贷款协议再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依靠私人资本建设大规模肥料厂梦想也随之破灭。

此时，韩国“4·19”运动掀起的民主化浪潮已波及到“三星’。“三星”的经营也随之出现了所谓三难，即劳资难、资金难、销售难，经济活动全面陷入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内部的工作又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势力，气氛日趋紧张。李秉哲就是在这种极其混乱的形势下回国的。他下决心对工厂重新进

行整顿。

除了亲自处理“第一毛织”发生的劳资纠纷外，李秉哲还要作为涉嫌非法敛财的被告人承担“三星”15个企业非法敛财的责任出庭受审。一直到1960年9月，缴纳了50余亿元的追征税后，才算结束了曾轰动全国的这一不光彩的非法敛财事件。尽管李秉哲这时的处境十分艰难，甚至当局的官员都以“不与非法敛财者会见”为理由拒绝他的会面要求，他仍念念不忘他的肥料厂计划。可是在那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谁还有心去关心他的事业呢？李秉哲看到事业已经无望，于是怀着忧郁、惋惜的心情离开汉城到东京去了。到东京不久，韩国又发生了“5.16”军事政变。1961年5月29日，他从东京的报上看到有11名经纪人涉嫌非法敛财被监禁的消息，不久，新上台的军政当局就发出通缉令，敦促李秉哲立即回国。日本政府也发出驱逐令，并派刑警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李秉哲不得不做出回国的选择。回国前，李秉哲首先致函当时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和信念。他除对“努力保护人民财产的军政当局”表示感谢外，重点陈述了自己对非法敛财者处罚的意见。他说：“应该把在违背常规的不合理的税制下，仍在为重建国家经济做贡献，给国民提供就业机会，使其生活安定，缴纳税金，支撑国家机器运转的企业

家和那些只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不法企业家严格区别开来。没有经济的稳定，就无法消除贫困。如果能解决国民的贫困问题，就是献出我的全部财产我也心甘情愿。”他还表示回国后就办理必要手续，等待国家接收。

1961年6月26日，李秉哲搭机飞往金浦机场。刚下飞机，一辆停候在机场的黑色吉普车就把他带到了一家不知名的宾馆。李秉哲满怀疑虑地在这里度过一晚。第二天边吃过早饭，国家重建会议的副议长朴正熙少将接见了。这是他未曾料到的。朴正熙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关于非法敛财的处理问题，征求李秉哲的意见。李秉哲坦率地谈了自己对非法敛财问题的看法：

“拿我的情况来说，说我逃税，并被定为非法敛财者。可是，现行的税法仍然是实行战时非常状态下的税制，在这种税制下，仍按原税率缴纳税金的企业就免不了要破产，如果说还有幸免的企业，那就是奇迹了。凡是企业家都想提高利润，扩大企业规模。如果说把因企业经营得好而使企业得到发展的人作为非法敛财者和处罚对象，得到并挥霍援助美元和银行融资的人就无罪，那是违背企业自由竞争的经济原则的。关于处罚非法敛财者是否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我无从知道，我只是从经营企业的人的角度陈述了我的看法。”

“那么，你看怎么处理好呢？”

“我认为从事企业经营的人的职责是，一方面要兴办诸种事业，给众多的人提供就业，使他们的生活有保证；另一方面要纳税，以其税金支持国家各项事业的运营。如果处罚了所谓非法敛财者，经济就会萎缩，这样，税收就会立即减少，从而使国家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因此，倒不如让经济人共同担负经济建设的

责任，将会对国家更有好处。”

李秉哲提出的这些中肯意见，使朴正熙很受启发，但他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以便尽快解决非法敛财这一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1961年6月29日，在其他入全部获释后，李秉哲也回到了家里。8月12日，非法敛财处理委员会公布对非法敛财者追征税款的数额，非法敛财案告一段落。

在最高会议做出以追征税金代替罚款的办法处罚非法敛财者的决定之后，李秉哲认为，罚款是达不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应该把这笔钱用在发展经济上。因此，他又第二次拜见朴正熙，建议让以上经济人用建设工厂的办法代替罚款，将其股份缴归国家。这样做，既可发挥经济人的作用，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又可给他们以将功补过的机会。后来，李秉哲的意见被采纳，并以法律的形式下达了投资命令。

商人真的是唯利是图吗？

不错，商人是要追逐利润，但，这有什么错呢？它是一个商人的天职，就像一个将军带领军队打仗，其目的就是要打垮对方的军队，难道你会认为建立一支军队不容易，打垮他们是不应该的吗？商人们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提供给我们，他通过提供东西这种行为再得到自己所需的东西，这是一种利益交换的行为。金钱作为媒介，代替我们和物品制造者的劳动价值。因为我们的劳动与物品制造者之间的劳动无法直接联系，商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把他们联系起来。既然我们认为一个美国人在公司操作一天电脑应该得到报酬，制造手表的瑞士工人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商人把手表从瑞士的工厂里带到那个美国电脑工程师面前，他为什么就不应该得到报酬呢？这报酬就是他得到的利润，而利润的多少是衡量他所付出的劳动量多少及凝聚在他劳动中的智力与风险大小。

我们看到，是那些勤勉的人在经商挣钱；是那些头脑灵活的人在经商赚钱；是那些敢于冒各种风险的人赚大钱。因此，经商若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就等于我们认同勤劳、聪明、勇敢、智慧毫无价值的观点。

有经验的商人说：商场如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从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而且成败的关键是对把对手的钱变成自己的钱，把大众的钱变成自己的钱的能力的考验。这正是一般人认为商人见利忘义的根源所在。

一个奔走于商场的人士，他要行使的法则永远是趋利避害，对于他来说，金钱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常人会把钱分成“来路清白的钱”和“不义之财、不干净的钱”两种，比如把囤积居奇赚得的钱看作不干净的钱，而把种田、干其它苦力换来的少得可怜的钱，看作干净的钱。因此我们常人对赚钱的手段看得很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商人们却更重视赚钱的

目的，对手段并不多加考虑，只要他赚钱的活动为人们所接受，无论是开妓院或是投资拍三级片，贩卖杀人用的军火，让人堕落的毒品都可以作为生财之道。这同我们所理解的军队作战的确同出一辙。我们所受教育说做人应诚信为本，但军人们“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用间”等却被视为光荣、正当的行为。

就象“盗亦有道”一样，商业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存在了四五千年，它当然也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在这套规则面前，商人们都知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更何况在当今的法制社会里，商业行为已几乎全被纳入法律管理的范围之内，商人再试图在一些小的手段上花心思比如缺斤少两、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成功的机率越来越小，反而容易招致法律的制裁。

在当代，商业的含义已越过单纯的交易与赚钱，它担负起了更多更重要的职责：

一、创造新的文化。这是因为精神产品进入商品交换领域而出现的商业含义。当代最富有影响的商业行为是娱乐业中对各种明星的推出，从好莱坞的明星制到当今各唱片公司对大小歌星的培养、包装，这本身是一种商业行为，但其结果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消费文化。

二、在人类的幸福之间架起新的桥梁。无论是日本的电器、照相机，美国的汽车与电脑，中国的医药保健品商业同现代高新技术的结合，都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更多更便利更舒适的条件，而且不断地为人类的新的需求创造满足。

三、商业的规则成为新的人际关系的基础。这是一个双面利刃。一方面这种公平交易钱物交换的行为方式可能使社会的公平度提高，但是它又可能因为金钱的作用扩张，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一种紊乱或沦丧。一个高明的商人必须学会在刀锋上行走。商业规则的核心是公平或契约式的平等。只有在公平的原则下才有自愿交易，只有在自我意愿的基础上才有公平交易，这一铁的规则恰恰是现代民主与平等的卵(注意：鸡蛋决不是鸡)。其次，商业活动的本质是“信用”二字，而信用恰恰是今日开放社会的灵魂。

由于商的含义的嬗变，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商业行为虽然行之有效，但利益将越来越小，只有把握商业在当今世界的全新含义的商人才有获胜的希望。

把天赋作为经商的工具

中国有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有成就的商人一定体验过上天之力助你成功的幸福感觉。在那一刻，你心中只有说不出的感动与喜悦。一切筹划、一切谋略、一切算计都显得多余。这种与神灵会际的瞬间使你顿时领悟到一个人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同天地之间的那种大道紧密相依

的联系，你感到上天创造力在你身上的重现。

一般谈论生意和商务的时候，我们多谈具体操作方式，如谈判、签约、宣传、销售等等，当然，这是一个商人必须面对的具体问题。但处理这些具体问题需要的只是一种技能，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经由学习掌握的，因为它们不过是经验的积累。

光这些东西不会使你成为最出色的经理和成功的商人，你只有在工作中以卓绝的表现发挥出自己隐藏在内的神圣才能，你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种才能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但是日常生活的琐碎和我们所受教育的偏狭遮蔽了我们这种才能。伟大的艺术家，他能摆脱世俗生活对他思想的禁锢，不断地使自己这种才能得到展现。

1908年5月2日，海顿最后一次公开登台，亲自指挥他创作的《创世纪》的演出。演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开始，当乐队奏出迷人动听的旋律时，喝彩声四起，感动的海顿面向观众喊叫：“写这音乐的不是我，而是上天降下的神力。”

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在创作完成他最著名的管弦乐曲《第六交响曲》(悲怆)之后，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他说：我在旋律中触摸到了上帝，我看见天空在微笑。

此类天才之作都是无法以技能完成的，所以，即使你掌握了熟练的技能，也不能担保成功会随之降临。

获得上天之力相助的秘诀其实并没有多么复杂，关键在于你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上天赋予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在你不断地专注于你所追求的那个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显示出来。

同时，你还要自信地履行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义务，并看到你现在的每一举每一动都是在向你的目标接近。甚至你还需要看到自己是成功的，随后就象一个成功者似的主宰自己的生活。从自己的意识中将那种认为自己不足，无用的想法彻底根除，以富有才智和妄自尊大的精神进行工作。

在你获得成功之前，你应该在心中首先感到这些成功已属于你了，简言之，你内心已预计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你的行动将不费力气，而且更卓有成效，因为它们受内心驱使，而非因你机械地按照一种准则去做。由于你感到成功是自己内心的现实，因此外在的成功将随着你展露自己的行动和态度而到来。

你天赋的能量来自你的内心，你愈能显示上天的才能，你谋求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在职业生活中寻求正当的金钱报酬就愈容易，从而体现出你比任何使用心机的商场厚黑者更加高明，更加成功。

图谋私利互相利用

商官勾结暴利无代无之，但秦汉到隋时，商官勾结还是暗中而非公开，因在这期间大都是禁止官僚经商的，但商人向官僚行贿，得到官僚庇护则暴利更多。

汉初因以“无为而治”，生产发展，商业繁华，因商可图利，至汉文帝时其高祖刘邦“重本抑末”法令已成一纸空文，民“皆背本趋末”，商人以财富贿赂王侯，商人势日盛，因此晁错上书指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縞。”巨商势力超过一般官吏，显然是因贿赂而得交结王侯，凭着王侯势力之故。成帝时，高利贷商就与官僚勾结一起以开展借贷业务，如大富商罗裒“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贮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因他贿赂王侯使之成为他的靠山，依仗着王侯的势力，借款者不敢不还，因而一年间获利倍增。

东晋至隋，商官勾结暴利更甚。东晋王彪之的整顿商市令曾谈到商官勾结仗势横行图利的不法活动，他们在山阴肆意占地开店，走私漏税，凌欺军民。其他大城市也有相类的情况。隋时佞臣刘防，因为杨坚代周立功得任大将军、封黄国公，为朝野注目，富商大贾知刘防“溺于财利”，便投其好，前来有求的络绎不绝于门(《隋书·刘防传》)。当然前来的富商大贾不会白送财货，贪财的刘防必让他们如愿而归。

商人意识对官吏的腐蚀

商人的经商活动是在利的推动下进行的，可以说图利既是商人的动机，也是商人的目的。因此，商人行贿交结权贵和以钱买官同样是为利的，即当官后图更大的利。如吕不韦想帮助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太子之子异人回国谋储君之位，他问其父：“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之赢几倍？’曰：“无数、”（《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知“立君定国”有“无数”之利才决心破财去辅佐异人，后果达到其愿望。但吕不韦在获得“无数”之利的同时，他在政治上对秦国也是大有贡献的。

可是，像吕不韦破财做官而有大贡献的人就不多了，不少是当官后只知刮钱而已。如宛有富商张汎，是东汉末年人，他是汉桓帝美人的外亲，用金银珠宝贿赂朝中有权势的宦官，因而得到显要的官职，此人胡作非为，尽做坏事。(见《后汉书·岑旺传》)又如梁朝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陆验，少时家贫，落魄无行。同郡人郁吉卿甚富有，他倾身事之。吉卿给他钱米经商，“遂致千金”。他发财后，就到京都贿赂权贵，结交梁武帝的亲信朱异。朱异便向武帝推荐，先后得任少府丞、太市令，负责管理商业和市场。他为人贪残苛刻，商人既畏又恨他。因他善于贿赂巴结，数年后升为列卿。及其死，远近莫不称快(《南史·陆验传》)。在历史上，一些改革家如王莽、王安石因错用一些不法商人参加经济改革，这些不法商人从中作弊、投机倒把，终于导致改革失败。这足为前车之鉴。

由上可见，纯带商人意识行贿人仕的商人，对于官吏队伍是起了腐蚀的作用的。

王甫借机索贿 阳球痛惩权宦

汉桓帝时太监王甫聚敛财富，其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收受贿赂来实现的。他不但对一般人敲诈取贿，连皇帝的弟弟也成了他勒索的对象。勃海王刘愷(kui，音亏)便是受害者之一。

桓帝即位之后，曾经封他的弟弟蠡吾侯刘愷为勃海王。延熹八年(165年)刘愷犯了“谋为不道”罪，桓帝不忍过重治罪，便把他贬为瘿陶王(其封地在今河北宁晋县境)，由原来食邑一郡之租，减少到仅食一县之租。由于租税收入骤减，难以满足这个王子日常挥霍。如何能恢复原来的封地，是刘愷朝思暮想的一大问题。他清楚地知道，王甫十分得宠，如果让王甫从中说情，或许事情能够成功。但王甫有一个特点，只要托他办任何事情，他便会借机索贿，没有大量的钱财，他是不肯尽力的。于是刘愷私下里与王甫达成了交易，请王甫在自己兄长桓帝的耳边多进美言，恢复自己原来勃海国的封地，事成之后，送赠王甫酬金五千万。王甫虽然表面答应，但由于刘愷事先没有重贿自己，所以在桓帝面前从未替刘愷说过半句好话，更不要说去提及恢复勃海国封地的事情。时过不久，桓帝得了重病，而且病得很厉害。在病榻之上，他想到以前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处罚有点过重，心中不免有点懊悔，在临死之前，他留下了遗诏，恢复刘愷的勃海王爵位。桓帝死后，这道遗诏被颁布于众，刘愷的封地马上由一县而恢复到一郡之大。王甫根本没有料想到桓帝的如此之举，事情出现后，他连忙在刘愷的面前装好人，表白自己在桓帝面前替刘愷说尽了好话，终于使皇上幡然改悟。言下之意，刘愷爵位的恢复，全是由王甫挣来的，并毫不客气地张口向刘愷索取五千万的报酬费。但刘愷也不是个白痴之徒，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爵位的恢复，完全是由于兄长桓帝的开恩，并非是王甫之功，所以分文不给。二人为此撕开了脸皮，争执得面红耳赤，从此结下了仇怨。

宦官的性格，大都残酷阴险，王甫由对刘愷的嫉恨，很快发展到报复。当初，桓帝死后，因其无后，太后与窦武决定让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后代——解渚亭侯刘宏继位。王甫觉得，只有挑拨灵帝与刘愷之间的关系，才能置刘愷于死地，一解自己心头之恨。而当初灵帝继位之时，曾有一种流言蜚语，传说刘愷对自己不能继位而十分气愤，一度曾打算“钞徵书”赴京即位。王甫不失时机，添油加醋地把这些流言传到了灵帝的耳朵里，灵帝呈，然感到不快，但未作表示。熹平元年(172年)，王甫让尚书令诬奏中常侍郑飒等人阴谋迎立刘愷为帝，大逆不道。灵帝仅听一面之辞，便命冀州刺史将刘愷收捕入狱，拷问其罪。又令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延尉到勃海国迫责刘愷，刘愷被逼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于狱中。勃海国的太傅、国相以下，以不能辅导勃海王的罪名，全被诛杀。这便是王甫贪财不成，一手所制造的大冤案。对待皇帝之弟王甫

尚敢如此敲诈，那么对待一般庶民的敲榨就更不堪言状了。

刘愷死了以后，灵帝认为王甫立了大功，又不免对其进行封赏，加封王甫为冠军侯。

辜榷，汉代封建政府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以垄断其利称辜榷。利用辜榷，从中渔利，是王甫的另一生财之道。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指出：在秦汉时期“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经商最容易发财致富。但是在秦汉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经商，特别是官吏是绝对不允许经商的。如果允许官吏经商，无异于监守自盗，原因在于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贱买贵卖，大发横财。既然官吏不能经商，那么经商者是绝对不能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如《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为吏。”孝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哀帝的时候还规定：“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到了东汉时期，情况亦然，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商人是不能步入官场的。为了防止官吏经商，封建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条例，规定官吏“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全部“迁徙免罢。”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对官吏经商处罚之重。两汉时期对赃罪的处置尤重，凡是官吏犯了“坐赃为盗”罪者，除了一般的处罚外，不但以后本人不能再当官，而且还要禁锢子子孙孙不能当官。东汉安帝之前，虽然有所减轻，但仍然禁锢赃吏子孙三世不能当官，直到永初年间，陈忠上书后，才“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事皆实行”。就量刑方面看，也是很重要的。官吏凡是坐赃在二百五十钱以上者，就要逮捕系治，十万钱以上者就要判杀头之罪。

身为中常侍的王甫，其秩禄为二千石官吏，对当时的法律规定了如指掌，但他却明知故犯。他为了经商发财，采用了十分巧妙的手法，指使自己一位名叫王翹的门生，以自己的名义出面活动，而王甫躲在背后进行策划。门生王翹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王甫发了一笔横财。京兆尹杨彪了解到内情之后，就把此事上告于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主管司察京师百官不法行为，对王甫的罪行早已恨之入骨。当初，阳球任尚书令时，曾拊髀(bì，音币)发愤说：“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179年)，阳球的愿望实现了，被迁为司隶校尉。这时，他接到上告后，一天趁王甫出宫在家休假的机会，诣阙上奏，揭露王甫辜榷官财物等罪行，请求皇上下诏收捕王甫及其党羽，“宜并诛戮”，得到了皇帝的允准。于是阳球便逮捕了王甫及其子永乐少府王萌等人。阳球亲自主持拷审，使用了各种刑具，最后用土塞满了王甫的嘴，将其乱棍打死。并“僵磔甫尸于夏门亭”，尸旁还用朱笔写下“贼臣王甫”四个大字。王家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这个素来贪秽骄贵的宦官，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刘腾恃功怙宠 太后临朝夺赏

刘腾，字青龙，出身贫民家庭，祖籍平原城(今属山东)，后迁到南兖州谯郡(今安徽亳州)。曾因犯法受宫刑当了小黄门，后又当了中黄门。恰在这时宫中发生了一则丑闻，这使他得到了升迁的机会。

北魏在孝文帝时，南北之间已经过了多年的争战。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对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封建化、汉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皇帝，常常御驾亲征，不常回宫，后妃们便乘机私乱，冯皇后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收买宦官双蒙作为心腹，与一个冒充太监高菩萨私通。这件事被不少人知道了，但没人敢说。孝文帝有一个女儿陈留公主，年轻守寡，冯皇后要他改嫁给自己的弟弟北平王冯夙，孝文帝也同意了。但公主本人不愿意，将近婚期的时候，她暗中派人到悬瓠(今河南汝南)前线，把皇后的隐私报告给了孝文帝，孝文帝极为恼火，但又将信将疑。他立即从前线赶回来，细心查问。此时，刘腾在内宫任事，就把所知道的一切详细地告诉了孝文帝，孝文帝立即幽禁了皇后。刘腾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接着又参与了逼害冯皇后的活动，迫冯皇后自杀。由于这次宫帏事件，刘腾自始至终都很卖力，因而被提升为冗从仆射，在宫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

刘腾是一个太监。太监是穿插在皇帝和后妃们中间的一种人。生理和心理因素使他们既是皇帝和后妃们的奴仆，同时又是他们的贵人、心腹。这些太监比谁都清楚大臣们的政治倾向，因而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极容易窥伺方向，把握时机。刘腾也不例外。宣武帝在位时，曾有一个后妃叫胡充华(即以后的灵太后)，得宠后生了太子诩(后来的孝明帝)，这引起了高皇后的不安。她害怕将来这个孩子当了皇帝对她不利，就竭力主张要皇帝赐胡充华死。北魏有一个旧例，后妃生了男孩，被指定为太子，太子的母亲就得赐死，这是为了不让妇女参政。但这次例外，因为宣武帝太爱这个后妃了，她不仅没有赐她死，而且还将她进为贵嫔。这引起了高皇后的不满，她千方百计地欲置胡充华于死地。胡势单力薄向刘腾求救。此时的皇帝正宠爱这位后妃，而且一旦太子来日当了皇帝，保护过他母亲的人一定会备受器重。刘腾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多方辗转，算尽机关，找到了侍中领卫将军于忠和太子少傅崔光。他们共同策划，让皇帝下了一条诏令，将胡贵嫔迁居别宫，命令亲军严加防守。这样就保护了胡贵嫔。不久，宣武帝病死，朝中发生了动乱。刘腾看到现时的皇帝是胡贵嫔的儿子，就坚定地站在胡贵嫔的一边，帮助她剪除政敌。孝明帝即位时，年龄很小，灵太后执政。刘腾因有功于太后，升为太仆。上任不久，得了一场大病。太后以为他活不长了，就给了他个卫将军，仪同三司。后来他居然病好了，刘腾走马上任，权倾朝野。

刘腾从小进宫，虽然手不释卷，读了几十年，可什么也读不通，只会写写自己的名字而已，但他玩弄权术却很在行。他一面讨好太后，作为掩护，以此积蓄政治力量；一面又阴谋废除太后，企图独揽大权。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他编织着一步步政治阴

谋的计划。他首先把屠刀指向大臣清河王元怱。在此之前，刘腾想让他弟弟去做郡守，吏部已经同意了。报告送到元怱手里，他认为不可，迟迟不答应，这件事刘腾一直怀恨在心。现在报复的机会到了，他叫来领军元叉密谋陷害元怱。计划一番后，他俩跑到年仅十一岁的皇帝面前，声泪俱下地说，元怱收买他们对皇上下毒手，但他们不干，特来禀报，希望皇上保重。皇帝还是个小孩子，哪经得起这么哄骗。孝明帝当即命令元叉去逮捕元怱。神龟三年(520)初秋的一天，他们把元怱骗进了宫中，封锁各处通道，也不让太后知道，私下逮捕了元怱。然后又对孝明帝谎称群臣一致要求杀死元怱。大臣们慑于刘腾的淫威，谁也不敢揭露事实的真相，元怱含恨而死。

元怱一除，朝中最大的政敌就是灵太后了。这时的刘腾再也不需要太后来宠幸他，相反，太后倒要以他马头是瞻了。但太后毕竟是皇帝的母亲，必须谨慎从事。于是他又使用起他惯用的伎俩。一天他向皇帝说：“太后自称有病，下诏还权。”这个可怜的小皇帝哪里知道这又是一场政治骗局。太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幽进了北宫，刘腾亲自掌握宫门的钥匙，连孝明帝也不准见，只许一个被指定的专人按时送点吃的给她。到后来，连吃都不按时了，太后濒于绝境。《北史》作者李延寿惊叹道：“刘腾之废后戮相，此盖其甚者尔。”其实，这并不奇怪，一个权力欲极旺的人，一旦个人野心膨胀起来，就会寻找各种机会变奴为主，并干出许多令人发指的恶事。这就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一面镜子。

刘腾幽禁了太后以后，再也没有敌手了。他与元叉迭相表里，专擅朝政，政治至此大坏。《洛阳伽蓝记》称：“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此时的刘腾已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九卿、八座等大官，要先到他家中，“参其颜色，然后方赴省府”。这样腐败的政治，搞得内外怨恨，天下离心。

刘腾掌握了生杀大权以后，把权和财结合起来，以权求财，按贿给官。早在灵太后执政时，刘腾就恃功怙宠，公开鬻爵，太后也不加禁止，反而擢其为卫将军。他在宫中受贿还不算，还把手伸向下面，以各种名义“剥削六镇，交通互市。”这样他每年可以得到数以万计的钱财。这还不满足，只要他能得到的，他都千方百计地要去抓到手，连他的邻居也不放过。“逼夺邻居，广开室宇”。更为可耻的是，他还向宫中的一些女官们征收各种东西，甚至妇女的化妆品也要。“又颇役嫔御，时有征求，妇女器物，公然受纳。”真是寡廉鲜耻，贪到了病态的地步。

刘腾专权，幽太后，戮大臣，贪赃枉法，激起了朝野内外的不满。清河王元怱被杀以后，相州刺史元熙就发文告请求诛杀元叉、刘腾，但不久失败。此后，刘腾、元叉等又接受贿赂，出兵柔然，帮助阿那瓌夺取了政权。而柔然一俟政局稳定，立即反目为仇，大举入侵北魏，年年征战，民不聊生，西北终于爆发了蒙

古人破六韩拔陵起义。这不能不是刘腾、元叉专权受贿的结果。

刘腾死于正光四年(523年)三月。死后不久，相州就爆发了葛荣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个一手导演起义的祸手，死时很安逸。他的党羽们给他热闹了一番，朝廷也赐给他大量的财物，但他没有享受到不夜的光明。不久，灵太后重新临朝称制。她下令追回过去赏给刘腾的一切财物和爵位，把他的墓葬打开，抛尸荒野。这个烜赫一时的权阉得到了最应有的惩罚。

援立中宗权倾朝野 天下奇珍尽数拥有

皇后武则天正陪着高宗皇帝坐在正殿上，忽见一个年轻人走到殿上来。只见那人身穿紫色战袍，腰悬玉带，来到皇帝和皇后的面前，又歌又舞。这时，两个人才注意到，来者前额宽宽的，下巴也是宽宽的，原来这是他们的女儿太平公主。

武则天笑着问道：“我儿不是武官，为何这般打扮？”

太平公主却指着这一身男装，答道：“赏给我一个驸马，可以吗？”

两人这时才明白：女儿是想要一个女婿。

太平公主很善于暗地里算计人，算计事，那时把这叫作“阴谋”，不过不像现在的“阴谋”一词有着那样浓厚的贬意。武则天说，太平公主这一点很像她。因此，她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女儿太平公主。在她年纪尚小的时候，武则天就曾把她送到庙里，以为她求福。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吐蕃王来求婚，想让太平公主远嫁吐蕃，武后舍不得让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没有同意。可是吐蕃不死心，连宫殿都给唐朝太平公主修好了，但武则天还是想办法拒绝了。不过，这事拖了好几年，把女儿的婚事给耽误了。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想要个驸马，就给他个驸马，武则天便先选了一个叫薛绍的年轻人，招为驸马。但薛绍福薄，几年后便死了。武则天又把太平公主嫁给自己的侄子武承嗣。但武承嗣又得了病，公主和他离了婚。太平公主看好了武攸暨，但武攸暨已有妻室，武则天便派人杀了武攸暨的妻子，然后把女儿太平公主嫁给他。

武则天对这个女儿有着特殊的优待。一些军国大事，她可以参与研究讨论。各地方，各军队，她都可以干预。而在财富问题上，对她的待遇就更加丰厚。以前，亲王(皇帝的儿子或兄弟)的封户开始时是八百户，以后逐渐增加，但加到三千户也就到头了。至于公主，最多不过三百户。而太平公主的封户竟达到了五千，而且还不断地增加。圣历年间(698——700)又给她加了三千户。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了。麟台监张易之和他的弟弟张昌宗反对太子李显即位，被凤阁鸾台平章事张柬之联合一些人杀掉了，武则天被迫把帝位传给李显，是为中宗。而太平公主干预了这件事，中宗又给她增封了五千户。还给她和安乐公主等人派

了卫士，围着她们的宅第，每十步远就有一个哨位，就像皇宫一样。在她们家设立官府和官吏。太平公主以援立中宗的功臣自居，在朝廷内外更加骄横。

中宗韦皇后的野心也不小，她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私通，毒死了中宗皇帝，立了个小皇帝，自己则临朝听政。太平公主与楚王(后改封临淄王)李隆基密谋，诛杀韦后，拥立李旦(武则天的另一个儿子，太平公主的哥哥，李隆基的父亲)为皇帝，是为睿宗。后来，李隆基被立为太子。

太平公主这一次又立大功，因此“权震天下”，加封万户，三个儿子封王，其他亲属也是祭酒、九卿之类的官。她每次上朝奏事，都是“漏数徙”，“漏”是那时用滴水或滴沙的方法计时的工具，意思是说她奏事用的时间很长。而且，她提出的建议也大多被采纳。她所推荐的人，也都被采用，有时某人昨天还是寒士，今天就因太平公主的推荐而为将相。朝廷大事决定不了的，要派宰相到她家请教决定，而皇帝那里只是履行一下手续而已。

有了权，就有了更多的财富。在长安近郊，到处都是她的庄园，并且都是土质肥美的上等好田。远至东南沿海甚至岭南各地都有为她制作各种器物的作坊，各州县给她送这些器物的车辆相望于道。天下的珍异奇宝，她家里都有。为她家服务的歌伎舞女与天子的相同，穿着绫罗绸缎的奴婢们就有几百人，至于其他的奴仆管家之类有上千人。还在陇右(在今甘肃省六盘山以西及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地区)养了上万匹马。在长安城南的乐游原修建“观池”，是供她与家人游乐聚会的去处。

长安有个和尚叫慧范，有钱千万以上。他利用这些钱结交权要，以前与张易之关系密切。张易之被诛后，反而有人说他参与了诛杀张易之，被封为上庸郡公。因为公主的乳母与慧范关系很一般，太平公主要求授慧范三品御史大夫。御史却奏告慧范贪赃四十万，应该处死。太平公主出面为他说情。反使奏告慧范的人受了处分。

这时的太平公主，权势更加不得了。七位宰相，五位是由她安排推荐的，还有几位大将军也都在暗地里听从她的指挥。但太平公主还是担心李隆基会削弱她的权力，便与窦怀贞、岑义、元楷慈、慧范等人密谋废太子，并安排元楷慈率羽林军到武德殿刺杀太子李隆基。

但这事被太子李隆基知道了。他先下手为强，指挥忠实于他的将军大臣，杀了元楷慈，捉拿了参与废太子的那些人。太平公主逃入南山不出来，被赐死。她的孩子和亲信被杀的有几十人。她那数不尽的田宅和堆积如山的珠宝也都被没收了。

曾经搜刮保朝政 而今争当租庸使

唐朝末年，政治日益腐败，经济逐渐崩溃，结果，在僖宗李俨乾符二年(875)引发了震惊天下的黄巢大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藩镇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朝廷成了军阀(藩镇)

的傀儡。终于，昭宣帝(又称哀帝)李祚天佑四年(907)，就成了唐朝的最后一个正式纪年，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朱全忠(又称朱晃)迫使李祚“逊位”，自己当了皇帝，建国号为梁，因为南北朝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梁朝，所以史称朱氏梁朝为后梁。蜀、越等地的军阀也多自立朝廷，出现了多个国家同时与后梁或它的后继者并存的局面。而后梁也是寿命不永，十七年后便被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所取代。从后梁建立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动荡年代。在北方，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而南方和其他地方也先后出现了十个小国家，因此，史家就把这一段的中国历史称为五代十国，也简称作“五代”。

在五代的后唐时代，有一个叫孔谦的人，为了当上租庸使，为了得到这个贪赃受贿的好差使，用尽了心机。

孔谦原来是魏州的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吏。就在唐朝末年军阀混战之际，朱全忠准备推翻唐朝，自己称帝的时候，还有一个自称晋王的军阀李克用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增大。李克用不承认朱全忠建立的梁朝，所以还延用唐朝废帝(宣帝)的年号“天佑”来纪年，孔谦就在李存勖手下当官。因为他善于逢迎上级，又很能干，所以李存勖把财政、货币管理这类重要的经济大权都交给了孔谦，孔谦也确实很卖力气，不遗余力地搜刮民财，在七八年的时间里，把李存勖的财政问题解决得不错，保证了李存勖军事上的胜利。

后来，李存勖终于在邺城称帝，建立唐朝(后唐)，改年号为同光(同光元年是923年)，并在同一年灭亡了后梁。李存勖本想任命孔谦当租庸使，但孔谦在大臣们当中威信不高，他们说，孔谦虽然有经营管理的才能，但一是人望不高，二是出身卑微，不宜这么快就给他这样重的任务。李存勖是依靠大家打的天下，不好过于强硬，便任命张宪为租庸使，而孔谦只被任命为一个副使。眼看着即将到手的美差，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不翼而飞，孔谦好不难过。

半年之后，李存勖率军攻下了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又称邺都)。孔谦得到这个消息，急忙快马赶到邺都，找到兵部尚书充枢密使郭崇韬，说：邺都可是个重要的地方，必须有一位得力的将军把守。依在下的分析，除了张宪，别人很难胜任这个任务。

郭崇韬很同意孔谦的看法，便启奏皇帝李存勖，任张宪为邺都的副留守。不知道郭崇韬是没有看出来孔谦的醉翁之意，还是故意装糊涂，他又派宰相豆卢革为租庸使。孔谦大失所望。

孔谦千方百计地收罗豆卢革的毛病。豆卢革不大懂得财务程序，用便条的形式支出了几十万钱。孔谦就拿着这些便条找到郭崇韬，把豆卢革说得一无是处。

李存勖问郭崇韬，如果豆卢革不行，用谁比较好呢？郭崇韬说：孔谦虽然管理财政多年，但他人望不高，舆论认为不应让他当大任。臣以为还是张宪比较合适。于是，李存勖便示意快些让

张宪来接替豆卢革。

孔谦知道了这个消息，又去对豆卢革说：租庸使这点工作，都在眼前摆着，一个小吏就干得了。而邺都却是国家重要城市，怎么可以随便交给一个人来防守和治理呢？而管理邺都的另一个人兴唐尹王正言没有能力，只有德行。现在皇帝已经下诏让张宪来接替大人当租庸使，那么谁来接替张宪？

豆卢革哪里知道孔谦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便去找郭崇韬。

郭崇韬说，邺都的人，都是陛下比较亲近的人，派王正言接替张宪怎么能说不行呢？豆卢革建议以王正言为租庸使。

孔谦听了豆卢革的建议，心想，王正言这个人软弱，容易控制，就说：“这个意见还是比较适宜的。”可惜，他真正的想法当然是由他来干。因此，安排王正言当了租庸使以后，孔谦很不是滋味，找到皇帝李存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王正言的失误讲给李存勖。

与此同时，孔谦又给皇帝身边的宦官伶人等等送去厚礼，请他们从中帮忙。但是人们对孔谦的为人人都比较了解，帮他忙的人并不多，他还是没有当上租庸使。一气之下，孔谦给皇帝递上一纸辞呈，要求辞职。

谁知弄巧成拙，这一下子惹恼了李存勖，要法办孔谦，多亏有个掌管皇家乐队的景进给他讲情，才让皇帝消了气。也巧，王正言这时中风，无法工作，景进多次向李存勖推荐孔谦，李存勖终于同意让王正言去当礼部尚书，而以孔谦为租庸使。

孔谦的目的达到了，便“专以聚敛为意”，大肆搜刮，终因犯了众怒而被诛。

位居宰臣为政无德 极尽奢靡敛财有方

苏逢吉，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早年丧母，长年随父在外。刘知远镇守河东，逢吉父苏悦以从事身份随同前往。在河东，苏悦办事干练，深得知远赏识。逢吉也因“精神爽秀”、“尝代父染翰”，被擢为节度判官。至此，苏逢吉作为河东节度使的幕僚，开始了仕宦生涯。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三月，刘知远称帝太原，是为后汉高祖。四月，苏逢吉便由节度判官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后汉朝廷的一名宰臣。

高祖在位期间，苏逢吉还兼任户部尚书、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等职。乾祐元年(948年)，高祖崩。苏逢吉以顾命大臣身份辅佐隐帝执政，四月，进封为开国公。二年九月，加守司空。随后，又以宰臣身份权知枢密院事，引起将相倾轧，内讧迭起。乾祐三年，邺都(今河南安阳)留守郭威带兵南下，后汉寿终正寝，苏逢吉自杀身亡。

苏逢吉从一位节度判官而跃居汉廷宰臣之位，靠的是一套谄佞之术。在河东，苏逢吉作为刘知远的幕僚，即与刘知远形影不离。刘知远“性素刚严，宾佐稀得请见”，其他幕僚都敬而远之。但苏逢吉例外，他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经常“独入，终日

侍立高祖书阁中。两使文簿盈积，莫敢通，逢吉辄取内之怀中，伺高祖色可犯肘以进之，高祖多以为可，以故甚爱之”。

苏逢吉位居宰臣后，考虑的不是如何治国安邦，而是怎样想方设法揽权、敛财。他利用手中之权，卖官鬻爵，行骗索贿，掠财霸物，以满足其奢侈生活之需，从而使后汉政治笼罩着一层贪贿的邑彩。

首先，苏逢吉极力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特别是当他位居宰臣后，更“好鲜衣美食”。当时中书堂备有工作午餐，苏逢吉却“鄙而不食”，常命家庭厨师特做佳肴，送至中书堂，每顿饭菜“务尽甘珍”，极尽奢靡。苏逢吉还常在家中举办酒宴，交往权贵。每次“所费千余缗”。苏逢吉早年丧母，随父流寓，起于贫寒。入相后，生活这样奢侈、摆阔，其钱财只能靠贪污与索贿来积累。

苏逢吉为政无德，索财有方。时后汉初立，制度草创，朝廷大事皆由苏逢吉办。但他素无学问，随事裁决，皆凭己意，既无法度：更无德政可言。他滥用手中之权，不择手段贪财纳贿。当时凤翔(今陕西凤翔)李永吉来到洛阳。苏逢吉认为李永吉是贵胄后裔，“家世王侯，当有奇货”，竟公然派人前往永吉住处许官索贿，传达旨意说，“许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带。”不料被拒绝。苏逢吉索货未成，恼羞成怒，当即差臣下从市场买来一条价值“数千缗”的玉带，责令李永吉偿付那笔玉带款。不仅如此，苏逢吉还采取软硬兼施、哄骗交加的方法勒索钱财。客省使王筠于后晋末年曾出使南方楚国。后汉立国时，王筠返回。苏逢吉认为这又是一次骗财的好机会。于是他故伎重演，派人前往王筠家索取奇货，声称以“一州之地”作为交换条件。王筠无可奈何，只好装了半袋金银财宝送给逢吉。苏逢吉钱财骗到手，便把“许以一州”之诺置于脑后。王筠鸡飞蛋打，州禾得到，而财宝失半。苏逢吉任职期间，“求进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风旨；许以美秩”，市权鬻官，敛财掠物。后汉吏治由是败坏。

苏逢吉贪财成性，为了财，甚至不惜置人于死地。后汉初立时，前宰相李崧被契丹所俘。高祖刘知远将其住宅赐给苏逢吉。苏逢吉得寸进尺，凡是李崧的田地、产业都据为己有。后来，李崧从契丹返回汉廷，其弟李屿便为哥哥田宅被占鸣不平，遂将西京的一些宅券送给苏逢吉。苏逢吉大为恼火，为了使李崧的住宅、产业永为己有，他想方设法加害李崧。他收买李崧的家仆，诱发他告李崧谋反。状纸一递上，苏逢吉立即派人逮捕李崧入狱，严刑逼供，迫使李崧自诬谋反。而当李崧的供词送到苏逢吉手中时，苏逢吉为了族诛李崧全家，又将供词上“二十人”改为“五十人”。这样，不仅使李崧失去了田宅、产业，而且株连所有亲友惨遭诛戮。苏逢吉无理霸占他人财产，又无辜置人于死地，无异于盗贼虎狼。这样的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要位，其国其民岂能安居乐业？

上梁不正下梁歪 大官不廉小官贪

秦桧既然自己“贪得无厌”，“喜赃吏、恶廉士”，那些贪官污吏为了媚奉秦桧，便以苛剥百姓为急务，即如史书所说：“掊敛以待过往、科奉以奉权贵。”他们征收赋税时，强迫百姓“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

在秦桧的影响下，那些贪官污吏都竞相仿效他的行为。如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王珉、权吏部侍郎徐嘉，“皆以谄事秦桧故，骤为台谏”，而任台谏时“竟无一言弹击奸邪，无一事裨补时政”。当宋廷派他们出使金朝时，“公然受所差官每员金四十五两，以为定例，更抑勒使臣、陪买私觐”。

秦桧的亲戚更是依仗其权势，压榨人民，无恶不作。秦桧之弟秦棣任宣州知府时，何村有一户人家酿酒，秦棣派人前往捉捕，“夜半围其家”。那户人家以为是一伙强盗，聚乡里共执之。秦棣知道后大怒，把这家人的户主及其子孙三人活活打死，“其惨毒如此”。

秦桧的妻兄左朝奉大夫王会，“恃桧与熔之亲党”，“肆为贪酷”。任明州知府时，“违法横敛，托名羨余，贮之别库，谓之措置”。他还规定此钱每年要“达三十万两”。为凑足此数，即多“置税场以掊克商旅，增造酒额，以抑配贫民”。要是不足，便“侵夺诸司正额之钱，悉充措置之数”。尤其是他还恣意兼并土地和役使民力，广“置田产于湖、秀，造大宅于平江”，极其华丽。还把“三州之物，聚于私宅”。他离开三州时，把“公库所有，多择以自随”。后来连高宗都说：王会之所以敢于如此贪赃枉法，“止缘恃秦桧之势”。

秦桧的亲戚王鞞、王历居住江西抚州时，“恃桧势，凌夺百姓田宅，甚于寇盗”。王鞞“恃势作威，郡守监司听其使令，如役仆隶，流毒一州”。

秦桧对亲戚的贪赃枉法、作威作福的犯罪行为不仅不加以惩处，而且还百般加以庇护。要是有人敢于对其亲朋绳之以法，马上就会受到他的打击报复。如王循友因奏“与加秦桧九锡”被升为建康府知府，他赴任时就向秦桧辞行，“问有何委？”秦桧就对他讲：有一个亲戚(他的外甥)在建康，“极不肖，恐到庭下为痛治”。王循友到任后，这人果然犯法，王便将他“痛治”。后来，被治之人的母亲就将此事告诉了秦桧，秦桧大怒，“即寻一事加于王”，“送藤州安置”。王循友的儿子右承奉郎、前江南东路安抚司主管书写机宜文字王滋被罢官。弟右文林郎、新奉国军节度史推官王循训也被罢官，送“雷州编管”。右朝散郎，新添差通判饶州韩参也受到株连，被罢官后“送德安府编管”，王循友的“妻孥皆配，妇女皆为军人所娶”。王循友只因干了这桩好事，就被秦桧破坏得家破人亡。

对其他贪官污吏的犯罪行为，如“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因而，在秦桧当政期间，压榨重重，民穷财尽，即如胡铨所说：“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国之“府库，

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这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窃位出高招 敛财自有方

陈自强，宋宁宗时官至右丞相，仗韩侂胄之势，招权纳贿，贪赃窃位，狐媚苟合，无所不为，是个劣迹昭彰的大贪官。

陈自强贪污的手段很高明。首先，他知道在朝中掌握实权的是韩侂胄，韩是个贪得无厌的人，自己要捞钱决不能对他隐瞒，最好与他同伙。于是每天都送若干份由相府办好一切手续的空名委任状到韩府，由韩侂胄需用时自填姓名。既是“与人方便”，也是“自己方便”，得到他的同意和认可，自己便可放手大干了。

陈自强身为宰相，言行当然不可过分轻率，必须保持一定的稳重。像贪污受贿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最好不要亲自出面直接干。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暗中却纵容子弟和亲戚在外面接受贿赂。凡是请求接见、求官求职的人，都由他们讲好价钱，一切妥当而后授予。由于行动诡密，不露痕迹，局外人一时很难查清。例如，知建宁府张时修进行贿赂获得肥缺，知泉州陈升虽资历不够以厚赂却获超迁，当时谁也不知道其中原由，直到陈自强死后，其底蕴才被揭发，那些以贿赂得官的人全部败露，被罢了官。

陈自强有时还故意装出一副廉洁的样子，在宋宁宗面前泛论“君德”和“时事”，对人所共知的不正之风，进行夸夸其谈的指责，看似义正辞严，实则不痛不痒。为了欺骗舆论，他平常还煞有其事地处分几个“小吏”。这些人贪赃枉法，固然罪有应得；但也有人说是他们只不过是“小巫”。真正的大贪官伪装巧妙，权大势大，一时难以抓到，也许正在贼喊捉贼呢！有一个人人都求职，因其父与陈自强是老朋友，见面后请求到礼部作“掌故宫”。陈自强一听，当着众人厉声斥责道：“外间为何不知道朝廷最近降旨，此缺已经除人，怎能另派他人呢！”众人见陈自强发火，局促不安，都认为此人求职的事肯定不行了，谁知过了不多久，正式的任命书下来，竟是那人所要求的“掌故宫”。有人大惑不解便问此人：“当时丞相的言语那样严厉，你使用了什么回天造化之功，转变了他老人家的态度呢？”其人拿出丞相的一封回信给大家看，八个大字：“珍贖(kuang，音况，意赐与)鼎至，光耀老目。”表示珍贵的礼物收到了，心里很高兴，老目生辉。于是事态的发展便出现了转机。人们又问：“你有什么珍贖呵？”其人说：“我一介书生，哪有什么珍玩，只因所求不遂，只好到市场上去买礼物，看见一套‘金粟台盏’很漂亮，一问价钱要四千缗。虽然很贵，也狠下心来买了送去。”众人闻说不觉喷舌，叹息而去。

当时，朝廷在韩侂胄、陈自强这一伙人的把持下，吏治日趋腐败，韩廷上下贿赂公行。陈自强涉事稍久，便撕去了自己“廉洁”的伪装，公开向下级官员勒索贿赂。地方官送公文到京，封面上“必题其贖云：‘某物若干并献’，凡书题无‘并’字，则不

开，任其延宕”。此外，陈自强还“纵子弟亲戚通货贿，仕进干请，必谐价而后予”。招权索贿已达猖獗地步。

陈自强还知道宰相如果不掌管财政，不与金钱打交道，政治上固然清白，实际上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于是又创置“国用司”，总管财政，自任国用使。有了这个机构和职务，便可放手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无所顾忌了。史书上记载说国用司建立后，“掊克民财，州郡骚动”，陈自强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也就可想而知了。

通过各种手段，陈自强积累了大量财富，满以为凭此在致仕之后，可以乐享晚年了。谁知天不如愿，嘉泰四年(1204)三月四日，临安发生了一场大火，竟然祸延相府，把他的积蓄烧得一千二净。当时，烈焰熊熊，狂风大作，火势迅速蔓延，人群慌乱逃生，喊声四起。陈自强闻知色变，一下就呆了，怔在那儿说不出话。库吏报告大火即将入库，请开库门搬运财物，但钥匙在陈自强的腰带上，他怔着不说话谁也不敢取，于是全部财物一夕化为灰烬。第二天，陈自强移居都亭暂时安身，但见四壁萧条，供应有缺，心情不愉快，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僚属前往问候，他一会儿说某某人“号令不肃”，一会儿说某某人“救火无方”，还说什么人趁火打劫，偷走了他家的“金碗”。众人听了都很愕然，不知如何答话，敬谢而出。后来，韩侂胄对同僚说：“丞相的生计，全被烧光，可怜呵，大家应该帮助一点。”自己带头援助万缗。众人见此谁敢不助，援助者踵至，没有多久总额达到六十万缗，估计超过损失的一倍，火灾，竟成了陈自强公开纳贿的极好机会。

陈自强贪污受贿的直接后果，不仅助长了不正之风，导致了政治腐败；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当时有人劝韩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意欲乘金人与蒙古关系紧张，内部财政发生困难的机会，兴师北伐，收复中原。韩侂胄跃然心动，但不知金国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开禧元年(1205年)九月决定遣使北行审敌虚实，陈自强推荐其族人陈景俊前往。金章宗刘来使说：“两国和好岁久，彼此有利，岂意尔国近欲渝盟，我已作好准备，但无意用兵，希尔归国具言不宜败盟。”陈景俊还，先向陈自强报告。陈自强不欲违韩侂胄之意，不让他汇报这一点，只说金国无备。由是韩侂胄用兵之意更加坚决。次年分兵三路进入金境，初虽小胜，但金人早有准备，随即反扑，诸路皆溃。此次失败，主要是韩侂胄决策失误，但陈自强隐瞒情报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陈自强贪污受贿情节恶劣，有时竟然丧失政治原则，为叛逆首脑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当时，西部战线的兵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掌握在蜀帅吴氏祖孙三代的手中，世袭兵柄号称“吴家军”，士卒只知有吴帅，不知有朝廷。光宗时的宰相赵汝愚和派去四川的行政官吏留正、丘员等人早就看出“吴氏世掌西兵，非国家之利”，“兵权不可复付其子”，“宜别置帅”。因此，吴挺在绍熙四年(1193年)死后，其子吴曦便被调离四川，派到中

央任殿前副都指挥使，实际上被剥夺了兵权。吴曦长居临安，郁郁不得志，后见韩侂胄准备用兵，便阳为附韩谋求归蜀，以遂其独树一帜的野心。枢密使何澹觉察其意，力加阻止。吴曦便厚赂陈自强，陈竟然在韩面前吹嘘“非曦不足以镇四川”。曦既还蜀，阴蓄异志，遣使人金献四州之地，求封蜀王。在韩侂胄兴兵北伐的关键时刻，公开叛变，以所统之兵十万沿江而下，欲与金兵夹攻襄阳，直接导致了“开禧北伐”的失败。吴曦后来被不愿投敌的爱国将领处死，罪有应得；但纵其归蜀，成其逆志，纳其贿赂的陈自强也有几分责任，是难辞其咎的。

桑哥生财有路 皇帝为虎作伥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一个出身西蕃，从小经商的投机者桑哥，以其狡黠的手段混入政治舞台，并逐渐得到忽必烈的宠信。这时，他贪脏的嘴脸渐渐暴露出来，其表演极为拙劣。

至元十九年，独霸朝政的权相阿合马因侵资财赋，强占民田受到处罚，家赀被籍没，祸及子侄。此时桑哥却幸灾乐祸。原来桑哥看中了阿合马的一位美妾，早已垂涎三尺。阿合马倒台，妻妾皆释为平民。桑哥利用手中的权力，即将这位美妾霸占为婢，宠爱无比。这位美妾原是朝中河间转运使张庸之妹，张庸也因此与桑哥认为姻亲。善于算计的桑哥就势将张庸收为爪牙，利用姻亲关系，纵容张庸在外面利用职权，侵盗漕运官钱，数额多达三千一百锭。这样，桑哥既得美女，又得钱财。

桑哥身为总制使，不管佛教事务，但却喜欢利用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职权，大肆贪脏纳贿。他的下属，西蕃佛教官员杨琏真伽，早在桑哥任西蕃译史时，二人即有旧好。此时，桑哥接受了杨琏真伽的“重贿”，即为杨琏真伽谋得江南佛教总摄一官，让杨琏真伽去主管江南一带的佛教事务。杨琏真伽乃是出自佛门的一个贪僧。他到达江南临安(今杭州市)后，托庇于桑哥的支持，借口修复寺庙，在江南大肆搜刮民财，而且为非作歹。据揭发，杨琏真伽在杭州一带打着修庙的名义，盗掘宋朝皇陵及大臣墓冢一百零一个，取其财宝无数；戕杀平民四人；接受别人所献美女宝物无数；前后攘夺别人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白银八千六百两，玉带九条，玉器一百一十一件，杂宝一百五十二件，大珠五十两，币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强夺民田二万三千亩；私下庇护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租税皆占为已有。其他为其隐匿的财物更不知其数。这位口头是奉行“四大皆空”的佛教首领，如此嗜财好色，引起社会不满，有人告发京师。桑哥充耳不闻，更抑而不奏，只求从中渔利，接受馈赠。事情被忽必烈知道后，桑哥反而在忽必烈面前为这个贪僧开脱、回护，致使杨琏真伽免受重罚，长期逍遥法外。

桑哥因为不断地接触忽必烈，也渐渐地摸到了忽必烈嗜财好利的特点，于是，便进陈了许多敛财之术，迎合忽必烈的需要，以求升官揽权。沉湎于深宫的忽必烈终于走火入魔似地顺从了桑

哥的意愿。

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元朝复置尚书省，桑哥晋升为尚书省平章政事，主持财计大事，成为显赫一时的重臣。桑哥上台不久，即别出心裁，提出更换币钞，发行“至元新钞”。原来的“中统旧钞”仍然通用。但是，调整了钞值，确定新钞一贯，相当于旧钞五贯，当时，国库“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即旧烂、破损的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仅此一项，就在发行新钞的戏法中，将五分之四的亏欠数目转嫁到社会上。致使社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桑哥采取贬值中统旧钞的伎俩，使官府得财，换得了忽必烈的欢心。

狡黠的桑哥又打着推行新制的名义，挟私重新调整任用一批官员，借机卖官纳贿，中饱私囊。同时也乘机树起了一批朋党。他的昆弟、故旧、妻族皆得到安插。“桑哥妻弟八吉由任为燕南宣慰使”，另一妻党“要束木任为湖广行省平章”，“江浙省臣乌马儿、蔑列、忻都、王济”等皆为桑哥“姻党”。被桑哥新任的一批死党及其一大批以贿得官的贪徒，上任以后，即拚命搜刮，公取贿赂，致使官场贪污成风，浊刮无比。

桑哥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班朋党，也为了防止自己的劣迹暴露，又别有用心地做出一条规定，凡百司百官受贿贿赂，不须台宪官员(即监察、刑法部门的官员)审问，只须本衙了断。当时，各部官衙，官官相护。对于部下属员犯事自然草草了结。这就为当时的贪官污吏肆行贪赃不法的行为洞开了开脱之门。尽管如此，桑哥及其属吏的贪赃行为，仍然不时地受到台宪大臣的奏劾。监察御史周祚劾桑党忙兀带、教化的、纳速刺丁灭里等奸害百姓、贪赃不法。可是，由于桑哥党人已经布满朝野，周祚的奏劾被桑党知道以后，桑哥即以攻为守，指使部下纳速刺丁灭里等人用别的罪名反诬周祚，桑哥则从上面援之以手，奏请忽必烈，流放周祚，其妻子家财皆没入官府。中书参政杨居宽、郭佑、台吏王良弼、江宁县达鲁花赤(蒙语，意为蒙古族掌印官)吴德等皆因同样情况被诛，或被弃市。经过桑哥的反扑，朝中上下很快为之钳口，无人敢轻易奏劾桑哥及其同党。

桑哥的敛财之术满足了统治者的欲望，缓和了财政危机，因此，其倒行逆施非但不受约束，反而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进一步升官发财。就在桑哥升任平章政事(副相)八个月后，由于敛财有功，于同年十月，又升任为尚书右丞相(元朝以右相为正宰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从一品。

桑哥进一步攫取大权以后，又使出敛财新术。他在尚书省下设一个征理司，作为专门收括地方财赋的机构。这是桑哥进一步在财政方面集权的一种手段。桑哥特设征理司，并委任专门人员，清查财政，“钩考”钱、谷。桑哥藉此机会，委派亲党要束木、忻都、王巨济、阿散、何荣祖、秃忽鲁、吉丁、戎益、燕真、安祐、伯颜等大批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全面进行财政大清查。被派到地方上的钩考官员，还配给一定的武力随同，造成很大的声势，这些钩考官员到达各部门、各地方，一方面横征暴

敛、穷治旧帐，一方面又乘机敲榨勒索，中饱私囊。他们所到之处，骚挠不止，危害甚深。其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西安六地受害最重。如负责江淮的钩考官，强迫平民百姓交纳积欠很久而无法偿还的赋税，并规定期限，勒令地方胥卒催征。当地百姓为了交纳欠税，不得不嫁妻卖女，离乡背井，四处流浪。富庶的江淮地带顿时变得饥民塞路、饿殍遍野。当时，扬州、钱塘受害最惨，无故而亡者五百余人，而这帮敛财催征的钩考官员则乘机占有他人的财物。人人中饱而返，竞相向桑哥献功，同时也以重礼奉献恩门桑哥。桑哥由此获得巨贿，私囊大肥。

桑哥在钩考钱谷的权术中，一方面接受下级官吏的贿赂，一方面又直接收受社会上富户大族的赂遗。元朝大都地区(今北京市一带)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富者云集。其中许多人实力雄厚，与朝中要员素有往来。桑哥敛财，钩考钱谷，他们探知有忽必烈支持，不敢对抗，便采取拉拢的办法应付桑哥。他们联合起来，筹集巨资贿赂桑哥及其上下同党。在金银财宝、牛羊美女、田地别墅等重贿之下，桑哥及其同党皆很快就顺从了这些富室大户，甚至反过来被富室大户所驱使。桑哥亲自奏请忽必烈，免去大都高赀户租赋，甚至应征的徭役也由平民承担。这样，大都地区的富商大户不仅可以逃脱桑哥的“钩考”，而且在桑哥的羽翼保护下，更加恣意向下层人民巧取豪夺，而桑哥及其党人则从中不断享受馈遗。

桑哥通过“钩考”钱谷，确实聚敛了大量财富。他以此为资本又不断地向忽必烈邀功市宠，以求继续加官晋爵。当时，总制院所属的西蕃各个宣慰司，主要掌管当地的军民钱谷，事体甚重。桑哥向忽必烈提出，应将宣慰司改为宣政院，级别提高为从一品，要求用三台银印。忽必烈问：“谁能肩此重任？”桑哥恬不知耻地回答，说：“臣与脱因。”忽必烈一生“黷武嗜利”，谁能满足他的财政挥霍，他就慷慨封官。他当即满足了桑哥的要求。命桑哥兼任宣政院使，并赐给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这样，桑哥通过奏请提高宣政司级别的手段，又窃取了一个宣政使的高级职位。

桑哥每窃取一份权利都设法招权谋私，挟私取利。此时，他又利用新的权利来卖官纳贿，或者安插亲属。

西蕃有一个巩昌府(治今甘肃陇西县)，原来是驻扎地方军队的一个帅府，桑哥利用新得的职权，把巩昌府“特升为宣慰司”，从属于宣政院，与行省同级。他又安排“其弟答麻刺答思为使”，掌管巩昌府宣慰司。这样，桑哥不仅安插了自己的亲属，而且进一步控制了陇西一带财谷大权。

罗甸(今贵州龙里县)，本是西南边陲一个小邑，原名普里。桑哥征滇时，归附蒙古，隶属云南行省，设为普定府(今贵州安顺县)辖管的一个县。至元二十七年，普定府的斡罗思、吕国瑞听说桑哥兼任宣政院使，便向桑哥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等朝中要员重礼贿赂，请求增设罗甸宣慰司。桑哥收到贿赂以后，很快就

答应了这个要求，将罗甸小邑连升数级，置为罗甸宣慰司，与行省同级。斡罗思、吕国瑞二人同被任为宣慰使。

桑哥的权利欲没有止境。至元二十七年年底，他又以特殊的奸诈，在忽必烈手中窃取了一部分封赏大权。他假惺惺地上奏，说：有封地的大臣，都以土地贫瘠为理由，请求增加赏赐，可是“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之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忽必烈信以为然，说，自今尔后，不该赏赐者由你划去，应当赏赐者由你奏报。我再亲自处理。这样，谁要得到赏赐，必须通过桑哥这一关，桑哥也因此多了一条生财之路。

接着，桑哥又把手伸向中书省，企图摘取中书省向外颁发和宣布皇帝“敕”、“诏”的大权。桑哥向忽必烈密商此事，果然如愿以偿。忽必烈下令：“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即由桑哥主管。至此，桑哥不仅控制了财政大权，也控制了封赏大权和控制了官吏进退、黜陟大权，“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同时又控制了宣诏大权，几乎控制了全部朝政，处于一人之下的极高地位。桑哥窃取了一身大权以后，即“刑爵为货而贩之”，当时，凡是贪黷类，“咸走其门，人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富庶县变成贫困乡 祝寿宴改喝发丧酒

黄梅乃一小小知县，于乾隆四十三年走马上任，为人庸碌，政绩平平，在当时浙江的封建官僚阶层中，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也没有什么社会影响。但其所辖的平阳县，境内有山有水，东临大海，气候温和，盛产大米和各类经济作物，渔业也很发达，历来都是沿海富庶之地。且平阳位于浙江最南端，远离省府杭州一千多里，天高皇帝远。因此黄梅官虽不大，但在他所辖县境之内却能说一不二，独断专行。在任八年，真是久据美缺，捞足了油水。

黄梅就任平阳知县时，正值乾隆中叶以后，官场积弊甚多，吏治腐败，尤其是贪污之风日甚。朝廷上下，很少有为官不贪的。当时深受乾隆信任、把持朝政多年的宰相和珅，就是全国最大的贪官，后来抄家时发现，他的家产大大超过国家财政的总收入。京官贪，地方官吏更贪，其中尤以浙江为甚。如闻名全国的贪官富勒浑当时就曾任过闽浙总督。黄梅上任以后，先后就任浙江巡抚的有王亶望、陈辉祖、福崧等人，也都是有名的大贪官。上梁不正下梁歪，总督、巡抚皆如此，各府县自不必说，浙江全省十一府七十余州县，大部分都因官吏中饱私囊而出现钱粮亏空。

黄梅虽然平庸无能，但禀性好贪。他到任之初，平阳县的仓库钱粮基本没有亏空，各项支出也不紧张，漕粮及田银赋税的征收、上交都能完成。后来，黄梅看到浙江上下官吏皆不以侵吞钱粮为耻，反以为荣，邻近州县之间互相营借、兑还之类的事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手续，仓储、帐目很少有人前来检查核实，即便亏

空也无人过问，只要有本事将亏空弥补，就不会出现什么麻烦。于是，黄梅始则挪用，后则侵吞，亏空从无到有，数额与日俱增。对此，温州知府虽有所觉察，终因积重难返，自身亦不大干净，干脆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到了乾隆四十七年，王直望、陈辉祖贪黩之案相继败露，乾隆帝估计到浙江通省钱粮“难保无积压亏缺”之弊，下谕浙江全面清查核实仓库亏缺，当年就查出各府州县仓库钱粮共亏空一百三十余万两。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准确，这只是根据府、县上报的数字所作的统计，远远小于实际亏空数额。温州知府在派员调查核实平阳县亏空时，黄梅十分狡猾，一面送礼行贿，一面编造理由，说他在接任知县时，平阳已经有了亏空，自己力不能及。上司委派的官吏受了礼，便竭力帮助黄梅解脱，搪塞了事。

乾隆帝为了扭转浙江的亏空局面，又不想把问题扩大，提出了“不欲复兴大狱，惟令设法勒限弥补”的办法，这实际上是割肉补疮，反而为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大开了方便之门。经过朝廷多次催促，到乾隆五十一年，拖了四年时间，浙江全省总共弥补了九十六万余两，尚亏空三十三万余两。由于乾隆帝规定的期限已经超过，浙江巡抚福崧就上奏请求乾隆帝再宽限时日。尤为可笑的是，福崧竟于新年正月召集司、道和各知府，在衙门内“立誓，共砥廉隅”，以便补足亏欠。乾隆帝闻知大怒，指责他们

“公堂设誓，成何政体”，认为他们弥亏不力，一气之下将巡抚福崧、布政使盛往革职。

其实，浙江乃鱼米之乡，三十三万两的亏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数，不过仅仅相当于全省一年人丁田赋银的十分之一，如果真要弥亏，也不是多难的事。收入远远少于浙江的山东，亏空二百万银两，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补足了，而浙江用了四年多时间还补不齐一百三十余万两。显然，这并非该省力不能及，而是通省大小官员有意延宕违抗。

问题不仅在于已经形成的亏缺，在弥补亏空的过程中，有的还一边弥补，一边又出现新的亏空；有的原来没有亏空，见到别人挪用，自己也挪用，便造成亏空；有的前任弥补，后又出现亏空，可见弥补亏空是何等艰难。

黄梅正是利用了这个可乘之机，在平阳大肆侵吞资财，使亏空数越来越大。到乾隆五十一年时，有帐可查的亏空数已经超过十万两。他一方面继续肆无忌惮地将仓库的钱粮挪为已有，另一方面则以弥补亏空为名，绞尽脑汁，想出了种种办法搜刮钱财。如农民种田原来已有赋税，黄梅又打着弥补亏空的合法招牌，另行按田亩派捐，规定每一亩田，捐大钱五十文。同时，发给每户一张官印的田单，再按户征收钱粮。平时向农民采买仓谷时，黄梅有时借口没有现钱，只出具有一纸官印的欠单；有时不按规定的价格折兑银两，以低价买进，其差价便落入自己的腰包。县里为防止荒年歉收而设立的常平义仓，平时有专门银两收购粮食，供灾年平糶散赈之用。黄梅为方便自己挪用，只折收银两，不采买粮食，乃至义仓无米可糶。年复一年，这笔钱又据为已有，账

也无法查清。

黄梅通过上述卑劣手段，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据后来案发时清查，黄梅“莅位八年，所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余万”。但是，平阳县的亏空不仅没有弥补，反而不断增加。平阳县仓应贮存谷物四万七千一百余石，但案发时，“仓内实无贮谷”，据黄梅交待，除借放兵粮乃营借交还谷价外，仅谷石亏缺一项，就亏空价银一万七千三百多两。加之侵吞的田单公费钱、朋贴采买钱等等，累计早已超过十万。难怪乾隆帝后来在一份奏折中论谕：“黄梅既任意亏挪仓谷，又复借弥补为名派捐勒借，婪索银两，且不弥补亏空，实出情理之外。”

黄梅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还怂恿他的儿子胡作非为。他手下的一班爪牙，如书办、仓夫、漕总之类的角色，黄梅也放任地让他们鱼肉乡里百姓。

黄梅的长子名黄嘉图，仗着老子的权势，在乎阳县勾结了衙门里的一帮胥吏，纠合了地方上的一批恶棍无赖，欺侮平民百姓，成为平阳一霸。黄嘉图性格乖张，脾气暴躁，动辄大打出手，而且为人又奸又猾，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老百姓无可奈何，背后皆称他为“石板炮”，即像路面上的青石板那样滑，像火炮那样凶狠。

平阳县城西南有南雁荡山，与乐清境内的北雁荡山南北相对。山上有两座古寺，风景秀丽。黄嘉图整日游手好闲，花天酒地。他经常邀集一些狐朋狗友，到山上寻欢作乐。每当他们到了山上，游人皆避之不及，否则就会遭受意想不到的灾祸。因此，偌大的南雁荡山，后来竟无人敢去观景避暑。寺中的香火也因此渐渐清冷，寺庙中的僧人更是不敢得罪他们。

知县贪婪，儿子凶狠，爪牙刁钻，他们同流合污，把平阳县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黄梅正是依靠他的儿子和这批胥吏衙役们来进行侵贪勒索的勾当，狼狈为奸，盘剥、坑害老百姓。

水稻是平阳农村最大的出产，因此，黄梅主要的盘剥对象是农民。他利用交纳漕粮、粮银之机，以诡诈多变的手法，任手下的一群胥吏敲榨农民的血汗。有时，他们故意制造麻烦，强迫农民化整为零地多处交纳漕粮，这并非是出于职业的需要，而是为了给监守粮仓的仓夫增加敲榨的机会。仓夫开仓收米时，不是故意嫌米色不好，就是借故要农民筛扬，直至农户按“常例”将他们塞饱为止。农民在交纳粮银时，虽然免去了交稻谷时的米色、干湿之类的麻烦，但也不能幸免盘剥，柜台上的衙吏也需勒索好处方肯办理，常有收银不报或收多报少之弊。农民的血汗所获，横遭侵没。

有时，黄梅故意将漕粮的征纳安排到农忙季节催兑，借青黄不接，强迫农民折色加倍交纳粮银。暮春初夏，正逢农民大忙的时候，青苗待插，黄麦未登，劳力紧张，农时难违。这时要农民交粮，老百姓无从买米，只得借债变产，折银代米。衙役则乘机

勒索，每石折银一两六七钱不等，超过了正常情况下的两倍价钱。为了避免衙役的纠缠，不误农时，农民只好忍痛加倍完纳。

黄梅盘剥农民往往巧立名目，雁过拔毛。他手下的各色胥吏除对“例规”照收不误以外，还要农民增加种种杂贴。如收米豆私贴，名曰“开天窗”、卖水次”；交兑白粮时，收取“例廩粮”，每廩二至三四两不等；兑漕斛面时，留剩一半，名曰“留枕头”；运丁贿赂仓夫，每运一百石谷粮要收取一二石作为补贴，并收“纲司钱”三四百文；纲司在认领廩口时，又要通同折干，勒米四五斗。其他种种科派勒索，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名目繁多的私贴，并非是一时的加派，而是一经开头，岁岁照此办理。农民不得不亦步亦趋，供其鱼肉。漕总、收书、仓夫等，则坐地分肥，大发横财。

有时，黄梅还利用漕米、南粮本米折钱的机会，混水摸鱼，进行剥削。由于米、谷、钱、银的比价涨落不一，官府有规定的市价进行折兑。但黄梅示意书吏隐瞒行情，影射抬价，任意私定折兑标准，欺骗“乡里小民”。经过他们的几番折腾，农民往往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又被抽去一层膏血。官收官兑，徒有虚名。因此，输纳之季，往往是农民最苦之时。

利用编选田赋册籍向农民进行敲榨，是黄梅贪污钱粮的又一手段。平阳境内东北为冲积平原，河网密布，泽国水乡，田亩变迁无常。西南为丘陵山地，常有改造。加之圩田水利的兴修，海涂(即海边滩地)的开发及土地买卖的频繁，因此田亩丈量比较困难，给黄梅及其爪牙造成了中间剥削的机会。胥吏们为了中饱私囊，有时乱造田赋册籍，有时涂改田亩数量，以无为有，以有为无，以多为少，以少为多。保东之粮往往推与保西，保西又复推至保东，推收不已。钱粮从中易手，最终受累的还是贫苦农民。若逢簿册大造之年，胥役更是“共推共收”，或是查旧册以为推，或是入新册以为收，舞文弄墨，以逞其奸。农民为此不得不“东奔西走于新旧胥役之门”，请求宽免，胥吏则借机勒索。

滥派差役，或从承值差役的“民壮”身上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是黄梅一伙对农民非法经济掠夺的另一种途径。平阳东临大海，南接福建，既有舟车之繁，也有商贸之利，杂务纷扰，徭役不断，每年都有一些农民承值徭役，被知县衙门派作杂差。他们对临时承值的农民肆意奴役驱使，还利用农民迫切归田的心理，千方百计地对他们施行契约外的盘剥。

平阳县盛产蔗糖、茶叶和蜂蜜，蚕茧、席草、杉木、毛竹、油桐等也很多，历来贸易发达，商贾云集。因此，黄梅及其爪牙除了对农民进行名目繁多的压榨外，商贩也是他们盘剥的重要对象。由于商贩毕竟与老实巴交的农民有所不同，因此黄梅对他们的盘剥手段就更为狡诈，常以名正言顺的理由，比如以筹集县衙官府或过路军队的后勤物资为借口，无偿地向商贩索取摊派各种货物。而且这种盘剥，几乎是无孔不入，凡杂货铺、厨业、药行、货栈等，均遭其侵扰。有时县府衙门到饭馆设宴，吃喝之后，一走了之。每年夏季来临之时，县衙便派人向卖席商贩取席

子，作为搭凉棚之用，也不付分文，辅户为此累赔不已。商贩们在交纳商税及领取官照时，也要遭到额外剥夺，每经过一道关口都要给好处才能办理，多经一人之手多一分勒索，以致有的商贩业户经年累月求一官照而不可得，必须多方打点才行。

黄梅及其胥吏一伙对老百姓的经济剥削，到后来逐渐蔓延到司法事务中，尤其是衙门里的胥吏包揽讼事最为突出。他们经常以自己经手的各种案件为自己牟取私利。比如平阳县衙曾经规定，民间诉讼事件，除人命盗窃重案可以随时控告外，其余婚姻、田亩、斗殴等事，非迫不得已，则在规定的日期放告。但一班衙役却阳奉阴违，如果收受了贿赂，不论什么案件，一概受理。胥吏们在审案时，如有贿赂，则心照不宣，设法使无理者胜诉；没有贿赂，就任意枉断。有的暗中与原告或被告买定日期，轮到其值日那天，所有大小事件，皆由自己承办，以此捞取好

处。遇有盗窃案件，典铺的商人则要遭殃。因为盗贼经常把赃物送到当铺典当，而典主无法知道这是窃来的赃物。待抓获窃贼供出情况时，衙门就派人到当铺持票起取，名义上是给失主领回，实际上大部分都成为胥吏们中饱私囊之物。典主虽然可以向窃贼或其家属追回当本，但十有八九追不回来，徒有虚名，以致典价白白丢失。所以凡逢盗窃案，既苦了失主，又苦了典商，却肥了黄梅衙门里的公人。

黄梅手下这帮爪牙的所作所为，黄梅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对此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贪官，有些事情就是他示意首肯或直接插手的。上行下效，这帮胥吏衙役掌管簿籍、经办事务多年，熟悉地方民俗、户口消长、钱粮盈缩等情况，对封建官场中的一套，早已识破庐山真面目，他们敲榨得来的钱财，自然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黄梅父子的腰包。再说，黄梅如果要想坐稳平阳知县这把交椅，就必须得到他们的合作与支持。如果没有这帮爪牙为其效劳，黄梅父子在平阳就失去了耳目。因此，黄梅实际上是与他人同流合污，借他人之手，来对农民、商贩及平民百姓进行残酷的苛敛勒索。

黄梅在乎阳任知县八年，劣迹斑斑，老百姓虽然怨声载道，由于惧怕黄梅权势及其儿子黄嘉图的暴虐，敢怒而不敢言。衙门内的一帮干办胥吏们当然不乏知情者，但他们都合穿一条连裆裤，自然不肯告发。

于是，黄梅放心大胆地侵吞勒索，心安理得地享受和挥霍这些不义之财。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是黄梅老母的九十岁生日。是时，平阳全城轰动，县衙内的一应人员唯恐巴结不上，皆送厚礼前来祝寿，并帮着操办，士绅、商贾也都纷纷送来钱物，黄梅乘机狠捞了一把。他吩咐家人，不要怕花钱，酒席要隆重排场，还要请戏班子唱戏。到了祝寿那一天，知县家中张灯结彩，宾客盈门，鞭炮声接二连三，好不威风。真是乐极生悲，当酒宴方罢，锣鼓开台的时候，黄梅老母可能由于情绪亢奋，胸口突然被痰堵住。家人赶快扶她到卧室躺下，又急忙去寻郎中，及至郎中赶来，黄梅老母已经合上双眼了。这时，院里戏台上正在龙凤呈

祥，热闹非凡，前来祝寿的客人们都在半醉的状态中品茶听戏。家人慌了手脚，禀报黄梅，听从处理。黄梅不知是酒醉糊涂，还是利令智昏，随口答道：暂不发丧。于是，黄梅老母停尸于卧室，黄梅却依然谈笑风生地与客人们一道看戏。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家人中谁走漏了黄梅“母丧演戏”的风声，平阳县内舆论哗然，街谈巷议不止。老百姓们原来就痛恨黄家父子，于是都骂这位“父母官”竟如此大逆不道，做出有伤礼教的不孝之事。

不想黄梅此举惊动了浙江学政窦光鼐，使得黄梅贪赃案发，从而演出了一场官官相护、明争暗斗的闹剧，最后不得不由乾隆帝钦定结案。

袁大化做寿宴 众宾客送“小礼”

清末新疆最后一任巡抚袁大化(1851—1935)，是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十二日被清廷任命的。宣统三年(1911年)春节过后，他携子来新上任，于五月十五日抵达迪化。接事不久，七月初，袁大化亲自张罗要过六十岁大寿。这就忙坏了道、州、县各级官吏。事实上，袁大化生于咸丰元年(1851年)十一月十一日。袁提前四个月就张罗做寿，是因为他已经看到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席卷全国，清王朝崩溃在即。

寿辰之日，祝寿宾客盈门，礼品琳琅满目，有金银珠宝，有绫罗绸缎；也有送使女书僮的，有送骏马配银鞍的。袁大化在僚属的陪同下，参观了排列有序的各式礼品。其中迪化县知事张华龄送了一对高三尺的珊瑚树作寿礼。袁对此深为满意。但却假惺惺地问张华龄：“此物不知需银多少？若价太高，就不敢受了。”张慌忙禀告说：“不贵，不贵，不过三四十两而已。”袁说：“那就难却盛情了。”当时张华龄采购此奇宝，三四十两不足一个零头。已被革职的知县王懋勋，因上贡有功，仍复原职。据巡抚大衙知情人透露。这一网，共捞得财物折价白银四五十万两。

“借”的技巧

所谓“借”，就是外能得到四周邻国的援助，内部可以控制盟邦，这就等于借来军队帮助自己。在两军对垒设谋定计，敌我双方互相角斗时，如果会使用借法，这才称得上巧妙。自己力量不够，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力量；直接杀敌人有困难，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刀斧；缺乏金钱，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金钱；缺乏物资，就要设法借用敌人的物资；自己缺乏兵将，就要设法借用敌人兵将；自己智谋行不通的时候，就要借用敌人的智谋(将计就计的意思)。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想杀的人，设法叫敌人去替我们杀，就等于借用敌人的力量；占据敌人的财物，就等于借用了敌人的金钱；夺取敌人的储备，就等于借用敌人的物资；设法使敌人内部产生斗争而削弱其力量，就等于借用了敌人的兵将；把

敌人的措施反转来变成我们的措施，利用敌人计谋来完成我们的计谋，就等于借用了敌人的计谋。自己难于做到的事情，可以借助敌人的手去做，不必亲自动手，就可坐收其利，甚至还可驱使敌人去利用另一敌人以达到我的企图，或者借用敌人利用我们的机会反转来加以利用而达到我们的目的，使敌人不知不觉地为我所用，即使敌人发觉也不得不为我借用，这才算是最巧妙的借法。

经商之 “借”

“借”：即利用、借用的意思。

“借”字，作为一种军事谋略思想，其核心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

制造矛盾和利用矛盾，在古代战争中，较多的表现为“反间计”、“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计”、“卞庄射虎之策”等不同形式的谋略思想。

运用“借”字的高超技术，还突出表现在将计就计，即借敌之谋，借敌之力上。

借敌之力在商战中要巧为运用方可发挥威力，不然可能己力为竞争对手所“借”。

“坐山观虎斗”，当两企业为某产品“捉对厮杀”之际，趁机拾“渔人”之利，是许多企业经营者常有的“念头”。不过，要从虎口取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搞不好还会被“夹杀”，因此要借敌之力，首先要充实自己。国内某些与日商合作企业，就常遭被“借”的苦果。他们想藉与日商合作取得技术，可是对方硬是“咬”着不放，不仅如此，日商还藉技术控制经营。更甚者，日商还与另家企业进行“合作”让两家企业彼此“互斗”。应付之道乃是“自立自强”，这样他们还可能反过来求你“合作”，如某国产车自力发展成功后，日商就主动表示了要合作的意愿。

未央宫里曾逍遥 成哀二帝淫夭折

公元前 33 年(元帝竟宁元年)五月，四十三岁的元帝死于未央宫。太子刘骜继位，是为成帝。

对于成帝刘骜，史书上是这样描述的：“成帝很善于修饰自己的仪表，在公开场合，总是表情严肃。乘车巡行时，站在车子上，手扶车栏，身体挺直，目不斜视，缄口不言，也从不随意指指点点。上朝时，成帝端坐在皇座上，如同塑像一般，真是一派穆穆天子之容。”就是这样一个仪表堂堂、令人敬畏的天子，却是一个荒淫有术、治国无能的伪君子。

赵氏姐妹是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美女。姐姐赵飞燕，美色、歌喉、舞艺绝伦，尤以身轻如燕驰名历史。色、艺俱佳的赵飞燕令汉成帝倾心，收入宫中，宠幸无比，终至封歌舞伎赵飞燕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赵飞燕入主后宫以后，引荐美色更胜于自己

的妹妹赵合德，成帝迷恋成癖，终日醉生梦死在赵合德的温柔乡中，最后终因纵欲过度而一命呜呼。

赵飞燕美貌惊人，却有着奇特的出身。赵飞燕既姓赵，又姓冯。为什么是一人兼有二姓？是父母的姓氏吗？不是，这涉及到赵飞燕的独特的身世。和赵飞燕独特的身世造成两姓的情形相仿佛的，便是赵飞燕丰富的人生经历从而锻造了她修长、优美的身段、迷人柔韧的舞姿和绕梁三日的歌喉。

史书上记载说，赵飞燕出身于宦官的家庭，赵飞燕的母亲是江都元王的郡主，美貌惊人。郡主嫁给了官员赵曼。郡主不能满足于赵曼的恩爱，便和精力旺盛的冯万金私通，结果先后怀孕生下二女，这便是赵氏姐妹，但名义上郡主是赵曼的妻子，二女便只能姓赵氏。

郡主是个纵情享乐的女人，怀孕生子只不过是无法拒阻的事情而已，是纵欲的结果，迫于无奈，只能耐住十个足月，生下后了事。女儿生下了，郡主只嫌玩乐的时间不够，哪里还会养育女儿？何况是和情人私通生下的私生子！郡主便决定抛弃女儿。

赵飞燕生下后只有三天，郡主不肯养育，便将她抱出屋，扔到了外面。三天三夜过去了，做了母亲的郡主又有些不忍，便前去看看，没想到这么幼小的生命还活着，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郡主的母性和母爱复苏，便伸手抱起了降生才几天的女儿，回到家中，试着养育。

赵飞燕也许命相太硬了，也许郡主旺盛的欲望折腾得丈夫赵曼受不住，赵曼在赵飞燕降生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时，赵飞燕、赵合德姐妹都已降生，都是冯万金的血脉。赵曼死后，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郡主身上，郡主又不是那种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一心照料孩子的母亲，而是贪图享乐的女人，她怎么会承担这样的家庭重担？

郡主抱着两个女儿，到情人冯万金家中。冯万金也知道两个女儿是自己的骨肉，冯万金喜欢两个女儿，更喜欢两个女儿的母亲。可是，郡主留下了两个女儿以后，自个离去了，独自去享乐，过一种悠闲自得，纵情纵欲的美妙日子。两个女儿的抚养重担便一下子落在了身为父亲的冯万金肩上。

冯万金也不是那种会精打细算、好好过日子的精明男人，自个儿的生活都一塌糊涂，突然间又来了两个幼年的女儿，那种难堪的日子可想而知。冯万金想尽心照料女儿，无奈能力有限，日子越过越紧张，以致陷入穷困潦倒，走上了绝境。不久，冯万金又撒手而去，留下了这一对年方几岁的女儿。

冯万金去了，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便破衣烂衫，流落街头。这一天，赵飞燕正在京师街头讨食，遇见了一个雍容华贵、奴仆成群的女子。赵氏姐妹不敢上前乞讨，可这个女子竟向赵氏姐妹走来。这个女子打量着几岁的小姐妹，发现小姐妹眉清目秀，眼睛十分迷人，脸上虽然脏污不堪，但皮肤白皙，是一对可堪造就的美玉。华贵的女子就买下了这对小姐妹，带回府中。

这位华贵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汉第九代皇帝汉成帝刘骜的

姐姐阳阿公主。赵氏姐妹睁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跟着阳阿公主进入富丽堂皇的公主府。府内奇珍罗列，珠玉充栋，仆妇成群。赵氏姐妹先被送到后室浴洗更衣，然后再来拜见公主。公主举目细看，果然是一对小仙子：秀眉俊目，小巧玲珑，一双眼睛别具神韵，只是皮肤略显粗糙和微黑，这是风吹雨打的结果，还有点面黄肌瘦，估计养育一段日子准会脱胎换骨。

赵氏姐妹从此就生活在锦衣玉食的公主府中，以歌舞伎的身分在府中学习歌舞。虽然赵氏姐妹在府中地位低下，身分无异于奴婢，但毕竟这是豪富的公主府第，这里环境静谧优雅，衣服清新整洁，有许多套衣服供四季更换，尤其是每天的饮食，虽然是仆役奴婢，虽然不是美味无穷的山珍海味，但毕竟是相当丰盛的伙食，而且一日三餐，餐餐能够喝足吃饱。这和流落街头、衣食无着的日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刘骜是汉元帝刘爽的儿子，母亲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王政君是汉末有名的人物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在元帝刘爽做太子时选入宫中的，生下了儿子刘骜。元帝即位，政君册封皇后，刘骜册立为太子。元帝四十四岁时离开人世，太子刘骜即皇帝位，为汉成帝，时年十九岁。

汉成帝在位时，强盛的西汉王朝已成强弓之末，开始走上了穷途末路。外戚王氏因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而声威显赫，逐渐控制了朝廷和深宫大权。王氏一门中，有九人封侯，而皇帝的舅舅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和王曼的儿子先后封授手握重权的大司马、大将军。朝廷军政大权集王氏手中，而京师朝野重要官员和封疆大吏几乎尽出王氏门下。这种局面，十九岁的皇帝刘骜又能干什么？何况刘骜并不是一位天纵英明的圣明之主。

刘骜是在元帝刘爽是太子的时候出生的，当时汉宣帝刘询在位。刘骜出生时，声音美妙，长得惹人喜爱，宣帝十分高兴，非常喜爱这个孙子，便赐字为王孙。刘骜刚满三岁时，疼爱他的宣帝刘询便离开了人世，太子刘爽即皇帝位。刘骜生长在深宫，喜好诗书，热衷文艺，天生一派浪漫情调。

刘骜天性宽厚，为人谨小慎微，言行举止都十分遵守礼仪，在朝廷中贤声鹊起，享誉朝野。有一次，元帝召刘骜，有重要急务。元帝等了很久，还是没有刘骜的踪影。等刘骜到达御前时，元帝已是一脸愠色，问是怎么一回事。刘骜诚惶诚恐，小心回答，元帝转怒为喜。原来，刘骜依照宫廷规制，不敢走皇帝专用的御道，而是从边门绕道而行，因而费了许多时间。

元帝认为刘骜在急迫之中仍能从容不迫，遵守礼法，日后定是一个守成之主，就格外器重，随之立为太子。刘骜做了太子以后，外表依旧恭谨守法，但诗书之外好酒好色、多情纵欲的天性渐次暴露。事实上，刘骜的父亲元帝刘爽也是一个多情浪漫的男人。他多才多艺，喜好音乐，长于鼓瑟琴笛，尤擅洞箫，简直出神入化。元帝多少也知道一点太子的多情潇洒，但多情的元帝认为这无伤大雅，给以容忍。

刘骜在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富贵生活中一天天长大，周围

一直是妙龄婀娜的美女。刘骜在酒色中成长，渐渐成瘾成癖，离不开美酒、美女。元帝去世以后，太子刘骜即位，政治上王氏独握权柄，刘骜心甘情愿也只能这般心甘情愿的陶醉在酒色之中，这样，赵氏姐妹便成了成帝刘骜的生命支柱。

刘骜即皇帝位后，次年便立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许氏为皇后。接着，好酒贪色的成帝刘骜便遣使四出，广选天下美女，物议汹汹。王太后主掌大政，具体掌权的是王太后的哥哥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凤和王凤的心腹都知道成帝好色，便千方百计投其所好，让成帝沉溺其中。

王凤有一位心腹名叫杜钦，是掌管兵器的武库令，杜钦进奏王凤，希望依照古礼建立后宫制度，就是广选美女，充实后宫，名正言顺的广置后妃。汉初在皇后之外，只有姬、夫人。武帝时广设名号，后宫中有婕妤、容华、充依、美人等。杜钦的建议则远不止这些，而是要设立更多的名号，但务必严格。

杜钦在奏书中说，皇帝出于广延后嗣，广召美女充实后宫，这是应该的，这是延自夏商以来的古制；但是，后宫所选的女子应该谨慎，应选贤德的女人，而不能让声色无度的女人充实后宫，否则，争风吃醋，争权争宠，后宫没有宁日，更会危及皇室。

一切规章和约束对于至高无上的成帝来说都失去了作用，成帝终日醉心于声色，纵情纵欲。许皇后容貌端庄，知书达礼，成帝十分喜欢，宠爱有加。班婕妤容仪端正，熟谙经史，高雅超俗，气质超群，成帝也喜爱得无以复加。成帝大量的时间便陪伴和寻欢于许皇后和班婕妤之间。但遗憾的是，享尽恩宠的许皇后、班婕妤一直没有怀孕生子。

成帝即皇帝位后的第五年，负责天象的官员奏报出现日食，说这是天象示警。成帝有些惶恐，依例颁下诏书，令公卿百官上书，直陈政务得失。光禄大夫刘向这时便代表权臣王凤出来讲话。许氏在成帝做太子的时候选为太子妃的，成帝即位后册立为皇后。许氏任皇后，成帝施恩后族：岳父许嘉任大司马大将军，再封平恩侯。光耀后族的同时，成帝自然不会忽略了太后王氏家族：升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从此，太后王氏家族和皇后许氏家族分庭抗礼，争权夺利。当然，根基太浅的许皇后家族自然不是太后王氏家族的对手。

学者刘向和谷永进奏，说得冠冕堂皇。刘向说，灾异接连不断，祸患连绵不绝，从天象上显示，咎在后宫，后宫应当严加整饰，以弥灾祸。后宫的主人是谁？按照宫中规制，是皇后，皇后是六宫之主，但实际的操纵者却是太后。刘向所称的咎在后宫，自然是指许皇后，是指责许皇后有失职责，没有治理好后宫。

成帝刘骜看不出王、许两族的权力争斗，看了学者的奏章，觉得说的有理，便依例下旨切责。许皇后出自名门，通晓天文、地理，经史贯通。不是等闲之辈的许皇后文才出众，听到奏报和看到皇帝的切责圣旨后，觉得这由天象引起的一切简直是滑稽可笑，毫无道理。才华横溢的许皇后认为有必要为自己辩护，手也

有些痒痒，就写了一道《上疏言椒房用度》。许皇后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

许皇后的上疏文才出众，文理俱佳，堪称上乘佳作。上疏送达御案，成帝看过以后，便呆在了那里，不知道该如何答复，只是觉得皇后所言，句句在理，切责似乎是有些不妥。成帝读的书没有许皇后多，见识、天资都不及皇后，打笔仗成帝自然不是对手。

成帝不是对手，学富五车的大臣可也不是等闲之辈，尤其是学者刘向。成帝便把许皇后的疏章交给刘向、谷永，让他们看看如何答复。刘向也出身豪门，是宗室子弟，贯通经史。刘向的儿子刘韵是一代才子，才高八斗，是王氏的国师。谷永在朝廷的任职是负责督察的御史大夫。谷永好阴阳学说，通晓经史诸子，是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的心腹。

刘向、谷永看过了许皇后的上疏，便写了一篇答文，驳斥许皇后。答文中说，近期的灾异连绵不绝，白气、井溢、河决、日蚀、老鼠上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阴侵阳，所以，咎在后宫，后宫之主应当自责。许皇后觉得这种争论十分可笑，便不再加理睬。

可是，这场无谓的争论却引出了一个不良的结果：许皇后被成帝冷落。许皇后先不以为意，到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时，已经太晚了，因为赵氏姐妹入宫，许后面临的便是坐废。许皇后被废是由赵氏姐妹引起的，这对姐妹美貌惊人，夺去了成帝对许皇后的宠爱，也夺去了许皇后引为自豪的矜持、自尊。

许皇后为了重新获得宠爱，便和姐姐许嬖巫咒后宫有孕的王美人。赵飞燕侦知以后，立即告发，说皇后在宫中行巫蛊秘术，诅咒王美人和大司马王凤。成帝派人查实，便废了许皇后。许皇后被废，又祸及成帝所宠爱的另一个女子班婕妤。成帝真是移情别恋的薄情郎，有了赵氏姐妹，他就忘记了当日的温情，竟亲自审问他当年爱恋不已、又得太后称赞的才女班婕妤。

班氏是在成帝即位不久选人后宫的，授少使名号，在后妃中居于第十位。入宫后不久，班氏的不世才华渐次显露，成帝刮目相看。被皇上刮目相看美人自然受到爱幸，班氏升为后宫中仅次于昭仪的婕妤。地位高了，和名号相对应的自然是待遇。班婕妤迁居未央宫第三区的增成宫。成帝时常临幸，雨露恩爱，班氏不久就有了身孕，足月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可是，儿子在面世后仅仅几个月便离开了人世。儿子没有保住，班氏的未来自然吉凶难卜。

成帝刘骜是个游乐成性的皇帝。成帝喜欢到后苑闲游，闲游时则喜欢宣后宫的美人们陪着。成帝喜爱才华横溢似乎无所不知的班婕妤，常召班婕妤陪伴游玩。有一次，成帝别出心裁，想同班婕妤同坐一个辇闲游。班婕妤却断然拒绝。

班婕妤是以博学通才闻名宫禁的，对于经史自然十分熟悉。班婕妤对成帝说：我看历代名君图画，举凡古时圣贤君主，左右随从都有名臣侍驾，只有三代昏庸的君主，由嬖女侍奉左右；现

在，皇上要我同坐一辇，这不是和三代亡国之主有点相近吗？成帝觉得很有道理，便收回成命，打消了这个念头。

班婕妤拒绝和皇上同辇闲游的事情很快传遍深宫。王太后听到详细的奏报以后，感叹地说：古代有位贤夫人叫樊姬，如今有位好女子就是班婕妤。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夫人，仁智贤慧，知书达理。樊姬曾进谏庄王，不要动辄出宫狩猎，并激励楚相虞丘子举荐贤人孙叔敖，庄王授孙叔敖为令尹，主掌朝政。楚国很快就人才济济，三年便称霸天下。

王太后将樊姬和班婕妤相提并论，表示太后对班婕妤十分赏识。成帝自然对班婕妤礼敬备至，宠爱有加。然而，由于赵氏姐妹入宫，班氏和皇后许氏这种德才兼备、文雅淡泊的女子在色艺俱佳、风流过人的美女的诱惑下又如何能留住成帝，获得恩宠？

许皇后巫蛊之祸，不过是个导火索，许皇后、班婕妤的命运在赵氏姐妹入宫以后就已经注定。成帝五迷三倒，忘记了昔日的恩爱，亲自审问班婕妤：何以和皇后一起参与巫蛊？班婕妤十分冷静，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天地之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潜修行善尚且没有蒙受恩泽和福祿，又何必要去行巫蛊邪术？如果鬼神有知的话，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倾诉；如果鬼神无知，那诉冤又有何用？什么都不想说，还是听天由命吧！

成帝对班婕妤如此的从容大度深为折服，便颁道圣旨，免于追究班婕妤。但从此以后，班婕妤对宫中生活心灰意冷，失去了期望和热望。班婕妤奏请成帝，要求退住长信宫，终日侍奉王太后。班婕妤正值盛年，不想在宫中侍奉皇帝却要求侍奉太后，这本来是万不得已而为之，实则并非心中所愿。独守空房的寂寞是难耐的，才女班婕妤便在难耐的日月中写下了一篇催人泪下的《自伤悼赋》。

和许皇后、班婕妤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被成帝宠爱得无以复加的赵氏姐妹。而赵氏姐妹的入宫，更富于戏剧色彩。成帝是十九岁做皇帝的，在他三十二岁那年，就是鸿嘉元年，公元前 20 年，他已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后宫再如何美人充栋，已过了十余年，成帝实在觉得有些腻味了，便打算微服出宫，去找点新鲜和刺激。

成帝天性浪荡，以醉心于酒色为能事。成帝化名张公子，和富平侯张放、定陵侯淳于长等一帮贵族子弟微服出宫，到郊野各乡镇看斗鸡走马，抢夺美色的女子。张放是车骑将军张安世的玄孙，是元帝姐姐敬武公主和驸马张临的儿子，在辈份上，正和成帝刘骜是表兄弟，而他的夫人又是许皇后的亲妹。淳于长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姐姐的儿子，极得太后的宠爱。这么一帮皇亲国戚、贵胄子弟陪着皇帝出外游乐，还不随心所欲，搞得天翻地覆？他们还会顾忌什么？

有一天，成帝一行人来到姐姐阳阿公主家，公主赶忙兴高采烈的设宴摆酒。酒酣耳热，公主为了给皇帝弟弟助兴，吩咐献上歌舞。只见一片柔软的丝幕转出一个女子，肌肤如玉，柔若无骨，腰如柳枝，姗姗而出，宛如弱柳扶风，美色夺人。成帝半张

着嘴，呆在了那里。只见女子喉如莺歌，舞如燕飞，成帝一时竟丢魂落魄，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

成帝再也坐不住了，便拥着这位美人，走进卧室，宽去衣带，当即占有了她。随后，将她带人后宫，日夜宠幸，纵情享乐。这位美女便是身轻如燕的赵氏赵飞燕。赵飞燕知道，自己迷住皇上的不是容色，而是舞姿和歌喉，是艺而非色，如果要论色，能长久迷住皇上的只有靠自己的妹妹赵合德。于是，赵飞燕在得宠的时光中，没有只顾自己一味享乐，而是在和成帝的忘情恩爱中选一个最佳时机，向成帝引荐了自己的妹妹赵合德，让她一同共享恩爱，共同占有皇上，对付其他美女。事实上，赵飞燕的这一举动十分成功。

绝代佳人赵合德走进了后宫，赵合德不仅天生丽质，还别有一番情韵，独具万种风情，能在无言中夺人魂魄，令多情的男人失魂落魄，五迷三倒。这等绝代佳人，成帝刘骜好色成性，当然看傻了眼。成帝本来就迷醉在赵飞燕的温情中，被赵飞燕的美色、才艺所迷惑，几乎不能自拔，没想到，赵合德竟然比姐姐赵飞燕更加秀美，更有风韵，更具风情。

成帝刘骜目瞪口呆，瞅着美人迷迷糊糊的。成帝贴身的随侍也都看傻了眼，不敢相信这是人间的女子，人间能有这样超凡脱俗的女子？披香博士淳方城只见过书上关于美人的描述，没想到真的见到了。学问渊博的博士竟也经不住美人的诱惑，口中津液横生，口水外流。淳方城博士咽着口水艰难地对成帝说：这是祸水啊，灭火绝没问题！博士都如此绝望的哀叹，何况好色如命的成帝？

成帝占有了赵氏姐妹，每天就和赵氏姐妹泡在一起，纵情玩乐。别的后宫女人便只有认命，长叹而已。时间长了，成帝偶尔也临幸别的女人。鸿嘉三年时，王美人怀孕。许皇后的姐姐许嬪就是以此为契机，用巫蛊诅咒王美人，想让成帝回心转意。赵飞燕探知此事，密告王太后。结果，拷问得实。王太后一举将许皇后收拾，并祸及皇后家族：许嬪等人以大逆不道罪处死；许皇后废处昭台宫；皇后族人遣归故里山阳郡。一年后，许皇后再迁长定宫。幽囚九年，因淳长于一案，许皇后被降旨赐死于长定宫。

许皇后被废的第二年忘情于赵飞燕柔情的成帝便下旨要立赵飞燕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太后王政君觉得有些不妥。王太后倒不是对赵飞燕印象不好，恰恰相反，赵飞燕迷人、漂亮很招太后的喜欢，加上赵飞燕甘当太后的心腹共同对付许皇后，大获全胜，太后越发喜欢赵飞燕。可是，喜欢归喜欢，突然间，要立赵飞燕为刚刚废去了皇后之位空缺出的皇后，太后心里有些不大舒服。当然，赵飞燕出身寒微，立了皇后不会引起后族崛起，从而和太后家族抗衡，进而分庭抗礼，有了这——层，太后心里就好受多了。

太后对立赵飞燕为皇后，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意见，太后最后只是说，赵飞燕出身太寒微，猛然间母仪天下，朝野会服吗？

淳长于给成帝献计：先封赵飞燕的父亲为成阳侯，赵飞燕就是侯门之女，还不尊贵？尊贵的立了其父，再立其女，不是名正言顺？成帝觉得这主意很好，就奏告太后，太后也觉得这还过得去，便同意。做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自然也获得名号，封为仅次于皇后的昭仪。

宫中的这一变动在朝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要知道，皇后的废立可不只是皇家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大事，所以，朝臣们自然不会保持沉默，纷纷上书，表示自己的看法。有的大臣写的直截了当，反对立赵飞燕为皇后，措辞用句十分辛辣。谏议大夫刘辅在奏疏中说：自古以来，兴则降符瑞，衰则降灾变。当年武王、周公时，顺承天地，国运昌隆，天下有鱼鸟祥瑞，而君臣仍然谨慎相戒；如今皇上纵情声色，迷恋于卑贱寒微的女子，最后竟要立其为皇后，母仪天下，这不是胡作非为吗？

成帝看了这份奏章，气得七窍生烟。这是什么话，难道出身寒微就不能母仪天下吗？真正岂有此理。成帝天性柔弱，盛怒之下，还念及刘辅是宗室子弟，没有加以死罪，而是降死罪一等，判为鬼薪，就是终身为陵墓拾柴火。成帝这样重刑施于刘辅，自然是杀鸡给猴看，让那些自以为是、仗义执言的大臣们懂点分寸，检点一点，别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一点儿畏惧，不知道还有王法！

赵飞燕坐镇后宫。赵氏姐妹迷惑着成帝，终日沐浴着雨露恩爱。但也许是天意，做了皇后的赵飞燕如同许皇后当年一样，就是不怀身孕。许皇后的结局令赵飞燕恐惧，试想想，如果许皇后怀孕生子，还会有赵飞燕入主后宫这样的美事吗？所以，要想固位固宠，务必要怀孕生子。可是，想尽了千方百计，赵飞燕还是怀不了孕。赵飞燕就想别的办法，看能否怀孕。和成帝怀不亡，难道和别的男人也怀不上吗？赵飞燕就把成帝拱手让给妹妹赵合德，她自己就另召别的美男子私通。

许皇后的悲剧在于不隐秘。赵飞燕聪明过人，和男人私通自然要做得天衣无缝。赵飞燕长于音乐歌舞，对于音乐天生喜好。成帝有位侍郎，名叫庆安世，年方 15 岁，却长得眉清目秀，像美人一样漂亮。庆安世精通音乐，擅长鼓琴，曲调出神入化。庆安世最拿手的节目是《双凤离鸾》，弹奏缠绵哀惋，如醉如痴。赵飞燕极喜听《双凤离鸾》，时常召庆安世进入皇后寝宫，弹奏和欣赏着这段妙曲，两人也在妙曲的催导下双飞双栖，忘情寻欢。

庆安世成了赵飞燕的情夫以后，日月便有了新的光泽。庆安世自由出入皇宫寝宫，凤床卧室也是毫无禁忌。庆安世儒雅伟岸，风姿出众，他脚踩着柔软温馨的轻丝履，手持招风扇，披着皇后赐赠的紫绋裘，留连于皇后深宫，嬉戏欢情于床第之间。赵飞燕如此涉险私通，既是肉欲的满足，更是为了怀孕。但是，十分遗憾，不管赵飞燕如何努力，怀孕一直没有成功。

赵飞燕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怀不上孕自是不会善罢甘休。当然，赵飞燕尝到了和美男子纵情私通的欢娱和美味，更加

沉溺其中，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美男子。赵飞燕就奏请成帝，想别开一室，早晚祈祷神灵，望早日得子。成帝对这一请求表示赞同。赵飞燕便把祈祷神灵的密室改建成纵情寻欢的场所。建好密室以后，赵飞燕约定，在她进入密室时，宫中一应人员，包括皇上在内，都不许入室，以免冲撞了神灵。事实上，密室中没有神灵，只有阳刚十足的肉体精灵，任何人不许入内是怕冲撞了赵皇后的美事。

赵飞燕先派心腹精选宫中的美貌侍郎，再选壮硕伟岸的多情少年。赵飞燕还是没有怀孕，就命入选宫室和皇室中生有多子的侍郎、属官、宫奴，凡是英伟、美貌、多子多女的都一一淫遍。还是没有怀孕。嗜男色成性的赵飞燕就派手下心腹，在京城四处寻探，凡是美貌、壮硕的轻薄少年，都一一收来，化妆成女人送进后宫，每天十数人和赵飞燕纵情寻乐。赵飞燕享尽人间春色，但肉欲满足了，还是没能怀孕。

赵飞燕如此纵欲，自然不对妹妹赵合德隐瞒。赵合德每天和成帝泡在一起，成帝已然离不开赵合德。但赵合德深知，一旦姐姐和外人野合的淫行被皇帝知道，后果将不堪设想。赵合德就一方面继续迷惑汉成帝，寻欢纵欲，一方面想方设法，为姐姐掩饰。有一次欢情过后，赵合德泪眼汪汪地看着汉成帝，成帝莫明其妙，问怎么回事？

赵合德泪如珍珠，成帝哪里受得了这个？怜香惜玉的成帝便拥着赵合德，问个中缘由。赵合德平静了一点后，幽幽地说：陛下，我姐妹有今日的荣华富贵，全得陛下的宠爱；可是，宠爱易招嫉妒，尤其是姐姐，性情刚烈，易招人妒恨；如果有人诬陷我们姐妹，我们赵家就有灭族之祸！

痴情的汉成帝听说是这么回事，一颗虚悬的心便踏实了些。这么娇美的美人，谁敢诬陷？诬陷了她们，灭了赵氏家族，我还活着有什么快乐？成帝发誓赌咒，一个劲宽慰和劝解赵合德，让她尽放宽心，不管有没有人诬陷，有皇上作主还能如何！

果然不出聪明过人的赵合德所料，过不多久，有人秘密进奏成帝，说赵皇后不守妇道，时常召美貌少年入宫，大肆淫乐。成帝一听就火冒三丈，清纯如水的赵皇后，哪里会召少年入宫？果真像美人赵合德所说，是妒恨所引起的诬告！成帝当即下令，将上告者立即处死，以儆效尤。有了赵合德掩盖和保护，赵飞燕就越发无所顾忌了。

赵合德实在是一代尤物。汉成帝迷恋赵合德，有点不能自拔。终日沉醉赵合德温柔乡中醉生梦死的成帝不理朝政，只是一味的看着美人，喃喃自语：温柔乡，我只要温柔乡，不要白云乡；白云乡是梁武帝的追求和向往，是长寿、成仙的代称。成帝不求长寿，也不拜仙道，只希望终日拥有赵合德，不管是生是死。

成帝流连于赵合德的美色，天长日久，以致产生了一种怪习惯，就是只有握住赵合德的那只纤细如玉般的小脚，成帝才会引起性冲动，才会做爱，否则，一切努力都会无济于事。成帝觉得

奇怪，奇怪过后越发迷恋赵合德。御医认为成帝沉湎于赵合德的美色，有些太过，这终日握脚寻欢，实际上已是一种病态，是药物无法医治的怪病。

赵合德沉鱼落雁，美色惊人。赵合德天份极高，还极善于梳妆打扮。赵合德初入宫时，天生丽质，巧为打扮，一身光辉，顿时令后宫佳丽黯然失色。赵合德发明了一种美容术，就是远山黛。她用一种膏状的东西抹在头发上，把头发卷起来，做成一个耸立的发髻，十分迷人。她又把眉毛细心描得又细又长，看上去极为秀美，称为远山黛。她还发明了一种美容妆：在脸上先抹上粉，再略微施以朱色，若有若无的模样，看着如一朵朝阳映照的云层，于不经意间层层叠叠，富于立体感和柔美的色彩，称为慵来妆。

赵合德天生美貌，又如此风流多情，长于风月，柔若无骨，率意任性，娇嗔可人，成帝当然抵挡不住，只有在石榴裙下俯首称臣。赵飞燕身为皇后住在中宫。赵合德封为昭仪住在昭阳宫。成帝离不开赵合德，终日就流连在昭阳宫中。昭阳宫风景幽雅，被赵合德布置得温馨可人，富丽堂皇，独具一格。迷人的昭阳宫简直可称为人间的天堂。

昭阳宫庭院清幽，门窗廊柱彩雕朱漆，画满了彩画山水和故事人物。昭阳宫中的门限都是用上好的黄铜包裹的，外面再涂上一层金粉。庭院中的花草争芳，中间是石板、灰砖铺成的甬道，殿前是汉白玉石阶。辉煌灿烂的殿室中，四壁用金环玉佩装饰，明珠缀饰翠羽，彩幔映衬丝帘，奇珍异宝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成帝在赵合德身边呆久了，便有点想换换口味。性喜渔色的

成帝有一天和赵合德一块闲聊，无意中说到后宫中容貌美丽的许美人，说她刚生下了一个儿子，有几天了。赵合德一听，顿时红颜失色，粉脸狰狞。赵合德扔掉了手中的茶碗，掀翻了桌椅，失声大哭。成帝呆在了那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对付，更不知道该怎么劝慰。

赵合德闹过一阵后，稍事平静。赵合德泪眼汪汪的哭着说：好你个陛下，你有的时候不回昭阳宫，说是去中宫，满以为你就去姐姐那里，原来还有一个许美人，一个骚气十足的狐狸精！你倒说说，许美人是怎么怀上的，怎么就平白无故的生下了一个儿子！

赵合德边说边哭，边哭边诉，哭诉到伤心处，便痛不欲生，用小手狠狠地揪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脸，打自己，折腾自己。赵合德当然清楚，她不是没事干非得这样虐待自己不可，她是只能用这种苦肉计才能彻底征服成帝。成帝爱赵合德是不遗余力的，看着自己心爱的美人这等伤害自己、虐待自己，成帝心如刀割，如同伤害了自己一般，成帝便也跟着心痛地流泪、哭泣。

赵合德见这种手法十分奏效，就越发不可收拾，更为来劲。赵合德哭泣着，就朝着成帝身后的墙壁撞过去，头撞在墙上咚咚的响。成帝一阵阵心痛，赵合德在泪眼朦胧中欣赏着成帝的痛苦，心中翻滚着辛酸、悲愤、喜悦和幸福的复杂感觉，各种情绪

涌动，越发感到委屈，赵合德就势干脆从床上滚了下来，一头栽倒在地上，伤心地痛哭。

成帝急得团团转，只是手足无措地在一旁落泪。宫女们慌忙不迭地从地上扶起光艳照人的赵合德，小心地侍候着。可是，赵合德谁也不认，谁的帐都不买，只是一个劲的痛哭，整整哭闹了一宿。赵合德伤心的哭闹，一夜上没有睡觉，成帝也陪在一旁落泪，一晚上也是心痛地陪伴着美人，无由安歇，也无心安歇。

第二天，赵合德双眼红肿，在昭阳宫绝食。美人本来就瘦弱，如此绝食，岂不是更要命！成帝见赵合德饿着，便自己也陪着，不吃不喝。一天过去了，赵合德饿得不行，成帝也饿得有气

无力。赵合德觉得成帝真心待自己，便有些心痛成帝。赵合德知道，这闹一闹不过是给成帝一点颜色看看，但总不能老这么闹下去。两人就这样僵持在昭阳宫中。

赵合德怕成帝饿坏了身子，遂流着泪对成帝说：我是陛下的使女，是奴婢，是一文值不上的女人，我饿死了不值一钱，谁也不相干！你是皇上，是统御天下的圣明天子，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你何苦陪着小妾，在这儿受罪？你高兴的时候，对我们姐妹发誓，决不再娶，也决不变心，哈，现在多好，心没有变，却弄出了一个儿子；还不快些立这个儿子做太子，将来好做皇帝？

成帝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只是一个劲地陪罪认不是。成帝再次赌咒发誓，说如果再负于她们姐妹，一定不得好死；日后，定好好相待，永远宠着她俩，让她俩过上谁也比不上的富贵荣华的日子。赵合德半嗔半怒，装作不相信。成帝越发着急，恨不得把心掏出来交给美人。赵合德逼成帝就犯，便使着性子说：陛下要是真心待我姐妹，就下旨将许美人的儿子赐死，看陛下敢不敢？

成帝一心想讨好美人，只想让美人欢心，重新拥有她，哪里会考虑什么儿子骨肉，更不会想到什么江山社稷和皇家子嗣。成帝真的下一道旨，命人将许美人生下的才几天的儿子抱过来。侍从领命去了。许美人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面临着人为的末日，原以为是多年无子的皇上想看看心爱的儿子，许美人就放心而幸福地让侍从抱走了自己的儿子。

很快地，许美人的儿子抱到了昭阳宫，交给了成帝。成帝看着襁褓中的儿子，连眼都不眨一下，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捏死在篋中。赵合德破涕为笑，但表面上还是在为自己也为孩子伤心落泪。赵合德知道，她完全占有了成帝，成帝的迷恋已经超出了常规，宁肯捏死自己的儿子而寻欢于美人，这在自古以来都是少有！

成帝纵情美色，没有节制，也不讲人伦礼义、王朝法统。成帝的荒淫生活不久便传出宫廷，让大臣们得知。光禄大夫刘向忧心如焚，便决定将历代贤妃美妇光耀国家和历代美色淫女败亡国家的古时事例，编成一书，献给成帝，以为鉴戒。刘向熟读史书，很快将书编成了，取名《列女传》，进呈御览。成帝看了，大为高兴，对刘向的举动赞赏不已。但成帝依旧我行我素，该干

什么依旧干什么，还是终日沉浸在赵氏姐妹的温柔乡中。

成帝在通常寻欢招式中渐渐觉得乏味，便花样翻新，寻求更大的刺激。成帝把深宫和赵氏姐妹寻欢的地方，都让近侍重新装饰，四面摆上屏风，屏风上画着生动的纣王、妲己长夜淫乐图。成帝昼夜如此放纵，再怎么补也挡不住身体的亏空，便日渐消瘦，神思恍惚。成帝日常行动便倚靠着近侍张放。

张放虽是男身，但长得秀气，像个女人。成帝宠着张放，张放实际上是成帝的同性恋者。成帝纵情声色，和赵氏姐妹纵欲寻欢，弄垮了身体，太后知道了。可是，太后又不能直截了当，指责赵氏姐妹，或批评成帝，太后便拿男宠张放开刀。太后召成帝到太后宫中，婉转动解成帝，不要过于宠幸张放，要珍重身体，亲理朝政。太后便当即逼成帝下一道旨，遣男宠张放回自己的封地，立即离开皇宫，远离京师。

成帝离不了张放日常侍候，张放一离开，成帝哪里受得了？可是，太后的懿旨下来了，谁能抗旨？张放只能接旨出宫，成帝也救不了他。张放离开皇宫前，成帝特地送行。多情的成帝哭得像个泪人，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张放。凉州刺史谷永觉得成帝这样不是圣明天子的作为。一次天象有变，谷永借题发挥，上奏成帝，说成帝弃万乘至尊，乐于做家人仆役的贱事，厌恶高贵的尊号，而好匹夫小人的卑名，终日同群小厮混，昼夜寻欢，不理朝政，公卿百官不知道陛下身在何处，已经有好几年！成帝一笑置之。

成帝纵欲的结果，便是加速了自己命归黄泉。成帝四十六岁那年，就是公元前7年春天，终于病倒了，鼻歪嘴斜，不能说话，卧床不起。御医忙得不可开交，想尽一切办法，仍然无济于事。成帝最后还是一命归西。太后王政君心生疑惑，正当壮年的成帝怎会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太后派大司马王莽追查此事，详细查实成帝卧病前的生活起居。查到了赵合德，是赵合德和成帝在一起，忘情寻欢。赵合德知道死有余辜，便一狠心，在宫中畏罪自杀。

后来，世间流传着一首诗，这样描述着成帝这段迷人的生活，描述着成帝舍命相陪的美人，诗句栩栩如生：

纤纤媚骨自生香，
谁谓温柔不断肠？
拼得情丸消受老，
合欢枕上便为乡。

自小风流的成帝，宫中尽管是嫔妃成群，也免不了他四处采花弄蝶。有一次，成帝到阳阿公主家饮酒作乐，就看上阳阿公主的婢女赵飞燕。

公元前7年(成帝绥和二年)，酒色侵骨的成帝在赵合德的怀抱中暴亡，实现了其“吾终老这温柔乡足矣”的心愿。

成帝生前未留下一子，继位的汉哀帝刘欣是定陶王刘康的儿子。刘欣少年时喜欢法律，对《诗经》等儒家经典也是倒背如流，很受成帝称赞。由于成帝无嗣，再加上刘欣祖母向赵飞燕和

成帝舅舅王根行贿，使刘欣被立为太子。

哀帝即位后，赵合德因成帝是死于她的怀抱之中，有口难言而畏惧自杀。赵飞燕父兄因残害皇子被废为庶人。赵飞燕因哀帝在竞争太子时曾得到她的帮助，而被尊为皇太后，后被废自杀。

哀帝即位后，面对荒淫的成帝留下的一副残破的局面，很想有所作为，重兴汉室。他提倡节俭，自己乘坐的车舆只允许装饰一层厚缁(zeng)，禁止宫廷织造绮绣，禁止郡国呈献奇禽异兽。面对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恶性发展，他下诏限田。为整顿吏治，他派遣官吏，依法对贪官酷吏进行查办，还起用了一批如龚胜、鲍宣这样一批有志之士。对于连年遭受天灾人祸的百姓，哀帝也采取了一些恤民政策和措施。应当说，哀帝初年，的确是出现了一番新气象。但是，汉王朝的颓势已如病人膏肓的病人，几乎是无人有回天之力。哀帝的人为之功，每一步都遭到有形的、无形的，朝廷的、朝外的牵制乃至抵制。无情的现实，终于使哀帝气馁了、失望了，随之而来的是不尽的颓唐，最终堕入追求声色刺激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成为一个比成帝荒淫无耻得多的君主。

哀帝的荒淫无耻，最突出地表现为宠幸董贤。

董贤，云阳县人。成帝时，因其父官至御史而得保任为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后，董贤升迁为郎。在任郎的两年以后，有一天，他在殿下值勤，奏报时刻，无意中，哀帝忽然发现董贤是一个“天姿国色”的美男子，觉得连六宫粉黛都难与伦比。便立即提拔董贤为黄门郎，不久又提升为负责皇帝引车之马的附马都尉。哀帝这时有着严重的痿痹(bi)痼疾(一种风湿性肢体肿痛)，一旦发作的时候，苦不堪言。董贤大约比哀帝小两三岁，不仅是貌美而又“性柔和便僻，善为媚以自固”，对哀帝是曲意奉承，就是自己的假日，也要留下，在宫中侍奉哀帝治病服药。这一切，正好迎合了哀帝为沉疴折磨、精神委顿、需要温存的心情。时长日久，两人也就形成了一种变态的性关系。哀帝感到，没有一个后宫能像董贤那样给他以极大的精神慰藉。从此，哀帝出与董贤同乘，入与董贤共榻。一次大白天，董贤躺在哀帝的衣袖上睡着了，哀帝要起来，又怕抽动衣袖惊醒董贤，便拿起佩刀割断袖子，悄然而去。因此，后人称嬖(bi)宠男色为“断袖癖”。

董贤既贵，全家俱荣。董贤为效忠哀帝，不愿回家，哀帝就特许董贤妻子入宫与董贤共住。哀帝听说董贤有个妹妹，长得也是楚楚动人，便下旨召进宫中，一夜亲幸，第二天使立为昭仪。

为了讨好董贤，哀帝要封董贤为侯，但苦于董贤无功，因无功封侯，是有背祖制的。刚好东平王刘云被人告发私祭境内山神并诅咒皇上，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便让人把原本与此事毫无关系的董贤也列入告发人之一，使董贤冒功领赏，得以封为高安侯、食邑千户，后又增加到二千户。为了让董贤能死后也陪伴自己，哀帝下令在自己的陵园旁，专为董贤修建了一座周垣数里的陵冢。不仅如此，在一次有众多大臣参加的宴会，哀帝乘酒

兴说：“联想效法古代禅让的做法，你们看怎么样？”虽然哀帝没说要把皇位禅让给谁，但大臣都清楚这是指的董贤。中常侍王闳提醒哀帝说：“天子是不能有戏言的！”哀帝便马上让人请王闳退席休息。大臣们对哀帝如此宠幸董贤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进谏。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尚书仆射郑崇，由于郑崇进宫进谏的次数多了，哀帝连他进殿的脚步声都能分辨出来。每听见郑崇的脚步声，便心中发怵，说道：“郑仆射又来了，我听到了他的脚步声了。”当郑崇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殿劝谏后，哀帝忍无可忍，为了爱卿董贤，终将这一“刺头”下狱穷治，使郑崇死于狱中。

由于哀帝恣肆荒淫至极，仅仅二十六岁就命归黄泉。哀帝死后，董贤的靠山倒了，自感末日来临，便和其妻双双自尽，追随哀帝而去。董贤的家产，经抄没变卖，达四十三万之多。

哀帝死后，汉平帝于公元1年继位。平帝继位时才九岁，大权掌握在大司马王莽手中，汉王朝的末日不远了。

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贵族官僚们也堕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荒淫乱伦、凶残暴戾、奢靡贪婪，成为西汉后期统治阶级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满足自己的荒淫、奢侈、残暴的需要，他们依仗自己的权势，攫取社会财富。其中，疯狂地掠夺土地、剥削百姓，是他们占有财富的重要手段。例如，张禹在汉成帝时当了六年的丞相，并被封为安昌侯。他自幼明习儒家经典，一向以谨厚稳重著称，深受成帝器重，成帝对他的赏赐先后达数千万之多。但张禹犹嫌不足，还通过兼营工商业来增殖财富。大富大贵后，张禹又依仗权势，肆意兼并土地，仅泾水，渭水流域的良田就占有四百顷之多。占有了无数的财富后，张禹便想方设法寻欢作乐。张禹习知音乐，家中有专门的演奏丝竹弦管的乐人；他好奢淫，堂中妻妾成群；为养生，家中有专门的奶妈供应人奶，极尽奢侈之能事。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县令朱云不满张禹之所为，上疏求见成帝，朱云说：“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是尸位素餐的昏庸之辈，臣愿陛下赐我一把尚方宝剑，斩一个佞臣的头以告诫天下。”成帝问道：“这个人是谁呢？”“安昌侯张禹！”朱云答道。成帝一听朱云要斩张禹，顿时勃然大怒，令人把朱云拖下去给斩了。朱云死死地抓住宫殿的栏杆，想向成帝细说明白，可成帝理也不理。只听“哗啦啦！”一阵响声，栏杆给拉断了，朱云摔到了殿下。朱云见自己必死无疑，便大声向成帝喊道：“臣能够到九泉之下和龙逢(pang)、比干在一起，是心满意足了，但大汉朝怎么办呢？”龙逢是夏桀时的大臣，因向夏桀直谏而被杀，比干是商纣时的大臣，因向商纣直谏而遭剖心。在场的大臣们都为朱云的忠诚所感动，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一边磕着头，一边求情说：“朱云说话向来直言。要是他说的不错，不能杀他。要是说错了，就请陛下宽容他一次！”成帝见辛庆忌把头都磕出了血，才免了朱云一死。第二天，等工匠来修栏杆时，成帝说：“别修了，留下做个纪念，也算是表扬忠直的臣下！”可是这个忠直的朱云心灰意冷，从此辞官返乡，收门徒教书去了。

由于贵族官僚、地主们的大肆掠夺，使西汉后期土地急剧集中，占地数百顷乃至上千顷的大地主已不是个别现象。土地集中的结果，就是农民大量地失去土地，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或死于道路，或沦为奴婢，使西汉社会奴婢数量不断增加，贵族、官僚之家的私奴婢动辄以千数，而官奴婢则有十余万。

约翰逊忙里偷闲 女秘书轮流加班

在美国历届总统中，虽然肯尼迪是出名的风流鬼，但约翰逊在这方面也有上乘表现。

约翰逊总统的白宫机要部门军事处处长加利回忆说：

我到军事处的时候，处里有一名女秘书，已离了婚。她常常会调离我们处几个星期，去替林登·约翰逊工作。我刚去的时候对许多事情都不了解，这个姑娘当时的情况就是其中的一桩。因此，当约翰逊有一次周末要去牧场并且要把她带去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只不过是我要多带走一名秘书罢了。他们去了4天，可她回来后却填了加班55个小时。因为我是军事处的行政管理员，所以每个人的工作时间记录卡都得由我签字。当我看到她那样的填法时，我说不行。我认为这没有道理，即使她这4天每天都加班8个小时(我知道她并没有这样)，加起来也不会有55个小时。我开始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我同意她填这么多的“加班工作时间”。于是我就去找约翰逊的首席秘书朱厄塔·罗伯茨，她在约翰逊那里工作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她告诉我说：“在她的卡片上签字吧。要是你不签，这个姑娘会跑去找总统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全都会遇到麻烦的。”这样，我才签了字。

约翰逊有一次从得克萨斯州回来的时候，带来3个漂亮女人，是年轻的美女比赛中的前三名。他答应给她们找工作，于是就要国务院替她们报名，到一所私人办的秘书学校里学习打字和速记，费用归国务院出。她们毕业后就在白宫里工作。总统有一次外出时决定把她们当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带去，作为“辅助秘书”。当他第一夜派人去叫她的时候，她拿起笔记本和铅笔去他的卧室。但是，当她知道期望于她的不止是给总统作口授笔录的时候，她泪流满面地跑出了房间。

城里有个女人也经常在工作时间来拜访约翰逊总统。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旁有一个房间，这是他的“闺房”，里面有一张小沙发。每当这个女的来访时，隔壁房间里的那些秘书们总会放下手头的工作，竖起耳朵听着，当这个女人进去之后，他们就会听到房门锁上的声音。然后一切都悄然无声。再后，厕所里会有冲水的声音，随着，那个女的就会离去。

希腊总理坠入爱河 空姐咪咪招遥政坛

1986年，66岁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飞机上与一位1.81米高的丰满而性感的空中小姐黛米拉·莉

娅妮相识，结果双双坠入情网，不久关于帕潘德里欧的绯闻便在希腊流传起来了。起初，这些传闻受到拥护总理的人的驳斥，认为这是造谣诽谤，是保守派企图重新上台而耍的花招。可后来事态扩大了，报纸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关于总理和他的情妇的报道，反对党更是指责他沉溺酒色，不理政事。美国的《时代》杂志和西德的《明镜》周刊，也披露了帕潘德里欧的隐私，在国际上也闹得满城风雨，使希腊人民蒙上了耻辱。除了帕潘德里欧领导的社会党(执政党)外，其他左派政党和右派保守政党联名写信给总统，要求提前大选，并让总理在1989年新年祝词中公开向希腊人民表示：希腊处于严重的危机中。全希腊人都知道，总理昵称黛米拉叫“咪咪”。

咪咪是一位将军的女儿，1976年(21岁时)考入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这位金发女郎以她的美丽、大胆、性感、富有挑逗性等非凡的风姿，令无数男人为之折腰。她还常让她的男友拍无上装照，风姿婀娜，极富魅力，被称为“甜蜜的野兽”。后来她被公司挑选，专门在客机上为达官贵人服务。

帕潘德里欧自从迷上这位美人以后，就和那位跟他同甘共苦的美国籍夫人疏远了。1986年，帕潘德里欧到墨西哥出席裁军会议，在旅馆和咪咪幽会，被他的夫人撞见。这位总理夫人深明大义，不让丑事外扬。而总理先生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与咪咪的关系公开化，不断在公众场合露面，并一起搬到一家雅典旅馆同居。咪咪的父亲因受不了社会上闲言恶语的刺激，饮恨而终。咪咪的母亲极度悲伤，责备女儿说：“你把父亲送进了坟墓。”

当帕潘德里欧前往英国接受心脏手术时，他也没有要夫人同行，却带着咪咪作伴。在等待手术时，他宣布返国之后，将跟他结婚近40年的妻子离婚。不久，英国报纸上出现了一幅照片，帕潘德里欧和咪咪手牵手在医院的花园散步，一家报纸把咪咪称作“国家女主人”，有些报纸则把他们的恋情称为“国家恋爱事件”。咪咪怎么样呢？她一如既往，毫不在乎。为了显示她的存在，她不再回避记者的追踪，公开在帕潘德里欧下榻的旅馆接受记者的访问，甚至以总理夫人自居，向伦敦一家电台宣布她的一个心愿：返回希腊时，在雅典机场，她将和总理并肩走下飞机，接受来自欢迎人群的鲜花和祝福。

帕潘德里欧和咪咪的亲昵关系，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感到震惊和尴尬。据《明星》周刊报道，塞浦路斯外长阿克托夫到雅典访问，帕潘德里欧竟不顾外交礼节，在旅馆里和咪咪一起接见他。事后，塞浦路斯的四位希腊正教长老公开指责帕潘德里欧说：“这种举止违背了希腊人民的风俗人情。”

当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雅典罗斯宫举行时，各国首脑都有意识地不带夫人，以免出现尴尬局面。而帕潘德里欧却骄傲地带着他那身穿迷你裙、脚戴金链的咪咪出席记者招待会。帕潘德里欧还在咪咪陪同下，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克，使这位美国客人十分难堪。

法国总统密特朗本应去希腊接受某大学授予的名誉政治博士学位，当他听说该大学不能保证咪咪不出席时，便拒绝了这一名誉头衔。希腊邀请戈尔巴乔夫去访问，但请了三年，迄今苏方仍未给予正式答复。因为这事牵涉到戈氏夫人赖莎到希腊时，究竟由谁来陪同，是夫人，还是情妇？

希腊左派报纸《AVCI》在报上公开提问说：“如果撒切尔夫人带了一个年轻的拳击手，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总理带来了一个王宫的宫女，戈尔巴乔夫带一位莫斯科大剧院的女芭蕾舞演员，手牵手地到希腊来，我们将如何接待？”

帕潘德里欧做了替换心瓣手术，在伦敦一家旅馆等待康复时，希腊国民都在等待故事的发展。人们关心的是：他们两人回国以后，咪咪将居住何处？她将怎样经常与总理一起露面？她是否陪同总理一起竞选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他会和她结婚否？……这件事是喜剧还是悲剧呢？

父王娶妻为传位 公主失友保权力

摩纳哥国王雷尼尔烦恼甚多，他把大明星嘉丽丝·姬莉娶为妻子，实在不如想象中那么风光。在此之前，他本与一位美丽的欧洲女明星热恋，打算结婚。但是他结婚必须有条件，就是妻子一定要有生育能力，如他无后人继承王位，摩纳哥就要依协定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医生检查认定那位女明星不能生育，他为了国家，只好放弃而改选了嘉丽丝·姬莉。后者为他生了子女，但是那位女明星后来另嫁，却生了孩子

雷尼尔的烦恼在他未出世之前已存在。他在1923年出生，母亲夏绿蒂是摩纳哥亲王路易二世的私生女。关于他的母亲，人们所知不多，只知她是一个阿尔及利亚女人。路易把夏绿蒂带回摩纳哥作王位继承人，她嫁了一位法国伯爵皮尔·波里翁，三年内就生下了雷尼尔及他的姐姐，但这婚姻只维持了九年，主要是因为夏绿蒂太放荡，几乎与每一个她认识的男人有染。一位给法国皇族杂志投稿的作者查范庄写道：“她与著名的法国大屠杀凶手疯狂皮洛有染。雷尼尔的父亲为这事与她吵过无数次，终于不屑地离开。他要把孩子们带走，但她坚持留下雷尼尔。在以后两三年中，雷尼尔的父亲想尽办法把雷尼尔要回来，谈判不成就计划绑票。”他认为夏绿蒂不适宜做母亲，最后，又达成协议，两个孩子交他照料。他把他们送进寄宿学校，孩子成绩差，学校换了一所又一所。在学校里雷尼尔常常想家，觉得自己很孤独。

雷尼尔20多岁时，祖父就去世，本应由他的母亲夏绿蒂继位成女皇，但她爱自由生活，索性把王位让与雷尼尔。忽然之间，他就做了国王。

许多人认为雷尼尔一直生活得不开心，但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做国王做得很好。

赌国摩纳哥的王宫内，一直是有纷争的。卡露莲公主与父亲雷尼尔有一项“秘密协议”，这表明王宫内的权力之争更加明显

了。

雷尼尔在数年前已决定，当他到了 65 岁，也就是 1988 年，他就会退位，让长大了的儿子阿尔拔王子接任，这个日子快接近时，但他又认为这个儿子象是一个花花公子，不放心。所以，他宁愿自己仍然任摩纳哥元首，让公主卡露莲处理国家事务。

但是卡露莲公主是有夫之妇，却又结交了另一个男朋友布力加利。布是她丈夫史狄芬诺的商业伙伴，是一个英俊男子，她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

老父亲担心女儿与布力加利的爱情发展下去，会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可能震动摩纳哥，因此他与女儿达成一项协议。如果她放弃男友，他就不退位，她便可以保持第一贵妇的地位。为了保持她的地位，她陪着父亲出去做宫廷应酬，俨然是第一夫人的模样，她抛却了一切，当然也包括她爱的那一位男友。

卡露莲公主很明白，一旦她弟弟阿尔拔王子接管赌国，她的光辉日子就完了。因此，他向父亲保证，与男友一刀两断，与丈夫重修旧好，以换取他的不退位。她还劝告她的丈夫与布力加利的生意散伙。

避权让位离官场 功成身退隐衡山

在唐代中期政坛上，李泌是一个很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奸臣当权，藩镇割据，许多大臣不是死于奸佞的谗言，便是死于武夫的刀剑。而他被四个皇帝所信任，虽屡被诬陷、谗毁，却能幸免于难，保全终身，其中的诀窍有两条，一条是避权让位，一条是功成身退。

早在唐玄宗时，他还是一个少年，因其出色的智慧而闻名于朝廷，唐玄宗要任命他为太子李亨的官属，他辞谢了，只愿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来往，李亨称他为先生，对他十分尊重。后来因遭杨国忠的忌妒而遭贬斥，他干脆弃职而去，游于嵩山、颍水之间，避免了一次灾难。

安史乱起，新即位的李亨(肃宗)特意派使臣去请他出山，并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又坚决辞谢了，对肃宗说：“陛下以宾客、朋友的身份对待我，这不是比宰相还要尊贵吗？请别勉强我了！”

肃宗也只好由他，但对他的尊宠信赖，可谓非同寻常，出则并驾齐驱，入则联床而卧，朝中事无巨细，全都请教于他，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连元帅、宰相的任免，以至太子的人选，也都要听从他的意见，真是所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每当朝中议事时，他和皇帝联袂而坐，大臣们在下面便指指点点地说：“穿黄袍的是圣人，穿白袍的是山人。”这样一种高级参谋的身份，使他既可参与决策，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现有益于己不利之事，进退也很自由。

当唐朝的军队收复了失陷的长安，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他便向肃宗请求还山归隐，他说：“我已经报

答了陛下对我的厚恩，如今重新作一个闲散之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

这使唐肃宗十分吃惊，“我与先生这几年来共同经历忧患，如今将要同享欢乐，先生为什么突然要离我而去呢？”

李泌严肃地说：“我有五条不能留下来的理由；恳请陛下任凭我离去，使我免于死！”

肃宗不明白，问道：“此话怎讲？”

李泌说：“我同陛下相知太早，陛下对我倚托太重，宠信太深，我的功劳又太大，行为又太不一般，这五条正是我不能久留的理由。”

肃宗没有表态，只是说：“该睡觉了，这事以后再说。”

李泌坚持说：“陛下如今与臣同榻而卧，臣的请求还不能得到批准，更何况将来在朝堂之上，公案之前！陛下不许臣离去，这无异是要置臣于死地！”

肃宗说：“没想到你对我疑惧到这个地步，哪有像我这样对待你而又会干出杀你的事来呢？你简直把我看成是只可共忧患而不可共安乐的勾践了！”

李泌说：“正因为陛下不会杀臣，臣才请求归隐，若是陛下决定杀臣，臣又怎敢说话？而且杀臣不是陛下，而是‘五不可’，陛下一向待臣如此之好，臣有些事情还不敢说，将来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说话了！”

他终于坚决离开朝廷，隐居衡山。肃宗赐他三品官的俸禄并在衡山为他建了房舍。

趁着受宠退休 优游园林养性

萧嵩在唐玄宗时任宰相，因与另一名宰相关系不够融洽，便上书皇帝，请求退休，玄宗问他：“我并没有厌倦你，你为什么要退休？”

萧嵩说：“我蒙受陛下的厚恩，任职宰相，富贵已到了极点，趁着陛下还未厌倦我的时候，我还能够平平安安退下，等到陛下一旦厌倦我了，我的头颅都难以保住，怎么还能按自己的心愿行事呢？”

他后来终于如愿以偿，优游园林，修身养性，活到八十多岁才死。

为求避仕回乡 故违朝廷制度

皇甫规，东汉名将，屡立大功，先后任议郎、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他自以身居高位，刚正无私，不能见容于权宦、贵臣，早晚难免要遭毒手，便一再称病，请求交权让位，可朝廷就是不答应。

恰巧他的朋友王曼护丧还乡，他故意违犯朝廷制度，身着素服，擅自离开军营，走出自己的防区之外很远，前去迎接路祭。然后让自己

的门客到并州刺史胡芳那里去密告自己擅离军营、违犯法度，请上奏朝廷治罪。胡芳明白他的用意，笑着说：“皇甫将军想要避仕还乡，故意以此来激怒我，我当为朝廷爱才，怎么能中他的计呢？”皇甫规终于没有达到目的。

功成名就作布衣 隐退留县学神仙

张良是刘邦的心腹谋臣，在楚汉相争的一些关键时刻，正是他的奇谋妙策，使刘邦一次次转危为安，反败为胜，对于西汉的建立，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当大封功臣时，刘邦亲自提议封他三万户，让他在丰饶的齐地(今山东)自行选择所需要的封地。这相当于一个王爵的封赏，而张良却婉谢了，只要了刘邦故乡附近的一个小小的留县，他最初和刘邦便是相会于此的。待到天下大势已定，刘邦已经坐稳江山时，他却称病不朝，杜门谢客，学起道家那一套辟谷导引之术，并宣称自己“以三寸之舌为帝王之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我已十分知足了；从今以后，愿全弃人间事物，追随古代神仙而去！”便再也不愿与闻朝政。

越王猜忌功臣 范蠡弃政从商

范蠡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的辅臣，当勾践败于吴王夫差之后，他竭尽全力，辅佐勾践，教勾践以韬晦之术，亲随勾践到吴国作人质。当时吴王夫差曾亲自向他策反说：“我听说聪明的妇人不嫁给破亡的家庭，出色的贤人不出仕灭绝的国家。现在勾践无道，国家即将灭亡，你们君臣都成了我的奴仆，囚禁在石室之中，这不是太鄙贱了点吗？我想要赦免你的罪过，只要你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我一定重用你。脱离忧患而取富贵，你看怎么样？”

当时越王勾践吓得伏地哭泣，唯恐范蠡投靠吴国。范蠡不卑不亢地说：“我也听说，亡国之臣，没有资格谈论政事；战败的将军，也不配再谈什么勇敢。我在越国时，未能辅佐越王多行善事，以致得罪了大王，幸而大王没有加罪，使我君臣性命得以保全，有幸侍奉大王，我已很知足了，哪里还敢奢望什么富贵？”

就这样，他一直陪着勾践在吴国作了好几年人质。后来回到越国后，他修船造箭，训练士卒，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终于强大起来，又是他同勾践一起，出兵击败了吴国，迫使吴王夫差自杀。

范蠡可以说是越国重建的第一大功臣，可胜利之后，他却发现越王有猜忌臣下之意，于是找了个借口对越王说：“我听说‘主辱臣死’，从前，大王受辱，臣之所以不死，是想忍辱负重，以完成复仇的大业。现在吴国已灭，大王如果肯于原谅我当年忍辱偷生的罪过，请允许我这把老骨头退居江湖。”

越王勾践颇觉出乎意料，立即严辞拒绝：“我是由于你的辅

佐，才得以有今天，我正想报答你，你怎么倒要弃我而去？你如果留下来，我与你共享荣华富贵，你如果走了，我就杀掉你的妻子儿女！”

范蠡说：“处死我倒是罪有应得，我的妻子儿女有什么罪过？不过生死也只有听凭大王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当夜便驾了一叶扁舟，涉三江，入五湖，又经五湖人海，来到齐国，隐姓改名曰鸱夷子皮，隐居于陶山，自号陶朱公，做起了贩卖牛羊的生意，不几年便获利千金，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名富商大贾。

饥不择食攀权势 仰天长叹赴黄泉

陆机是西晋最著名的文学家，史书称赞他说：“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虽不免过誉，却也看出后人对他评价之高。

他出生在东吴的名门世家，祖父陆逊担任东吴的丞相，父亲陆抗任大司马，是东吴朝廷中的核心人物，是三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名臣名将。东吴灭亡后，陆机和也是出色文学家的弟弟陆云同时来到西晋，幻想能在这新的王朝中干一番事业。西晋名高望重的大臣张华对这兄弟二人的到来十分欢迎，说：“讨伐东吴一仗，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这样两位杰出的人才”，并特别称赞陆机说：“别的人写文章，总觉得才华不足，只有你反而担心太多。”

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他到西晋时，正逢上西晋王朝持续而又剧烈的内乱，他为了能跻身于权势之列，便饥不择食，不分是非善恶，不辨忠奸贤愚，有奶便是娘，周游于权豪显贵的门下。先是投身于皇后内侄贾谧的手下，后来依附于篡夺了帝位的赵王司马伦，最后归属于另一个野心家成都王司马颖。在这种辗转浮沉之中，他既担任过显官要职，也曾经身陷囹圄。

对于当时政局的黑暗，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免被卷入遭到祸害，有人挂冠而去，有的人沉溺醉乡，有的人遁迹山林。江南的好友多次劝他离开纷争不已、厮杀不停的西晋黑暗政坛，回到江南故乡，可他自恃才高，以为能够建功立业，得到权势，不愿离去，终于越陷越深。

那时，西晋皇室司马氏兄弟子侄之间，为了争夺帝位，正展开一场骨肉相残的大混战，成都王司马颖任命陆机为大都督，统率二十万大军前去讨伐长沙王司马义。陆机的一个同乡劝阻他说：“你是一个亡国之臣，而你统率的一些将领如王粹、牵秀等人，都是成都王的心腹，他们会服从你吗？你倒不如将大都督一职让给王粹。”

陆机也感到为难，“如果我推掉这一职务，成都王一定以为我怀有异心，畏敌避祸，我反而会被怀疑受害！”

可陆机毕竟是一个文人，他既没有他的父祖那样卓越的军事才能，更没有他们所具有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有利条件，结果是出师不利，河桥一仗，陆机大败，数万士卒赴水而死，河水为

之不流。

于是，那些本来就不服陆机的将领联起手来向成都王司马颖告状，说陆机心怀异志，有意谋反，司马颖也不分青红皂白，便将他于军中杀害。

临刑时，他想起了江南故乡华亭县，想起了那里洁白的仙鹤和它那悠长的鸣叫，仰天长叹道：“华亭鹤鸣，什么时候还能再听到呢？”

他永远也不能听到了，遇害时年仅四十三岁。他的弟弟陆云同时遇害。

官迷心窍卖友埋母 罢退乡里臭名昭著

东汉顺帝时，甄郡因为谄事大将军梁冀，被授为邳城县令，他的一个同窗好友，因得罪了梁冀，逃到他这里来，他虚情假意将好友藏匿起来，然后悄悄到梁冀那里去告密，结果这个好友被捕杀。

他因此更为梁冀所赏识，得以提升为太守，正当他兴高采烈，准备走马上任之际，他的母亲却死了。按照封建社会的礼制，他应该立即卸职回家，为母亲守丧三年。但此人官迷心窍，怕因此误了他的前程，便悄悄将母亲的尸体掩埋在马棚里面，先去接了封官的任命，然后才回来安排母亲的丧事。

当他料理完这一切，匆匆赴洛阳准备上任之际，在半道上遇见了东汉名臣李固之子、时任河南尹的李燮。李燮一见到这个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小人，不由分说，便令随行士卒将他的马车推翻到水沟之中，将他痛打一顿，将一幅写有“谄贵卖友、贪官埋母”八个大字的白布挂在他的背上，并将他的劣迹上奏朝廷。他因名声太臭而被朝廷罢退，终身困住乡里，再也不许为官。

春秋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可以称得上是军事家的人如过江之鲫。然而，兵家之所以称得上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主要是由于有孙武其人。

孙武在历史上的主要事迹发生在吴国。按道理他应该留在自己的家乡齐国发展才是，可是具有隐士之风的他可能看不惯齐国内部的尔虞我诈，争名逐利的争斗，遂毅然离开了父母之邦。孙武到达吴国之时，吴国正值一个多事之秋。吴王阖闾是位胸有大志、意欲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想使吴国崛起，首要的打击目标就是近邻也是强邻楚国。只有打击了楚国，吴国才有出头之日。就这样，阖闾的意图与受到楚平王迫害从而全家被杀的伍子胥不谋而合，遂决意对楚一战。面对强大的楚国，伍子胥也没有把握必胜，于是他找到了隐居于吴的孙武，认为有了他的帮助，灭楚报仇不成问题。

就这样，伍子胥先后七次向吴王阖闾推荐孙武，盛赞孙武之文韬武略，认为若不平楚便罢；若要兴师灭楚，孙武首当其选。

就这样，吴王决定召见孙武。晤谈之下，孙武将他的兵法十三篇与吴王娓娓道来，吴王阖闾还算是个明白人，一闻之下连声

道好。两人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十三篇兵法都讲完了。吴王还意犹未尽，忽发奇想，想试试孙武的治军的实际本领如何，于是对孙武说：

“先生能不能将您的兵法演习一下呢？”

“当然。”孙武连眉也没皱一下。

“那么，用女人当兵也行吗？”吴王见孙武回答得这样干脆，不免生出恶作剧之心，想难为一下他。

“当然。”孙武又是一声干脆的回答。

于是吴王从宫中选出宫姬 180 人，让孙武操练演兵，自己坐在高台上看热闹，心想看看你这高手怎样能把这些嘻嘻哈哈的弱质女流训练成兵。

只见孙武不慌不忙，把 180 个宫娥分成两队，选取相貌最美，也最受吴王宠爱的两个妃子分任队长。让她们身着士兵服，手执兵器，向她们宣布战场纪律，对她们说：

“你们知道各自的心之所在和左右手背吗？”宫女们答说：

“知道。”

孙武认真地告诉她们：

“我下令前进，你们则视心之所在，向前。下令向左，则看你们的左手，向左。下令向右则看你们的右手，向右。”

宫娥们平日娇生惯养，生平第一次穿上戎装还发了武器，一时间觉得又滑稽又好玩又新奇，还以为这又是吴王让自己开心的什么把戏，所以谁也没把眼前这位将军的话当回事。她们乱七八糟地站着，有的盔甲歪斜，有的还用手拄着戟。俗话说佻女一台戏，这么多宫女到了一块，大家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孙武不急不恼，不动声色。请出军中执法的斧钺，令执法官旁立一边。申令已毕遂下令击鼓向右，宫女们闻之大笑，谁也不动。又下令击鼓向左，宫女们笑得更厉害了，队伍前仰后合，乱成一团。

孙武仍旧不动声色，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说：

“纪律约束没讲清楚，训练科目内容交待不明，乃是将之罪过。”于是再次重申纪律，交待训练要领。然后重新下令击鼓向左、向右，但是这些惯纵的宫女们仍旧嬉皮笑脸，视同儿戏，有的甚至觉得这位将军跟她们做的游戏挺好玩，不妨捉弄他一下。这时，只听孙武用平静而慑人心魂的声音说道：

“纪律交待不清，训练要旨讲不明白，是将军之罪过。但上项既已三令五申，你们也都清楚，而却不执行军令，这就是领兵吏士之罪过了。”接着，他问执法官：

“按照军法，不服从军令该判何罪？”

“斩！”执法官吐出一个字。

孙武于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这时，一直在看台上看热闹的吴王闹得慌了手脚，忙派人下令给孙武说：

“寡人已经知道先生能用兵了。这两个宫姬是我最宠爱的，没有她们我连饭都吃不香，饶了她们吧。”

孙子正色道：“我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可以

有不接受的。”二话没说，一挥手，两个美人的头颅就落入尘埃。然后他又任命两个次一点的美人为队长。

这一下，宫女们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仰视，她们死也没想到会有这等结果。当孙武再一次发号施令时，两列队伍向前向后，向左向右，队形变换都循规蹈矩，不敢有半点走样。在操练中，只闻兵器声、整齐的脚步声了，刚才的嬉闹喧哗一点也不见了。操练已毕，孙武还是不动声色地来到看台，向吴王禀报说：

“训练已毕，请大王检阅。现在让她们赴汤蹈火也是可以的。”

吴王心痛得差点没掉出眼泪来，闻道挥挥手说：

“算了算了。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想再看了。”

孙武毫不客气地说：“原来大王只是喜欢兵法而已，并不乐意将其实用。”

吴王阖闾还算是个角色，听孙武这般说，马上忍住心痛，改容礼敬孙武。遂下决心用孙武为将，筹备伐楚。

就这样，孙武和伍子胥一道，主持吴国军事。吴王称霸心切，孙武一上任他就要兴兵伐楚。但是孙武认为，吴楚已经连年交战，士卒和百姓都很疲惫，需要休息，况且楚国尚十分强大，时机未成熟，同时他和伍子胥还建议，把军队分成三支，每次派一支去袭扰楚国边境，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只要把楚军调动出来就行，达到疲敌劳敌之目的。一支行动另外两支则在家休整。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吴国日渐强大起来，军队被孙武训练得如铁军一般，能攻善守。而且孙武还扩充和完善了吴国水军，设有大翼(后勤船)、小翼(战舰)、突冒(冲撞敌船的突击艇)、楼船等各色水面战船，既可运兵，又可水面作战。这就使吴军在水网纵横的江汉地区如虎添翼。

公元前 506 年，楚国派兵包围了蔡国都城上蔡。蔡人拼命抵抗，并联合唐国，向吴国求救。

面对求救的蔡、唐使臣，吴王阖闾请孙武和伍子胥裁夺。孙武说：

“楚国之所以难攻，恰是因为它的属国众多，现在晋国一号召，竟有十七国响应，内中不少是楚的属国，说明它已经众叛亲离了，这正是攻楚的时机。”而伍子胥也同意孙武的说法，建议吴王从蔡、唐之请，出兵伐楚。

于是，这年冬天，吴王以孙武、伍子胥为将，其弟夫概为先锋，亲率大军进攻楚国。按照孙武早已筹划好的布置，大军 6 万乘船从水路直抵蔡都，楚将囊瓦见吴军势大，不敢迎敌，慌忙退守汉水之南岸，蔡围遂解。蔡、唐遂与吴军合兵一处，向楚国进发。

临行，孙武忽传令让军队舍舟登岸，将全部战舰尽留于淮水之曲。伍子胥不解，问其中缘故，孙武告诉他说：

“现在楚人已经知晓这次进军，若假以时日，从容布防，则楚不可突破了。舟行逆水太迟，不若乘其以为我们必从水路而来，只盯着水路，而我们却出其不意，从陆路直趋汉水。”

就这样，吴军迅速地通过大隧、直辕、冥阨这个三险要的关隘，如神兵自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汉水之北岸。楚军统帅囊瓦乱成一团，攻守不定。先听人献计分兵去烧吴师舟楫，主力坚守不出，而后又下令渡江决战。于是率三军渡过汉水，于大别山列阵以待吴军。孙武令夫概率先锋队勇士枷余人，一概用坚木做成的大棒装备起来，一声令下，先锋队杀人楚阵挥棒乱打，这种非常规的战法一下子打得楚军措手不及，阵式全乱，吴军大队掩杀过来，楚军大败。

初战得胜，众将皆来相贺。孙武却说：

“囊瓦乃斗屑小人，一向贪功侥幸，今日受小挫，可能会来劫营。”乃令吴军一部埋伏于大别山楚军进军必经之路，又令伍子胥引兵5千，反劫囊瓦营寨，并令蔡、唐军队分两路接应。

再说囊瓦那边，果然派出精兵万人，人衔枚马去铃，从间道杀出大别山，来劫吴军大营。不用说，楚军此番劫营反遭了孙武的道，被杀得丢盔弃甲，三路人马去了两路。好容易脱难逃回，营寨又让吴军劫了，只好引着败兵，一路狂奔到柏举，方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楚王又派来援兵，可援兵将领与囊瓦不和，两个各怀二心，结果被吴军先锋夫概一阵冲杀，囊瓦军四散逃命，囊瓦本人也逃到郑国去了。

这时吴军已进逼楚都郢城。楚昭王倾都城之兵来战。两军最后决战，又被孙武设计用奇兵大败。吴军直捣郢都。郢都为楚国多年营建，城高沟深，易守难攻，又有纪南城和麦城为犄角之势，要想占领楚都，夺取最后胜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武也深知攻城之难，在他的兵法里将之归为下之下策，搞得不好，旷日持久曝兵于坚城之下，纵使有天大的本领也难逃覆灭的下场。但是孙武毕竟是孙武，他艺高人胆大，居然把全军一分为三，一部引兵攻麦城，一部攻郢都，自领一军攻纪南。伍子胥不负众望，率先使计让吴军混在楚败军之中，混入麦城，打开城门，破了麦城。而孙武在攻城之前先看了看地形，见漳江水势颇大，而纪南城地势较低，于是令军士开掘漳水，引漳水入赤湖，却又筑起长堤围住江水，使江水从赤湖直灌纪南城。水势浩大，直接郢都，纪南不攻自破，孙武率军乘筏直攻郢下，楚昭王领着妹妹连夜登舟弃城逃命去了。文武百官一霎时如鸟兽散，连家眷都顾不得了。孙武伐楚至此大获全胜。

此次伐楚，虽然没能最终灭掉楚国，但强大的、一直令中原诸国寝食不安的楚国，这次居然让向来被人看不起的蛮夷之邦吴国攻破国都，这件事本身就够震惊天下的了。从此楚国长时间一蹶不振，难有作为，吴国则开始了它的霸主生涯。

破楚凯旋，论功当然孙武第一，但是孙武非但不愿受赏，而且执意不肯再在吴国掌兵为将，下决心归隐山林。吴王心有不甘，再三挽留，孙武仍然执意要走。吴王乃派伍子胥去劝说，孙武见伍子胥来了，遂屏退左右，推心置腹地告诉伍子胥，说：

“你知道自然规律吗？夏天去了则冬天要来的，吴王从此会仗着吴国之强盛，四处攻伐，当然会战无不利，不过从此骄奢淫

欲之心也就冒出来了。要知道功成身不退，将有后患无穷。现在我非但要自己隐退，而且还要劝你也一道归隐。”

可惜伍子胥并不以孙武之言为然。孙武见话不投机，遂告退，从此，飘然隐去，不知所终。

后来，果如孙武所料，吴王阖闾与夫差两代穷兵黩武，不恤国力，最后养虎贻患，栽在越王勾践手下，身死国灭。而那个不听孙武劝告的伍子胥却早在吴国灭亡之前就被吴王夫差摘下头颅，挂在了城门上。

料事如神受器重 功成隐退不见官

刘基是明太祖朱元璋手下的重要谋士。朱元璋非常器重他，曾说过：“他就是我的张子房。”他善于统揽全局，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他为人刚正不阿，执法严明，不怕直言忤人；他心胸开阔，待人公正，不以私怨而害公务。此外，他还以功成不居而为人称道，在这点上确乎与张良有相似之处。

朱元璋论功行赏群臣时，追赠刘基的祖父、父亲为“郡公”之衔，可见他对刘基的重视。但在加封刘基本人时，刘基坚决不接受。朱元璋准备让刘基作丞相，刘基说：“我这人过于好直言，不能见容于人；天性又不能对付繁琐事务，因此，不适于作丞相；即使勉强任职，恐怕辜负皇上的厚望。”因此，朱元璋只授他为弘文馆学士。次年，刘基就辞去官职，回到故乡，过着平民生活，一点也不炫耀自己。地方官多次来拜见，他都不肯接见。有一次知县化装为百姓，到了他家求见，刘基对百姓一向是热情接待的，这次也不例外，叫侄子们做了饭菜招待客人；过一会儿，知县说出自己的身份，刘基吃惊地说：“我不过是你属下的一名百姓，何必劳动您如此谦恭？”此后刘基再也不与这位知县来往。史书上说刘基善于“韬迹”，因为他后来一心过真正的百姓日子，不是为了显示清高。

辞官归隐为平民 平心静气做学问

庄子家境贫寒，生活艰苦，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有一次，庄子去拜访魏王，也只能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服，整理一下腰带，绑好鞋子而已。古代见国君是整理好衣冠的。庄子做过准备，魏王仍认为他非常疲乏不堪。庄子只好向魏王讲明原因，说明自己是贫穷，而不是疲惫，而且贫穷的原因是生不逢时之故。

庄子所说的“生不逢时”，并不是说自己不走运，没有飞黄腾达的机会，而是认为列雄争霸、弱肉强食、社会动荡、人民困苦、天下昏暗无道，所以连漆园小吏也不愿做了，辞官归隐。他宁愿过着贫困的生活，也不愿出世做官，不愿再同统治者合作。

对宇宙万物从何而来，庄子认为没有比天地更早产生物体。产生物的东西不是物，物的产生不能在物之前，而这个产生物的非物又包含着物。在庄子的时代，也许这是一个糊涂的逻辑推

论。庄子认为，包括天地在内的东西都是“物”，“物”之前还有一个产生“物”的东西，但它不能是“物”，否则的话，“物”还是“物”，就无所谓产生“物”。它若不是物的话，那就是“非物”，这个“非物”也就是“道”。

在“道”之先又有什么？庄子认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因为“道”不是一个实体，而仅是一个逻辑上的向前追溯的终点，是宇宙万物最终的终极原因。他说，世界在时间上向前推，有开始的阶段，有还没有开始的阶段，如此上推，可至无穷。对于世界是从“无”产生，还是从“有”产生这个问题也是一样。我们无论怎样往上推断，都不可能到达终点。

庄子在“道”与“物”的关系上又作了一些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庄子认为，“道”既是逻辑上的万物的终极原因，不同于具体的事物，但又无所不在地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

有一次，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说道无所不在，东郭子要庄子举例，庄子甚至说尿尿之中都有道。东郭子问为什么庄子所举的例子这么低级。庄子批评东郭子只问道在哪里，却不问道的实质。其实道是无所不在的，包括那些低级、卑下的东西里也存在。庄子告诫东郭子不要把道绝对化，其实道没有离开任何一个东西。而且表现道的言论也是一样，文殊而旨一。

道在万物之中，但“道”高于万物。万物有成与毁，“道”却无成与毁。从“道”分出来的每一具体事物都是不全，庄子称其为“偏”，而“道”则不然，“道”是绝对的“全”，是大全。庄子举例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琴声只是表现了声音的一部分，但遗漏的声音却更多，可说是挂一漏万。如果弹琴者不去弹琴，不发出任何声音，却也不会失去任何声音。“道”就似这无声之琴，无“成”与“亏”，无所偏失，而具体事物只好比某一支曲子，某一些声音，必然有“亏”、有“毁”，必然有偏失。

在庄子的认识论中，“物”与“道”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从“物”的观点看，万事万物莫不存在着差异。从道的观点看则不然。由于万事万物都是具体的，都有具体的规定性，都属于“偏”，因而是有差别的。但事物都有其自然本性，都体现了无所不在的“道”。就此言之，“万物皆一”。庄子举例说：

无论是草茎还是梁柱，是丑女还是西施，是诙谐、狡猾还是欺诈、怪异，都从道的角度看，都没有什么差别。再以贵贱为例。在世俗的观点看来，事物的贵贱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就固有的。这是一种常识的认识水平。庄子要求超越常识。从“道”的观点看事物，会发现这种差别是相对的，而同一却是绝对的。

对于是非的问题，庄子认为，世间本来就无所谓是，无所谓非，是非只不过是出于人们的“成心”和“偏见”。他说，未形成主观成见而有是非，即如今日去越国而昨天就到了一样不可能。庄子主张超越是非，任其自然。

在庄子看来，彼与此、生与死、可与不可都是相对的而非绝

对的，是非也是如此。是非说法同天地万物循环往复的变化一样是无穷的，人怎么能固守是非呢？“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还可以互相转化，“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所以是与非没有什么绝对分明的区别。因此，圣人不由是非之途，而只是如实地反映自然之道。无须计较彼此是非，不如任之自然。

为了形象地阐明关于是非的观点，庄子还讲了一个名为“朝三”的寓言：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有什么区别呢？然而在“众狙”心中却有“是非”，“朝三暮四”则怒，“朝四暮三”则喜。计较是非、执著于是非的人，不也就和众狙一样吗？所以庄子认为圣人的做法是不去裁定是非，任由是非两方各自发展，任其自然，停止关于是非的无穷无尽的争论。

庄子认识论的认识对象是“道”。“道”是无限的，是不可用语言、概念来把握的，它不同于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

庄子认为，“圣人”胸中囊括万物，众人则争辩是非以互相显示。古时天下道术为一，百家兴起之后，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各持一端，各蔽一曲。百家之言，无不片面。

庄子慨叹古代统一的道术，分裂为一方之术。百家之说互相争论，是非淆乱无定。庄子对此持批评态度。对于百家是非之论，他从语言角度进行了批评。

庄子用“地籁”、“人籁”和“天籁”来作比方。所谓地籁，即是“众窍”，地上的孔穴。所谓人籁，即是“比竹”，由竹管制成的乐器。所谓天籁，指“大地噫气”，即使地籁和人籁发出声响的风。风则是风，一管一洞独成其声。“道”就好比是风，人心就好比这一管一洞。由于人各自的主观偏见，所以才用不同的语言去讲道术。“道”本身却是普遍的、完备的、万物齐一的。所以人们的语言并不能体现“道”。“道”是不可说的。

庄子指出，虽然言语都有其内容，还不同于吹风，但是其内容并不固定。、由于有一己之成见，有花言巧语存在，所以“道”被蒙蔽而有真伪，言被蒙蔽而有是非。

庄子以名家的“白马论”和“指物论”作为例案，对于语言和概念的作用进行了质疑。他说：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庄子认为：与其从概念出发来说明与之相应的事物不是概念，不如从事物本身出发来说明与之相应的事物不是概念；与其从马的概念出发来说明具体的马不等于马的抽象概念，不如从具体的马出发来说明马的概念不是具体的马。如果说概念，那么天地的一切都可以说是概念；如果说马，那么万物也都可以用马这个概念来指代。在庄子看来，概念与事物是相对的两个系统，以概念为是，以事物为非，或者以概念为非以事物为是，这二者相

争论是没有必要的。二者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因为概念和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完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必然性。在这里，庄子对语言和概念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给予了质疑和否定。

李斯贪官恋财 父子双双被斩

李斯在青年时代，本来在家乡上蔡县的衙门里作一名小小的官吏，有一次他看到住处茅厕中的老鼠，长得又瘦又小，吃的都是一些不洁的东西，见有人来，便吓得匆忙逃窜；后来他到仓库中去，看到仓库中的老鼠，以满仓的粮食为食物，以高大的库房为住处，养得肥头大耳，见了人从容不迫，与厕中的老鼠真有天壤之别。他不禁十分感慨地叹道：“人的好与不好，就如同老鼠一样，完全在于你自己所处的地位！”

从此，他便以作一只仓库中的老鼠来要求自己。为了掌握攫取功名利禄的本领，他拜大思想家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当他学成辞别老师时，对荀子说：“一个人处在卑贱的地位却不打算干一番事情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象禽兽看到肉却吃不到嘴，只能白白眼馋一样，这种人虽然像人，却没有人的志气和本领。人的一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一个人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困苦的环境，嘴里却说着什么看不起世俗，讨厌名利，把自己打扮成一种清高超脱、与世无争的样子，这不是他的真实思想。”

他就怀着这样的思想，投入到列国纷争的大舞台上，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大帝国。立国之后，制定法律、创建制度、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车辆，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为了统一思想，焚书坑儒这样毁灭文化的罪恶行为，也是在他的倡议之下进行的。如果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那么，称李斯为“千古一相”也不算是过誉。

当他权势正隆时，自己身为丞相，长子为三川郡守，儿子娶秦朝帝室的公主，女儿嫁给秦朝帝室的公子，百官趋之若鹜，门庭车马逾千，权比君主，位极人臣，李斯可谓是如愿以偿了。这却使李斯感到了隐隐的不安，暗自叹息道：“我听我的老师荀子说：‘物禁太盛。’我李斯原不过是上蔡的一名读书人，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君上不知我的不才，把我提拔到今天这样的地位，当今的大臣，地位没有人处在我的上面的，可以说富贵达到了极点。物极则衰，我真不知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如果李斯能始终保持着这样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相机而行，他也许会有个平安的结局，可他不能够，他太贪恋富贵利禄了。当秦始皇一死，赵高威胁说，如果由合法的继承人长子扶苏为帝，必以蒙恬为丞相，李斯不只官位不保，而且必遭诛灭；又向他利诱说，如果改立幼子胡亥为帝，必定“长有封候，世世称孤”。李斯虽然明知胡亥不是作皇帝的材料，这样作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可是，面临着诛灭与封候的选择，李斯退却了，他不无痛苦的流泪叹息道：“唉，我生逢乱世，既不能坚守臣节

而死，也只好听天由命了！”终于与赵高同流合污。

胡亥即位以后，立刻暴露了他那昏暴的本质，残忍地屠戮手足骨肉，严苛地诛罚大臣，毫无节制地役使民力，大修阿房宫，以致宗室离心，群臣欲叛，陈胜、吴广更是揭竿而起，身为丞相的李斯看到了国家即将大乱临头，他想有所进谏，却遭到胡亥的严厉斥责，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禄位，只有讨好、迎奉胡亥，于是他又一次违心地上书胡亥，对他的种种昏暴之举，一律大唱赞歌，助纣为虐。

上书辞职不成 下完棋后赴死

王景文是南北朝宋明帝刘或皇后的长兄，历任尚书左仆射(宰相)、扬州刺史、兼太子詹事、常侍等要职，是朝廷中最为显贵的大臣之一。刘宋王朝的皇室，自相残杀最为激烈，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杀得一塌糊涂，刘或就是在杀了侄子刘子业以后登上帝位的，他上台后，又将为他立过大功的兄弟、功臣无情杀戮。王景文深惧仕途的艰险，一再上书辞职，都未获允。

刘或晚年，考虑到皇太子及其他几个儿子年纪尚幼小，将来难以制服大臣，在将皇帝国威、功臣名将杀得差不多之后，便将目标集中到两个人的身上，一个是久经征战的老将军张永，另一个便是王景文。可是想要杀他们却找不到借口，便自己编了一首歌谣：“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即“王”字，“弓长”即“张”字。王景文越发害怕了，再一次上书辞职。

不料宋明帝还是不许，并写了一封信给王景文，替他释疑解忧，信中说：“人处于富贵显要的位置，未必一定有危险，只要你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也就可以了。过去有的人官职并不高，有的甚至没有官职，却可以权压人主，横行朝廷；有的人官居宰相，众心拥戴，他淡然处之，不喜不骄。像这样官居高位、身当重任，又有什么可以忧虑不安的呢？你尽管安心无忧，坦然接受荣耀，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地位高贵的人，常常有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畏惧；地位卑贱的人，又常常有冻饿而死、埋身沟壑的担忧。因此，有心于避祸，倒不如无所用心，听其自然。千丈的大树，固然会被斧锯摧折，寸长的小草，也会被践踏而死。高峻山崖上修长的树干，与深深谷底的短枝，地位虽然相差悬殊，生死存亡的道理还是一样的。因此，甘心去历经艰险，未必会逢祸；刻意去寻求安全，也未必全福。然而，地位高贵的人太爱惜自己了，每每为自己的安危担忧；而地位低贱的人不太将自己当回事，所以什么也不在乎。而那些教训人的人，经常是警告贵人而不理会贱者，批评他们富贵到了头便忘乎所以。那些名声大地位高的人，人人都关注着他们，他们显贵了，人们都敬之羨之，一旦垮台，便都表示惊愕叹惜。至于地位低贱的人，他们发达与否不会引起人的关心，他们生死存亡也不值得人们挂念，他们死于沟壑、死于路途者，

天地之间，也不知有多少，只是人们不放在心上罢了！

“由此看来，贵未必难处，贱未必平安。当然，人也应当谦卑谨慎，立身行事，还是以小心自爱为好。至于吉凶如何，应该是听其自然，信天由命。谁也不是圣人，不可能预见到吉凶何时降临，只应该遵循道理，言可言之言，行可行之行。得到吉的是命好，得到凶的是命苦。”

这封信写得应该说是相当恳切的了，可是宋明帝这个人，口出善言，心存杀机。他一直不放心王景文，担心自己一旦死后，王景文必为宰相，以其地位名望，可能有篡权的危险。因此，当他在病危之时，便派遣使臣携了毒药赐王景文自杀，并送去一封短信写道：“你我长期相处，为了保全你的家族，所以作了这么个安排。”

当时王景文正在同人下棋，启开信函看了后，照样接着对局，神色不变，还专心致志地布局吃子，直到一盘棋下完了，从从容容地将棋子收好，装在盒中，神色自若地向棋友道：“接到圣旨，被赐以死。”又端起毒酒对棋友道：“这杯酒恕我不能敬给你了！”然后给宋明帝写了封多谢赐酒的短笺，仰药而尽。

欲退不能沉浮官场 遭人妒恨被迫自尽

元勰是北魏孝文帝的兄弟，极受信赖，长期担任宫禁的宿卫，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所有内政外交等重大国务，他都可以独立作主处理，可以说是朝廷第一宠臣、权臣。

公元499年，孝文帝率军南征，中途得了重病，元勰亲侍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同时又要指挥整个军事行动。孝文帝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对元勰说：“我的病越来越厉害了，看样子是好不了啦，现在天下未平，我的儿子年纪幼小，国家大事只有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当年霍光、诸葛孔明虽是异姓大臣，都还接受了顾命的重托，何况你是我的手足兄弟，更加责无旁贷了，你一定要努力！”

元勰跪在孝文帝病榻之旁，流泪答道：“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懂得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何况臣与陛下为骨肉至亲呢！多年以来，我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长期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与处理，其地位之煊赫，受宠之深，举国上下，无人可及；我之所以敢于接受而没有推辞，正因为坚信陛下圣明，不会误解我为贪权揽势。现在又任命我为首席大臣，全面主持朝政，名高震主，必然会有大罪降临。古代的周公大圣大贤，受命辅佐幼君周成王，成王也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国君，叔侄之间犹难免猜疑，更何况于我呢？陛下重托，固然是出自对臣的信爱，只恐怕臣善始而难善终了。”

孝文帝沉默良久，最后说道：“仔细想一想你的这一番话，的确是很有道理，我也不好太勉强你。”便亲笔给太子写下了一份诏书：“你的叔父元勰，清高美好，象白云一样高洁；厌恶荣华，具有松竹般美好的心地。我与他自幼关系极为密切，一直不

忍和他分离。我去世后，应该听凭元勰辞去官职，满足他淡泊自守的天性！”

不久，孝文帝便去世了，元勰妥善地处理了丧事，将太子元恪迎上帝位(即北魏宣武帝)。元恪要任命元勰为宰相，元勰一再辞谢，并呈上孝文帝的手诏，恳求免除一切官职，可元恪不答应，最后作为一种妥协，不让他当宰相，任命为定州刺史，负责都督北方七州军事。元恪对这位叔父倒是相当尊重，各种军国大事还是不断向元勰请教，并一再命他统兵出征。元勰欲退不能，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浮沉于官场之上。他这个人又特别认真，虽然不愿作官，但每当朝廷有所任命，总是尽力完成，元恪对他依然十分倚重。

这招致了外戚高肇的妒恨，一再向元恪进谗，诬称元勰谋反，元恪竟然相信了，便召他至宫中审问对证。当时元勰的妃子即将临产，元勰辞不赴召，无奈朝廷派来的使臣一次次催逼，迫不得已登车而去，他心中明白，此去凶多吉少，离家时便与妃子诀别。当他的牛车进入皇宫东掖门、经过一座小轿时，那牛任你鞭打不止，再也不肯前进一步。朝廷的使臣责备元勰是故意拖延时间，元勰无奈，便令将牛卸去，由人力挽车而进。当晚留宴宫中，被灌得酩酊大醉，软禁起来。后半夜，高肇指使几名武士携毒酒而到，强令元勰自尽。

元勰坚持拒绝，责问道：“我忠于朝廷，有什么罪过而要被杀害？我要面见陛下，虽死无恨！”

高肇的人说：“你不可能再见到陛下了，还是赶快将酒饮下吧！”

元勰道：“陛下圣明，不会无故杀我，我请求与告我有罪的人面对曲直！”

武士以刀柄连击元勰，元勰痛呼道：“皇天！忠臣被杀，是何道理！”

终于被逼饮毒酒而死。

贪欲加权欲 盛极必衰亡

菲律宾是 1946 年宣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他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马科斯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领导菲律宾人民走向民主与富强，却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长达 20 年之久的腐败王朝。1986 年 2 月 25 日晚，众叛亲离的马科斯夫妇，在人民群众的愤恨声中，仓皇逃往海外，其腐败王朝终于覆灭。

1917 年 9 月 17 日，费迪南德·埃曼努尔·马科斯出生于菲律宾伊罗戈省的塞特镇。

马科斯的祖父法比安·马科斯，年青时当过教员、法官，还当过农场主；1889 年被任命为伊罗戈省巴达市市长。在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马科斯的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马科斯的父亲到菲律宾最高学府马尼拉师范学院深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过许多奖章和奖状。

马科斯的母亲约瑟法·爱德拉琳，是一个农场主的女儿，与马科斯的父亲是同乡，也是同学，同样受到过良好的教育，1916年4月与马科斯的父亲结婚。

马科斯的父母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后来，马科斯的父亲又学习法律；在菲律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面当律师，一面从事政治活动，曾被选为北伊罗戈省第二区议员。在政界闯荡了多年以后，马科斯的父亲被任命为达沃省省长。他非常希望马科斯将来也成为一名律师，然后跻身于政界。

在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马科斯从小就受到精心的培养和良好的教育。1934年，他考入菲律宾大学法律系，走上了他父亲希望他走的路。在大学期间，他学习成绩优异，有很多特长，曾获得军事体育最高国家奖。1939年，在马科斯即将毕业时，因涉嫌谋杀他父亲的政敌胡利奥·纳隆达桑而被捕。后来，马科斯被宣告无罪释放。在逮捕期间，马科斯参加了全国性的律师会考，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这两件事一度使他成为菲律宾的新闻人物。被释放以后，马科斯便穿上了律师的黑袍。律师事务，使他的政治洞察力、演说才能和逻辑推理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了日后跻身于政界的条件。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菲律宾，马科斯脱下了律师的黑袍，毅然从军，并参加了菲律宾有名的巴丹保卫战。在战争中，马科斯的确立下了一些战功，但决非是几十年后他自己或别人所吹嘘的那样：“为最终胜利作出贡献，对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曾在贝桑格·帕斯单枪匹马击溃50名日军”，是“菲律宾历史上受勋最多的战士(32枚勋章)”，等等。

马科斯有正式记载的政治生涯是从1949年他刚刚32岁时参加众议院的竞选开始的，上次竞选的成功使他成为众议员。以后，在1953年和1956年马科斯连续当选众议员职位。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前总统罗哈斯的特别助理、众议院工商委员会主席和自由党领导人。1959年，马科斯走进了参议院，并于1963年当上了参议院议长。这时的马科斯雄心勃勃，公开宣称要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科斯与曾为之奋斗14年之久的自由党一刀两断，然后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以此换取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并成为国民党的唯一总统候选人。1964年4月，选举第六任总统的大选开始，马科斯竭尽全力参加竞选，并得到夫人伊梅尔达的大力协助。

伊梅尔达，1929年7月2日出生于马尼拉。她母亲特立尼达是一个小珠宝商的女儿，是她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他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有5个子女，她母亲生了6个子女。伊梅尔达是母亲的长女。

伊梅尔达9岁那年，她的母亲离开了人世。为了摆脱丧妻后的悲伤，改善生活环境，1938年伊梅尔达的父亲带着全家，从马尼拉迁往莱特省省会塔克洛班居住。这以后直到1952年伊梅尔达23岁，她一直生活在塔克洛班。高中毕业后，伊梅尔达考入圣保罗学院教育系，她父亲当时就在圣保罗学院任教。因家庭

人口众多、经济困难，为了维持学业，伊梅尔达只好过半工半读的生活。虽然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但伊梅尔达却十分坚强，她恪守一句格言：“要永远在嘴角挂着微笑，要永远把泪水藏在心底”。随着年龄的增长，伊梅尔达变得越来越俊俏美丽，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伊梅尔达不但相貌美丽，而且还有甜美的歌喉和出众的表演才能，这一切使她在塔克洛班颇有名气。她 17 岁那年，曾与一位美国少女并肩坐在一辆车上，参加 1946 年 10 月 20 日庆祝美军在莱特省登陆两周年游行，出尽了风头。一年以后，在 1948 年的花卉节上，伊梅尔达幸运地被遴选为“塔克洛班的玫瑰花”。此后，伊梅尔达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招来了许多好色之徒的纠缠。这时有许多好心人向她父亲吹风说：“伊梅尔达居住在莱特简直是浪费才华，她应该到马尼拉去。”此时，在马尼拉当议员的伊梅尔达的堂兄丹尼尔，看中了伊梅尔达出众的交际才能，主动邀请她到马尼拉去住，并答应支付她去马尼拉的旅费。在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后，1952 年，23 岁的伊梅尔达带着 5 比索只身去闯大都市马尼拉了。

来到马尼拉后，伊梅尔达寄居在堂兄丹尼尔家，并找到了一份音乐书店售货员的工作。丹尼尔在马尼拉竞选议员时，曾带着她到各地帮助竞选。伊梅尔达充分发挥自己貌美、善于演讲、歌喉甜美的特长，为丹尼尔拉了不少选票。从此，伊梅尔达在马尼拉开始小有名气。1953 年 2 月 15 日发行的《本周》杂志情人节专刊的封面，采用了伊梅尔达的大幅头像。刊物投递到千家万户之后，作为“封面女郎”的伊梅尔达名声大振。

为了摆脱困境、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伊梅尔达暗暗地把希望寄托在争当马尼拉小姐的选美比赛上。她报名参加了 1953 年的菲律宾全国选美比赛，比赛结果令她大失所望。落选的结果让她难以接受，痛哭一场后她决心抗争一番。她直接找到当时的马尼拉市长拉克松那里，百般纠缠后，终于争到了一个“马尼拉女神”的称号。

1954 年 4 月的一个傍晚，25 岁的伊梅尔达跟着堂嫂去国会看望当时任议长的丹尼尔堂兄。当天晚上，与任众议员的马科斯相遇。马科斯为伊梅尔达出众的容貌、气质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经过 11 天的热恋，1954 年 5 月 1 日他们在马尼拉圣米格尔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伊梅尔达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但马科斯却不以为然，他鼓励伊梅尔达要胸怀大志，成为他攀登权力顶峰的伴侣和助手。

在和马科斯结婚的时候，伊梅尔达的一个叔叔是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法官，另一个叔叔是马尼拉市的市长。与马科斯结婚后，美丽聪明而在政界又有亲属关系的伊梅尔达，为马科斯的政治地位积极奔忙，不遗余力地把马科斯推向菲律宾政治的高层。在伊梅尔达的协助下，马科斯 1959 年进入参议院，1963 年当上参议院院长。

1964 年 4 月大选开始后，伊梅尔达全力配合马科斯竞选总统。她为马科斯修改讲话稿，参与制定竞选计划，接待社会各界

的来访者。

为了扩大马科斯的影响。伊梅尔达推出一部史诗性影片《光荣的人》，为马科斯歌功颂德，影片情节曲折、富于感染力，曾轰动一时，马科斯的声望因此急剧提高。伊梅尔达还陪同丈夫四处奔波，笼络人心。他们夫妇几乎走遍了菲律宾的所有城镇，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发表演说，甚至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徒步行走，同满身泥土的农民握手拥抱。伊梅尔达对所到之处选民们要她唱歌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她还成立和领导一个“蓝衣妇女助选团”，向选民们散发传单，赠送钢笔、帽子、牙刷，手绢等小礼品，以收买人心。伊梅尔达组织宣传才能的出色发挥，为马科斯赢得了大量选票。马科斯自豪地称，伊梅尔达是他的秘密武器，用他自己的话说：“她至少为我争取到一百万张选票。”

1965年11月，马科斯竞选获胜，当选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马科斯夫妇如愿以偿，于1965年12月30日搬入总统官邸——马拉卡南宫，开始了他们长达20年之久的统治。

马科斯上台之初，还是颇有作为的。菲律宾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基于这样的国情，马科斯深知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实行了“土地改革”，采用向地主购买土地然后低价转卖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40多万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菲律宾过去是殖民地经济，主要种植美国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如甘蔗、烟叶、马尼拉麻、椰子，而粮食却长期依靠进口；马科斯意识到了不生产粮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便下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从70年代初，马科斯领导开展了一场“绿色革命”，在全国推广“奇迹稻”（优良稻种）的种植。在马科斯领导下，菲律宾的农业大有起色，1976年粮食已能自给，1977年粮食开始少量出口。

按照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任职每届四年，只能连任一届。马科斯的第一届总统任职，到1969年为止。如果马科斯只任一届总统，他的婚姻生活和政治生涯都将是完美的；因为权力对人的腐蚀，在短短的四年中是不可能达到多么严重的地步的。

不幸的是，在1969年的总统竞选中，马科斯再次获胜，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这届总统任期，按宪法规定到1973年为止。从后来马科斯彻底被权力所腐蚀的悲剧来看，马科斯连任总统不仅是菲律宾人民的不幸，也是马科斯本人的不幸。

1970年初，一群游行示威者公然对马科斯总统提出指责；一伙加入新人民军的大学生冲进马拉卡南宫，烧毁了两辆小轿车。从那时起，菲律宾社会暴力冲突接连不断，逐步升级，马科斯政权日益不得人心。

1971年8月21日，自由党群众大会正在基阿波教堂前的米兰达广场上举行，突然，3颗手雷在人群中爆炸，致使几十人身亡，数百人受伤，8名反对党领袖被当场炸死。这一阴谋得逞之后，马科斯在第二天宣布：中止不可非法逮捕人的“人身保护权”，获得了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便可随便抓人的权力，开始执行

他对人民的高压政策。

到1972年夏天，马科斯感到他的地位受到了反对党领袖阿基诺的咄咄逼人的挑战，为了达到他长期统治菲律宾、建立马科斯王朝的目的，他公开宣称：“为了菲律宾的长远利益和稳定”，他必须继续执政。为此，他于1972年9月21日签署了“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并颁布了1081号公告，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管制。

在军事管制期间，菲律宾人民生活高压政治之下：新闻和集会自由被取消，众多的社会团体被解散，政治清洗，逮捕政敌。在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至少有6万名“破坏分子”被捕入狱，几百甚至上千名可疑分子死于军人和警察之手，或无声无息地销声匿迹。这些被秘密逮捕或处死的人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记者、教士和律师。

不仅如此，马科斯还耍了许多政治手腕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1973年，马科斯政权搞了个新宪法，把菲律宾的美国式总统制改为英国式责任内阁制，并规定现任总统在军管时期兼任总理，直至临时国会选出新政府为止。1978年6月，临时国会开幕，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理，正式行使总统兼总理职权。1981年，马科斯宣布取消军管。为了确保长期垄断国家权力，同年4月又通过公民投票再次修改宪法，把政体改为法国式总统制，新宪法规定总统在非常时期拥有绝对权力，总统任期为6年，不受连任一次的限制。

搞独裁必然要任人唯亲，马科斯也不例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马科斯重用亲信，包庇亲属，马科斯任命伊梅尔达担任环境保护和安置部长、全国妇女委员会主任、马尼拉市市长，儿子邦格是北伊罗戈省省长。其他亲属也大沾其光：母亲约瑟法拥有一家海运公司和两个木材加工厂，叔父皮澳·马科斯是铜矿和金矿的业主，侄子马里亚诺主管唱片公司和娱乐中心，姐姐福尔图纳控制着旅行社、海运及货运公司，弟弟帕西菲科为20多家公司的总裁。在国会，马科斯的新社会党控制了88%的议席，90%的省长、市长也都是新社会党成员。马科斯对作为政权支柱的军队严加控制，陆海空三军司令、总参谋长，总统府警备司令、国家安全情报局局长和首都警察部队司令等要职，都是由马科斯亲自挑选的绝对忠于马科斯的人担任。军队中大量的高级军官都是马科斯安插的他的伊罗戈省的同乡，三军和保安部队90%的将级军官都是伊罗戈省人，保安军22名将军中就有18名伊罗戈省人。驻守马尼拉周围的卫戍部队中伊罗戈省人占绝大多数。

在政治上搞独裁的同时，在经济上马科斯采取了利用外资，鼓励赋税、利润自由、保护资金回收、生产面向出口等经济政策。由于政府的管理能力低下、贪污腐败泛滥，国民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外国银行的巨额贷款，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菲律宾债台高筑，外债高达256亿美元。石油和肥料价格飞涨，使那些凭着农业改革自立起来的小耕种者难以生存。经济衰退使

工人大量失业。

马科斯的独裁腐败统治，一步步把人民逼向绝路，也注定了自身的灭亡。贝尼格诺·阿基诺，就是马科斯的死对头。

贝尼格诺·阿基诺，1932年生于打拉省康塞普西翁镇。亚典尼奥大学和圣贝达学院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50年担任《马尼拉时报》驻朝鲜战地记者，1951年任驻东南亚国家新闻记者，1953年任该报国际栏编辑。1955年当选康塞普西翁市市长，但因年龄不够而被最高法院取消该职务。1956年任麦格赛赛总统特别助理，1957年继续任加西亚总统的特别助理。1959年当选为打拉省副省长，后任省长，并担任省市长联盟秘书长。1963年11月再次当选打拉省省长，并以自由党身份当选参议员。1966年任自由党秘书长。阿基诺晋升速度之快在菲律宾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54年10月11日，他与科拉松·苏木隆·科胡昂科结婚，婚后生育4个子女。

科拉松·阿基诺夫人，1933年生于马尼拉，出身于打拉省科胡昂科家族。1946年她随家迁到美国，在美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1953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到菲律宾，进入马尼拉大学学习法律。1954年与阿基诺结婚后，她便当起了家庭主妇。

阿基诺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反对党领袖，马科斯对他又恨又怕。1972年9月22日，即马科斯宣布军事管制的第二天，马科斯以颠覆罪、叛逆罪等罪名逮捕了阿基诺。次日晚，阿基诺被转押到戒备森严的博尼费智堡。1973年8月，阿基诺被推上军事法庭，指控他犯有谋杀、颠覆和非法拥有武器罪。阿基诺对这些指控给予了驳斥。1974年4月，法庭第二次开庭，阿基诺以绝食40天表示抗议，最后被送进医院，强制进食。1975年初，为了向马科斯表示抗议，阿基诺又一次进行绝食，绝食31天后，体重减少了三分之一，两腿不能站立，两眼视物不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1977年11月25日，军事法庭认定阿基诺有罪，并宣布对他判处死刑，由行刑队处死。由于阿基诺患有轻微的心肌梗塞和美国的干预，这一判决没有执行。因为阿基诺长期坐牢，心脏受到损害，需要做心血管搭桥手术，也由于各方面的压力，1980年3月18日马科斯被迫同意暂时释放阿基诺。在获释几个小时后，阿基诺就在夫人和孩子们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去美国治病。

做完心血管搭桥手术后，阿基诺一家便在美国波士顿住了下来。等身体康复以后，阿基诺立即撕毁马科斯强迫他作出的不发表政治言论的承诺，谴责这一协议是“同魔鬼签订的条约”，并警告马科斯总统：“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菲律宾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团体准备打击独裁统治，“用爆炸、暗杀和绑架军政要员的方法迫使马科斯政权屈服”。

此后不到3个星期，打击便开始了。9座建筑物同时发生了炸弹爆炸。因事先通知居民撤离，所以没有人受伤，但在世界上造成巨大影响。1980年10月，“美国旅游协会”来到菲律宾旅游观光，行将结束时，他们在马尼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马科

斯应邀参加并讲话。在他讲话时，一颗微型炸弹在距他 10 米远的座位上突然爆炸，一位坐在那座上的官员被炸得血肉横飞，周围多人受重伤。马科斯被气浪冲倒，失魂落魄，瘫倒在地。此后，合法的非法的反抗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到 1983 年，马科斯肾病严重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在美国过了两年多流亡生活的阿基诺，不忍坐视他的祖国被独裁政府继续统治，不顾马科斯夫妇的威胁利诱，执意回国，欲与马科斯夫妇一决雌雄，推翻他们的独裁统治，拯救祖国人民。

1983 年 8 月 21 日，阿基诺在美国乘坐 767 飞机，转道台湾，冒险回国。他曾经想到，很可能一下飞机就被马科斯送进监狱，却没有料到一下飞机就中弹身亡。飞机刚刚着陆，就被保安警察围了起来。发动机刚刚停转，就有三位警察冲进飞机客舱。他们径直走到阿基诺面前，两人架起阿基诺的胳膊，连拉带拖地向机舱门走去。就在走下飞机的舷梯上，阿基诺被人用枪打死。机舱里的记者透过窗口看到，阿基诺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在地上，鲜血从脖颈向外喷涌。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瞬间。

阿基诺被谋杀，激起了人民群众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愤怒。

1983 年 8 月 31 日，举行阿基诺的遗体安葬。在灵柩经过的街道、公路两旁，站满了悼念、送别阿基诺的群众，人数约达 200 万人。整个马尼拉城犹如一座浓烟翻腾的活火山，各式各样的人们有的站在房顶上，有的从窗户中探出身子，有的爬上汽车车顶，大家挥舞着手臂，高喊着口号，悼念阿基诺，谴责马科斯。“正义属于阿基诺，正义属于祖国”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葬礼之后，成千上万的愤怒群众向包括总统府在内的政府机关投掷石块和瓶子。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就有几十人在同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

为了平息严重威胁马科斯独裁统治的群众风暴，马科斯很快成立了以最高法院法官阿格拉瓦女士为首的五人调查委员会，调查阿基诺被杀一案。

1985 年 1 月，菲律宾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控告马科斯最得力的鹰犬——武装部队参谋长贝尔等 25 名军人及一名政府官员，指控他们与阿基诺谋杀案有牵连。1985 年 2 月，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此案的审判对象主要是军人，可想而知绝不会有什么公正的结果。几位重要证人，都先后遭到杀人灭口的下场。1985 年 12 月，法院正式作出判决，宣布贝尔等人无罪。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人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

根据马科斯提议修改的新宪法规定，马科斯任期要到 1987 年 8 月结束。但由于多种原因，马科斯在 1985 年 11 月 3 日宣布提前一年半举行大选，大选日期定于 1986 年 2 月 7 日。

科拉松·阿基诺在丈夫阿基诺遇刺身亡后，对马科斯独裁政府更加愤怒，她发誓要团结人民推翻马科斯政府。开始，阿基诺夫人并没有想亲自去参加竞选。后来，在同仁们的支持下她征集

到 120 万人的签名后，才下决心参加竞选。反对党内部也通过协商达成协议，承认阿基诺夫人为反对党领袖。确定她为总统候选人。1985 年 12 月 3 日，阿基诺夫人正式宣布，“为翻开 20 年独裁统治后新一页”，她愿意作为候选人参加 1986 年 2 月 7 日的大选。

开始，马科斯对阿基诺夫人参加竞选并不介意。他嘲讽阿基诺夫人只是一名家庭主妇，毫无从政经验。

阿基诺夫人不为污辱、诽谤、恶意攻击所动，她全力以赴投入竞选活动，几乎每天都工作 16 小时。她的脚踏遍了整个菲律宾，每到一处，她都慷慨陈词，发表演讲，接见选民。逐渐地阿基诺夫人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博得了全国 13 个党派的支持，越是临近大选，阿基诺夫人的信心越足。

阿基诺夫人在菲律宾的声望越来越大，马科斯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待与阿基诺夫人几经交手并连连败北之后，马科斯才醒悟过采，但已经为时过晚。困兽犹斗的马科斯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地与阿基诺夫人较量。

1986 年 2 月 7 日，投票正式开始，选举任期为 6 年的总统和副总统各一人。共有 5500 万人口的菲律宾，选民为 2600 万人。这次投票共设 8500 个投票站，遍及全国 74 个省的 60 个城市、1532 个乡镇和自治市。

为了赢得大选的胜利，马科斯在投票、计票中大做手脚，利用自己有权、有钱的优势，千方百计地拉选票。他们一伙用金钱收买选民，用武力威胁选民，对不投马科斯票的人无端取消选民资格，但是，多数人仍坚持选阿基诺夫人。

在菲律宾，天主教徒占人口的 90%，教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争取教会的支持，一天晚上，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急匆匆赶到红衣主教海梅·辛的家里，献上了带去的金质礼物，恳求主教的支持。红衣主教不为所动，伊梅尔达只好悻悻而去。

按选举法规定，投票一结束，就应立即开始计票并公布选举结果，然而在投票结束 8 小时后，政府仍未公布选举结果。迟迟不公布选举结果的原因是，马科斯的手下正在大做手脚。他们在用电子设备修改得票数，设法将阿基诺夫人领先的 15 万张选票改在马科斯名下。1986 年 2 月 8 日晚，当正式宣布马科斯领先 15 万张选票时，选举委员会计算中心的 41 名统计人员愤然离去，以示抗议，并向社会揭露了涂改选票的情况。于是，在这天晚上，便出现了两名总统候选人都宣布自己竞选获胜的奇闻。

在这关键时刻，菲律宾主教会议通过一份主教宣谕书。宣谕书中说，政府“收买选票，威胁恫吓，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谋杀成风，利用权力进行犯罪活动”，缺乏基本的道德准则。教会的主教宣谕书，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纷纷倒向阿基诺夫人，谴责马科斯。

1986 年 2 月 15 日，菲律宾议会宣布马科斯在竞选中获胜，再次当选总统，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哗然。第二天，阿基诺夫人在马尼拉市的萨尔公园举行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会

上，阿基诺夫人宣布，拒绝承认议会公布的选举结果，号召人民用非暴力手段迫使马科斯下台。

面对全国多数人的反对，马科斯一面表示愿意与反对派和解，一面向美国政府许愿，说他将进行许多革新以安抚群众。他还宣布，打算建立一个“国务委员会”，让科拉松·阿基诺参加，新政府将优先治理目前的经济危机。对马科斯的上述许诺，阿基诺夫人不予理睬。

美国对菲律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这次总统之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面对马科斯的许诺，美国总统里根改变了态度，由原来偏向反对派转而支持马科斯政府。里根发表谈话说，选举中有舞弊行为，这是小事；关键是要稳定国内形势，避免流血。他劝阿基诺夫人要通力与政府合作，不要再搞游行威。里根的建议，遭到科拉松·阿基诺的拒绝。在美国国内，里根的讲话也受到国会议员的普遍批评。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里根只好派他的外交官哈比卜赶赴马尼拉。

哈比卜名义上是去了解菲律宾的情况，实际上是去探查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之间的实力差别和人心向背，以便向美国提供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的情报。哈比卜在菲律宾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他先后几次会见马科斯和科拉松·阿基诺。此外，他还秘密会见了国防部长恩里莱、代理参谋长拉莫斯等人。

1986年2月22日晚，国防部长恩里莱和总参谋长拉莫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脱离马科斯，支持科拉松·阿基诺当总统，恩里莱和拉莫斯说，他们不满于马科斯的专断独裁，憎恶他在大选中的舞弊行为，表示要誓死为阿基诺夫人斗争。阿基诺夫人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这次兵变。

马科斯听到这消息后，恼羞成怒，下令派空军十五攻击联队去轰炸恩里莱和拉莫斯的营地，不料执行命令的人却驾机投奔恩里莱和拉莫斯去了。

美国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对记者发表了里根总统要求马科斯下台的声明，敦促他立即向新政府和平移交权力。斯皮克斯给马科斯发来电报，建议他到美国政治避难，马科斯拒绝了这个建议。

1986年2月25日凌晨2时，马科斯已感到败局难以挽回，对美国的态度也缓和了下来。他打电话给美国参议员拉克索尔特，提议成立菲律宾联合政府，由他任名誉总统，阿基诺夫人任总统。凌晨3点，拉克索尔特在会见里根总统后，又与马科斯通了电话；正式通知马科斯说，里根认为现在提分权是行不通的。这时，马科斯对美国的支持彻底失望。

2月25日上午9时30分，马科斯打电话给恩里莱，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由恩里莱、阿基诺夫人和他组成三人执政小组统治菲律宾，被恩里莱拒绝。

2月25日上午10时，在马尼拉郊区“菲律宾俱乐部”，科拉松·阿基诺举行了总统就职仪式，两三百万群众拥上街头，欢庆马科斯王朝的倒台。

2月25日傍晚，马科斯打电话给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要求提供帮助，尽快派直升飞机将他们从被群众团团围住的马拉卡南宫运走。晚上8时许，围在总统府外的群众涌到大门附近，高呼“打倒马科斯”、“反对独裁统治”等口号。

2月25日晚上9时，马科斯一家及其随从、亲密朋友等90人，分乘四架直升飞机，飞往距马尼拉80公里处的美国驻菲律宾空军基地克拉克。1986年2月26日，马科斯夫妇一行飞往美国檀香山，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

从马科斯逃往美国后揭露出来的马科斯夫妇的丑闻来看，马科斯夫妇的贪污腐败程度，是当代世界所罕见的。

马科斯当国会议员时，就有人给他送了个“百分之十先生”的绰号，意思是凡是让他办理的事务，都要收取10%的回扣。当上总统之后，他一方面明目张胆地接受回扣、贿赂，一方面大肆侵吞公款。仅从日本的一些公司，就接受了450万美元的回扣和贿赂，全部存到瑞士银行的私人帐户上。他侵吞的公款包括：菲律宾财政部的拨款，退伍军人福利金，情报基金，美国的经济援助款，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及世界银行的开发计划贷款。例如，在对越南战争期间，菲律宾派兵去越南的所用经费全部由美国负担，为了训练新兵，美国国防部又拿出2200万美元给菲律宾；马科斯拿到这笔钱以后，又列出上述项目要求国会另行拨款，将多出的一份经费全部据为己有，存入了银行的个人帐户。

马科斯夫妇当政期间所搜刮的巨额财富，一部分被化整为零地分散存入外国银行，一部分作现金持有，还有一部分转化成了固定资产。

据后来查证，他们自1968年开始，就在瑞士的苏黎士信用银行开设秘密户头，化名威廉·桑达斯和简·安娜开始存款。后来，又在瑞士连续开了10多个秘密户头。存款总额达50亿美元。除瑞士外，他们还在澳大利亚银行存入5亿多美元；在巴西银行存入3亿多美元，在香港、荷兰、巴哈马的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也分别存有巨款。

马科斯夫妇在菲律宾拥有房地产4500亩、土地5000亩、农场23处、公司232家、椰子油工厂10家、电视台18家、广播电台36家、飞机29架、游艇13艘、珠宝价值10亿美元、黄金数吨。马科斯夫妇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有4栋办公大楼，洛杉矶有一所比佛利别墅，夏威夷有檀香山别墅，长岛有房地产，纽约第五街，有3间公寓，总价值7亿多美元。

此外，1986年马科斯出逃时，随身携带了多达300箱的行李。这批行李在进入美国时，海关进行了登记，据海关登记册揭示，其中的珠宝、黄金、艺术品、证券、房地产契装了278箱，其余的22箱装的全部是菲律宾比索，折合美元100多万。1986年3月，美国将登记的长达2300页的资产清单中的1500页的复印件，交给了菲律宾政府，供他们追查之用。

后来，经过极为复杂的秘密侦察，菲律宾政府缴获了马科斯隐藏在国外的1241吨黄金。数量之大，更加令人惊讶。

这批黄金，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占领军山下奉文大将在撤离菲律宾时，秘密隐藏在这个岛国的。马科斯上台以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秘密地展开了广泛的搜寻活动。结果，真的找到了这批黄金。当时，由于这些黄金质地不符合 1974 年实行的国际标准，他们便在国内特地建起了一个精炼加工厂进行加工处理。随后，便将这些黄金运到香港，经美国纽约，最后转运到瑞士，极其秘密地隐藏在苏黎士一个地下的免税仓库里。

据菲律宾调查委员会查证的数字表明，年薪只有 5.7 万美元的马科斯夫妇，用各种手段攫取、聚敛的财富，多达 100 亿美元。这 100 亿美元，相当于菲律宾三年的财政预算，或相当于菲律宾外债的 40%。

侵吞了巨额财富的马科斯夫妇，在生活上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国内到处是他们的行宫，国外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豪华别墅。

伊梅尔达外出旅游时，总有一队警卫、记者、服务员和马尼拉的贵妇组成的浩荡队伍随行，前呼后拥。1981 年，仅出访肯尼亚、墨西哥和美国的一行费用就达 80 万美元。在纽约，她下榻的饭店每晚收费 1700 美元，小费每次给 100 美元，并且每天要订购 1000 美元的鲜花。有一天，她上午买了 100 万美元的珠宝，下午又买了 200 万美元的古董。1978 年在保加利亚，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竟买走了价值 25 亿里拉的珠宝。1986 年她出逃菲律宾后，人们在她的居室里看到的日常用品令人吃惊。在卫生间梳妆台上，摆满了法国香水，她的面盆镀了一层纯金。在衣橱里，有 2000 副手套，3000 双皮鞋，1700 个小提包，5000 条短裤，500 个胸罩，200 双袜子，数百件出自欧洲时装大师之手的名贵服装，等等。

马科斯的生活极度奢淫。1968 年，美国的一个影片摄制组来到首都马尼拉拍摄《晨韵》影片。有一次酒会上，马科斯和一个女演员不期而遇。这个女演员叫维娜格兰，早年当过舞女，后来跻身于好莱坞，渐渐在电影界有了名气。马科斯很快看上了维娜格兰，维娜格兰很快就成了马科斯的情妇之一。两人频频幽会。双出双宿，在绵绵情话时，马科斯向她透露了菲律宾政坛内幕及种种机密，而这些话统统被维娜格兰录进了藏在枕头下的微型录音机中。在其后的 15 年间，她以此相要挟，陆续从马科斯那里索取了上千万美元，成了洛杉矶最富有的女人。

与马科斯一家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经济形势逐年恶化，人民的生存难以维持。1984 年国民经济下降 5.5%，1985 年下降 4%，通货膨胀率 63.8%，工厂开工率 49%，1000 多万人失业或半失业，外债高达 256 亿美元，全国人口中约有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如果再考虑马科斯总统腐败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示范作用，不难发现，腐败是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纽约时报》曾经载文说：“马科斯一家已成为菲律宾人的沉重负担。”

马科斯来到美国檀香山后，一住就是三年多。病人膏肓的马科斯多次提出想回国，但都被阿基诺政府拒绝。1989年9月28日，马科斯死于檀香山，葬身外国。1992年，菲律宾举行总统大选，伊梅尔达得票100万张，不仅远远少于当选总统的“廉洁先生”拉莫斯，也远远不及圣地亚戈夫人。1995年11月6日，66岁的伊梅尔达正式就任众议院议员，但仍被指控犯有10项刑事罪。她是否能够东山再起，仍然是一个疑问。